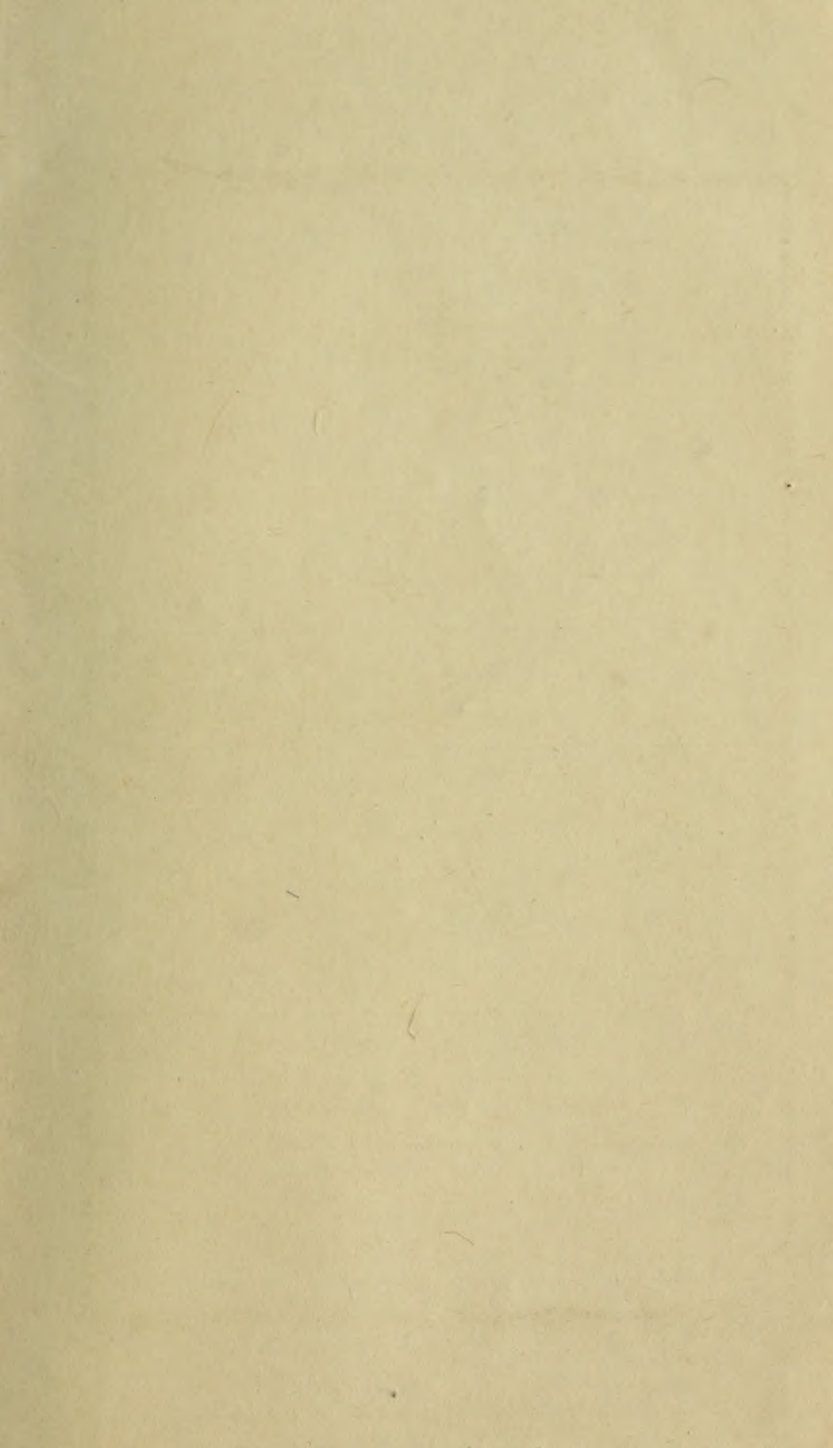
東坡樂府箋

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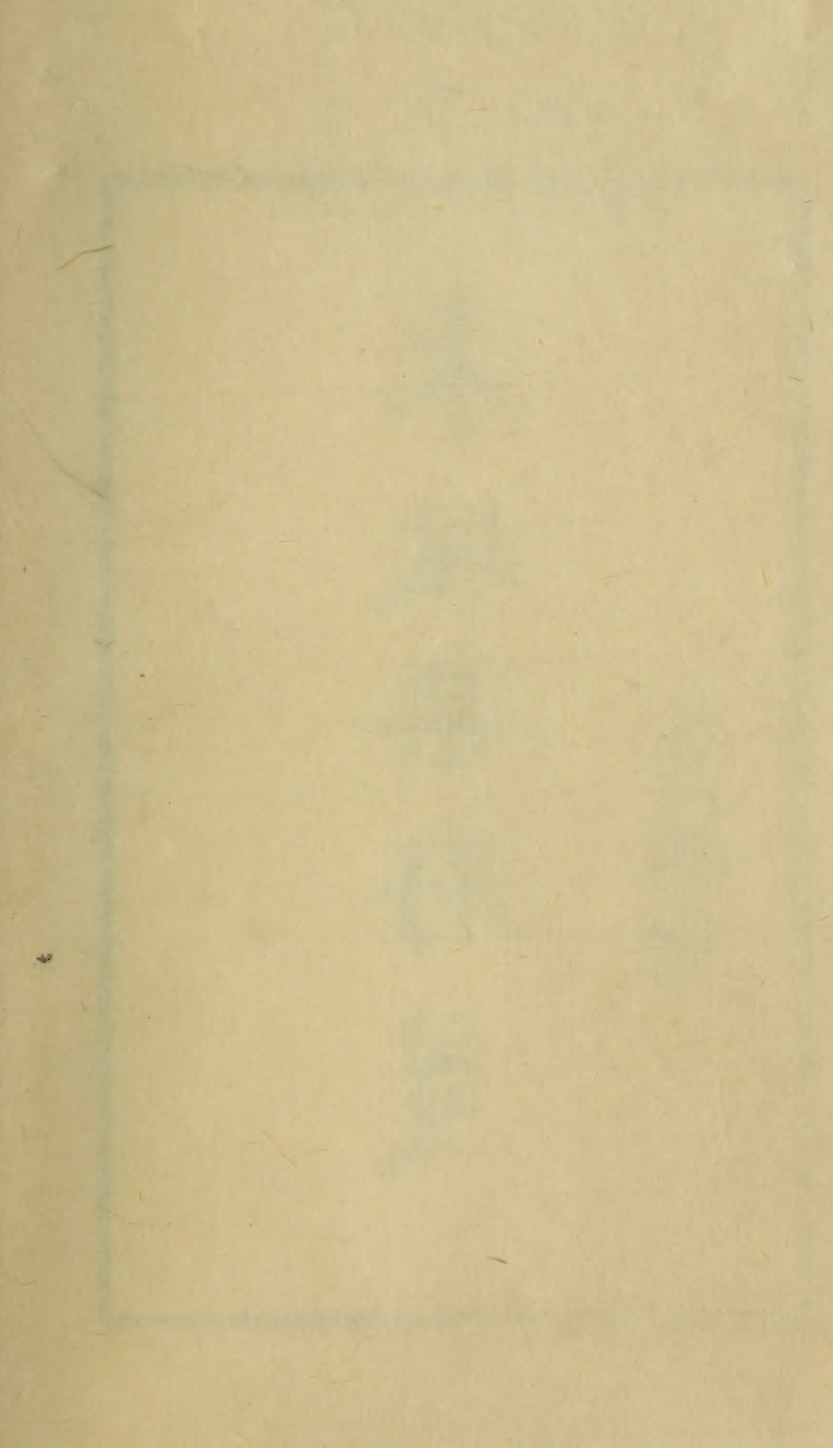




東坡樂府箋

上

孝臧



東坡樂府箋目錄

卷二

卷三

又 經旬未識東君信
又 高平四面開雄壘
西江月 聞道雙銜鳳帶
華清引 平時十月幸蓮湯
蘇幕遮 暑籠晴
烏夜啼 莫怪歸心速
臨江仙 詩句端來磨我鈍
又 忘卻成都來十載
又 尊酒何人懷李白
又 冬夜夜寒冰合井
又 誰道東陽都瘦損
又 昨夜渡江何處宿
漁家傲 一曲陽關情幾許
又 臨水縱橫回晚鞚
定風波 與客攜壺上翠微
又 莫怪鴛鴦繡帶長
又 好睡慵開莫厭遲
南鄉子 冰雪透香肌
又 天與化工知
又 寒玉細凝膚
又 悵望送春杯
又 何處倚闌干
菩薩蠻 畫檐初挂彎彎月
又 風迴仙馭雲開扇
又 城隅靜女何人見
又 繡簾高捲傾城出
又 落花閒院春衫薄
又 火雲凝汗揮珠顆
又 嶠南江淺紅梅小
又 翠鬟斜幔雲垂耳
又 柳庭風靜人眠晝
又 井桐雙照新妝冷
又 雪花飛暖融香頰
又 娟娟侵鬢妝痕淺
又 塗香莫惜蓮承步
又 玉鐶墜耳黃金飾



序論

我們祖國的詩歌，自詩經以來，綿歷二千數百年之久，不斷產生着豐富多采的新形式。這些新形式的產生，最初都是經過勞動人民的辛勤創作，和音樂有着不可分割的關係。但是發展到了相當時期，它就會脫離母體而獨立生存，開拓它的廣大園地，在詩歌史上特放異彩。蘇軾在長短句歌詞上的偉大貢獻，就是一個最好的例證。

一般所說的詞，宋人也把它叫作樂府。它是依附唐、宋以來新興曲調從而創作的新體詩，是音樂語言和文學語言緊密結合的特種藝術形式。這種『倚聲塡詞』的新形式，從唐、五代以迄北宋仁宗朝的作家柳永，積累了許多的經驗，把長短句的新體詩完全音樂化了。五、七言近體詩進一步發展以後，由於不斷的音樂陶冶，不期然而然的會有『句讀不葺』（李淸照說）的長短句的新體格律詩的出現。蘇軾看準了這個發展規律，也就不妨『一洗綺羅香澤之



態，擺脫綢繆宛轉之度，』（胡寅：酒邊詞序）從『曲子』中解放出來，在詞壇獨樹一幟，打開『以詩爲詞』（陳師道說）的新局面。這正好表示他的積極性和創造性，確是能夠『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王灼：碧雞漫志卷二）的。

在『橫放傑出』的東坡詞派尙未崛興之前，對長短句歌詞形式的建立，有很大功績的，在晚唐則有溫庭筠，『能逐絃吹之音，爲側豔之詞』（舊唐書列傳卷一百四十下）；在北宋則有柳永，爲教坊樂工所得新腔創作歌曲（避暑錄話卷三）。這樣，把唐、宋以來新興歌曲的音樂語言和文學語言緊密結合起來了。一般不懂音律的詩人，有了這個定型的新形式，如令、引、近、慢等，就可以照着它們的固定形式，體會每一詞牌的不同情調，『從心所欲』的來說作者自己所要說的話。溫、柳二家的開創之功，是不容抹殺的。南宋愛國詩人陸游也曾說過：『飛卿南鄉子八闋，語意工妙，殆可追配劉夢得竹枝』（渭南文集卷

二十七跋金奩集）。蘇軾雖與柳永立於敵對地位，但讀到他的八聲甘州：『霜風淒緊，關河冷落，殘照當樓。』還不免要贊美一聲：『此語於詩句不減唐人高處』（侯鯖錄卷七）。蘇詞的作風，固然脫盡了溫、柳二家的羈絆；但對創調方面，如果沒有溫、柳在前，爲詞壇廣闢園地，那他也就很難寫出這許多『無意不可入，無事不可言』（藝概卷四）的好詞來。飲水思源，不能不在這裏特提一下。

從九六〇年至一一二六年，就是所謂北宋時代。五代以來長期割據的分裂局面，到了宋太祖趙匡胤定都汴京（開封）以後，中國復歸於統一。人民經過長期的休養生息，社會經濟也漸漸繁榮了起來。孟元老東京夢華錄序談到當日汴京的繁盛情形是：『新聲巧笑於柳陌花衢，按管調絃於茶坊酒肆。』都市繁華達到這樣的程度，就爲新聲歌曲創造了發榮滋長的必要條件。柳詞所以爲當時廣大人民所喜愛，是有它的社會基礎的。可是統治階級的粉飾太平，

掩蓋不了當時的階級矛盾。宰相呂蒙正就曾說起：『都城，天子所在，士庶走集，故繁盛至此。臣嘗見都城外不數里，飢寒而死者甚衆。』（宋史卷二百六十五）人民遭受到這樣悽慘的境遇，有良心的詩人，是不能熟視無覩的。加上仁宗朝（一〇三四—一〇四四）對西夏用兵的累遭慘敗，民族矛盾因之日益加深。富有愛國主義思想的詩人如蘇軾、黃庭堅等，就把西夏這個敵國刻刻放在心上，而有『甘心赴國憂』的雄圖。不但蘇詞有『會挽雕弓如滿月，西北望，射天狼』（江城子獵詞）的豪語；連黃庭堅謫貶黔中時，還把『靜掃河西』（山谷詞瀘守王補之生日洞仙歌）寄希望於他的朋友。這些情況，反映到詩人們的思想感情上，是不容許再像柳永那樣，把生活圈子局限在『淺斟低唱』的『偎紅倚翠』中了。『關西大漢，鐵綽板，銅琵琶，唱大江東去，』（吹劍錄）恰好是適應時代要求，發揮了蘇軾的創造性，用來打開南渡諸愛國詞人的新局面，這不是什麼偶然的。

蘇軾是一個『奮厲有當世志』（墓誌銘）的文人。雖然他的政治見解，偏向保守，和王安石立於反對地位；但他畢竟具有愛國思想，而且是站在人民一邊的。他到處興修水利，抑制豪強，連在謫貶黃州和惠州、瓊州時，都和農民相處得很好，並不把個人遭遇戚戚於懷。這是何等坦蕩的胸襟，何等壯闊的抱負！他自己說『作文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但當行於所當行，止於所不可不止。雖嬉笑怒罵之詞，皆可書而誦之。』（宋史卷三百三十八本傳）他的散文和詩、詞，風格都是一貫這樣的。蘇轍替他作的墓誌銘，提到他的思想發展，最初是留意於賈誼、陸贄的政論；後來又愛好莊子，說是：『吾昔有見於中，口未能言；今見莊子，得吾心矣！』終乃深契於佛教的禪宗，『參之孔、老，博辯無礙。』他的思想無疑還有消極的一面。但他在實際行動中，關心人民的痛苦；所以能夠在顛連困苦的謫貶生活中，得到廣大羣衆的同情和敬愛。同時他的胸襟開闊，不介懷於個人的得失，不以一時挫抑動搖他的心志；一直抱着積極精神來追求現實

和眞理。像那最爲廣大讀者所傳誦不衰的作品，如赤壁賦及水調歌頭中秋詞，都是這種思想感情的表現。他的創作方法是『隨物賦形，』做到『非有意於文字之爲工，不得不然之爲工。』（遺山文集卷三十六新軒樂府引）所謂『滿心而發，肆口而成。』所謂『不自緣飾因病成姸。』（同上）就是說他不過分注意文字的雕琢，而作品中貫串着眞實的思想感情。這是從多方面的學養和實際生活的體驗中得來的。

所謂『橫放傑出，自是曲中縛不住』的東坡詞，不等於說他全不講究音律。王灼說：『東坡先生非心醉於音律者。』（碧雞漫志卷二）陸游說：『先生非不能歌，但豪放，不喜裁剪以就聲律耳。』（歷代詩餘卷一百十五）這都只是說明蘇詞不肯犧牲內容來遷就形式；千萬不可誤解，認爲學習蘇詞可以破壞格律。破壞格律，就不能夠算作長短句歌詞；死守格律而不能夠充實內容，那也就會失却它的文學價值。陸游曾經聽到晁以道說起：『紹聖初，與東坡別於

汴上，東坡酒酣，自歌古陽關。』（同上）我們再看他自己寫的陽關曲：『暮雲收盡溢清寒，銀漢無聲轉玉盤。此生此夜不長好，明月明年何處看？』把來和王維的渭城曲：『渭城朝雨浥輕塵，客舍青青柳色新。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逐字對勘，連四聲都不肯輕易出入。他在黃州，櫽括陶淵明歸去來辭作哨徧，明明說到：『使就聲律，以遺［董］毅夫，使家僮歌之；時相從於東坡，釋耒而和之，扣牛角而爲之節。』（東坡樂府卷二）這難道不是作者重視詞的音律的最好證明嗎？南宋以後所謂『豪傑之詞，』自儕於蘇、辛一派，如陳亮、劉過、劉克莊等，雖然集子中也有些『壯顏毅色，』『可以立懦』的佳作，但是充滿了生硬字面，讀來格格不易上口，失掉了詞的音樂性；這是不能藉口學蘇而自護其短的。

當柳七樂章風靡一世的時候，蘇軾挺身而出，指出向上一路，和他對抗。雖然他的朋友和學生如陳師道、張耒、晁補之等，都不但不敢明目張膽地起來擁

護他的主張，而且還是抱着懷疑態度，但他自己却憑着滿腔的『逸懷浩氣』只管『我自用我法』地不斷寫作。這也證明他是確有遠見卓識，看準了長短句歌詞的發展道路，才有勇氣，這樣堅持到底的。風氣一開，於是他的學生黃庭堅、晁補之跟着他走了，他的後起政敵葉夢得也仿效起他的作風來了。北宋末、南宋初期，所有詩人志士，於喪亂流離中，往往藉這個長短句歌詞來發抒愛國思想，以及種種悲憤激越的壯烈懷抱；有如岳飛的滿江紅，張孝祥的六州歌頭，張元幹的賀新郎、石州慢等，以至陳與義、朱敦儒、韓元吉、向子諲、楊萬里、范成大、陸游、陳亮、劉過等的某些作品，幾乎沒有一個不受東坡影響的。這個『橫放傑出』的詞風，一方面也推向北方發展，有如金代作家的吳激、蔡松年等，以及元好問中州集中所錄諸作家，也很少不是蘇詞的流派。辛棄疾懷抱『喑嗚鷙悍』（劉辰翁辛稼軒詞序）的雄才，突騎渡江，以恢復中原自任；同時把移植金國的蘇詞種子，挾以俱南，於原有基礎上作進一步的發展。所謂『稼軒斂雄心，抗

高調；變溫婉，成悲涼。』（周濟：宋四家詞選序論）蘇詞發展到了稼軒，於是文學史上所大書特書的『蘇辛詞派』才得正式建立；從而使這個特種藝術形式充實了它的內容，不妨脫離音樂而獨立生存，爲長短句歌詞延長了七八百年的生命，宋末作家如劉克莊、文天祥、劉辰翁等，金末作家如元好問，以迄清代作家如陳維崧、吳偉業、曹貞吉、顧貞觀、蔣士銓、王鵬運、文廷式、朱祖謀等，雖然因了作者的身世不同而異其造詣，都或多或少地受到東坡詞格的薰陶，在一些代表作品中，還凜然有它的生氣。窮源竟委，蘇軾在詞學上的地位，是不可動搖的。

二十二年前，我曾從南陵徐積餘先生借得舊鈔傅幹注坡詞殘本；並依朱彊邨先生編年本東坡樂府，重加排比箋釋，寫定爲東坡樂府箋三卷。初版剛出，遇到日本侵略者來犯，傳本遂稀。茲因各方要求，略爲訂補，並增蘇轍所撰墓誌銘及各家對蘇詞的評語，仍託商務印書館重印。試論蘇詞的特點和它的影響

所及，以供參考。不當的地方，希望讀者隨時指正。

一九五七年九月十四日，龍榆生寫於上海。

序

詩文集非出手定。爲後人所輯錄者。往往次序淩獵。讀者不得尋迹相證。以窺其旨。於是乎有編年。摛藻遺詞。字有來歷。校正譌舛。必詳其源。於是乎有箋注。東坡詩前有百家王注。毗陵邵長蘅。海寧查愼行。桐鄉馮應榴。仁和王文誥。踵起編年校補。可謂備矣。獨其詞別本單行。未有從事編注者。歸安朱漚尹侍郎。始爲之校訂編年。刊之彊邨叢書中。吾友萬載龍君榆生。好學深思。以能詩詞。先後教授於廈門上海諸大學。暇日復取漚尹所編本。考證箋注。精覈詳博。靡溢靡遺。夫詞於文章。先輩所視爲小道也。然以古例今。街巷謳謠。輶軒所采。士夫潤色。升歌廟堂。三百篇亦周代之詞耳。古今文字嬗降。詩變爲五七言。又變而爲詞。爲南北曲。愈近則愈切於民俗國故。詞莫盛於趙宋。樂章片玉。幾乎家絃戶誦。東坡在當時。異軍特起。孤抱幽憂。託於風人微旨。宜榆生好之篤而考訂之勤也。比集朋輩爲漚社。月課一詞。座中榆生年最少。著述最矜愼。箋方畢。賚稿就予。殷殷求益。予不能

有助於褕生也。因爲序言以歸之。新建夏敬觀。

序

昔李東陽論坡詩。謂漢魏以前。詩格簡古。不得著細事長語。杜詩稍爲開闢。韓一衍之。蘇再衍之。於是情與事無不可盡。此說也。予以爲尤合於論坡詞。蓋詩至玉川。逋翁。縱橫奇詭。已非杜韓所能牢籠。雖坡無以遠過。若其詞橫放傑出。盡覆花間舊軌。以極情文之變。則洵前人所未有。擷其粗迹。凡有數創焉。杜韓以議論爲詩。宋人推波以及詞。若山谷聖求坦庵竹齋諸家之論禪。重陽丹陽磻溪淸庵諸羽流之論道。以及稼軒中庵方壺西崖之論文。徐鹿卿陸牆東之論政。枝歧蛻嬗。溯其源實出於坡之如夢令。無愁可解。仲淹半山。未足比數。此其一也。曹公謝客。好摭經子入詩。在詞則坡之醉翁操。西江月。浣溪沙爲其權輿。後來龍洲竹齋之用語孟。稼軒方壺之用詩騷。淸庵虛靖之用易老。以及方壺衣絜之取義淮南。蘆川稷雪之數典詩疏。雖落言筌。無嫌質實。樂府指迷以不用經典爲淸眞冠絶者。非可持繩諸賢不羇之駕。此其二也。湯衡序于湖詞。謂元祐諸公嬉弄樂府。寓以

詩人句法。發自坡公。此殆指水調歌頭之檃括韓詩。定風波之裁成杜句。他如以歸去來辭諧哨徧。以山海經協戚氏。合文入樂。尤坡之創製。繼起如石林。陽春。遯庵。道園。後邨。竹山。皆有括淵明李杜之詩。馬遷蘇歐之文。吾鄉林正大風雅遺音。且裒爲專集。固近緒餘。亦見創格。此其三也。荆公子野。始稍稍具詞題。然寂寥短語。引意而止。坡之西江月。滿江紅。定風波。皆系詳序。水龍吟一章。尤斐然長言。自成體製。效之者稼軒。明秀。遺山。秋澗。蘋洲。皆二百餘字。方是閒之哨徧。明秀之雨中花。皆逾三百字。白石且以四百數十字序徵招。詩人製題之風。浸淫及詞。撢其溯亦必及坡。此其四也。要之令詞自晏歐以降。其勢漸窮。耆卿闡其變於聲情。東坡肆其奇於文字。昔之以瑩冰晫露。不著迹象。爲尙者至是泮爲江河。而沛然莫禦。蓋自凝而散。合其道於詩文矣。四端旨要。無以逾此。雖云禁囿既開。橫流亦濫。其功罪未可遽論。然此豈暖姝拘墟之徒所當容議哉。楡生此箋。繁徵博稽。十倍舊編。東坡功臣。無俟乎揚贊。委爲弁言。聊舉碎義。祈爲讀坡詞者之一助。若云管

鏡筐舉，未覽其全，則詹詹固無所逃難也。一九三四年十月，永嘉夏承燾敬序。



東坡先生墓誌銘

弟蘇轍撰

予兄子瞻。謫居海南四年。春正月。今天子即位。推恩海內。澤及鳥獸。夏六月。公被命渡海北歸。明年。舟至淮浙。秋七月。被病。卒於毘陵。吳越之民相與哭於市。其君子相與弔於家。訃聞四方。無賢愚皆咨嗟出涕。太學之士數百人相率飯僧惠林佛舍。嗚呼。斯文墜矣。後生安所復仰。公始病。以書屬轍曰。卽死。葬我嵩山下。子爲我銘。轍執書哭曰。小子忍銘吾兄。公諱軾。姓蘇氏。字子瞻。一字和仲。世家眉山。曾大父諱杲。贈太子太保。妣宋氏。追封昌國太夫人。大父諱序。贈太子太傅。妣史氏。追封嘉國太夫人。考諱洵。贈太子太師。妣程氏。追封成國太夫人。公生十年。而先君宦學四方。太夫人親授以書。聞古今成敗。輒能語其要。太夫人嘗讀東漢史至范滂傳。慨然太息。公侍側。曰。軾若爲滂。夫人亦許之否乎。太夫人曰。汝能爲滂。吾顧不能爲滂母耶。公亦奮厲有當世志。太夫人喜曰。吾有子矣。比冠。學通經史。屬文日數千言。嘉祐二年。歐陽文忠公考試禮部進士。疾時文之詭異。思有以救之。

梅聖俞時與其事。得公論刑賞以示文忠。文忠驚喜。以爲異人。欲以冠多士。疑曾子固所爲。子固。文忠門下士也。乃寘公第二。復以春秋對義居第一。殿試中乙科。以書謝諸公。文忠見之。以書語聖俞曰。老夫當避此人。放出一頭地。士聞者始譁不厭。久乃信服。丁太夫人憂。終喪。五年。授河南福昌主簿。文忠以直言薦之祕閣。試六論。舊不起草。以故文多不工。公始具草。文義粲然。時以爲難。比答制策。復入三等。除大理評事。簽書鳳翔府判官。長吏意公文人。不以吏事責之。公盡心其職。老吏畏服。關中自元昊叛命。人貧役重。岐下歲以南山木栰自渭入河。經砥柱之險。衙前以破產者相繼也。公徧問老校。曰。木栰之害。本不至此。若河渭未漲。操栰者以時進止。可無重費也。患其乘河渭之暴。多方害之耳。公卽修衙規。使衙前得自擇水工。栰行無虞。乃言於府。使得係籍。自是衙前之害減半。治平二年。罷還。判登聞鼓院。英宗在藩。聞公名。欲以唐故事召入翰林。宰相限以近例。欲召試祕閣。上曰。未知其能否。故試。如蘇軾。有不能耶。宰相猶不可。及試二論。皆入三等。得直

史館。丁先君憂。服除。時熙寧二年也。王介甫用事。多所建立。公與介甫議論素異。既還朝。寘之官告院。四年。介甫欲變更科舉。上疑焉。使兩制三館議之。公議上。上悟曰。吾固疑此。得蘇軾議。意釋然矣。卽日召見。問何以助朕。公辭避久之。乃曰。臣竊意陛下求治太急。聽言太廣。進人太銳。願陛下安靜以待物之來。然後應之。上竦然聽受。曰。卿三言。朕當詳思之。介甫之黨皆不悅。命攝開封推官。意以多事困之。公決斷精敏。聲聞益遠。會上元。有旨市浙燈。公密疏。舊例無有。不宜以玩好示人。卽有旨罷。殿前初策進士。舉子希合。爭言祖宗法制非是。公爲考官。退。擬答以進。深中其病。自是論事愈力。介甫愈恨。御史知雜事者。乃誣奏公過失。窮治無所得。公未嘗以一言自辯。乞外任避之。通判杭州。是時四方行青苗免役市易。浙西兼行水利鹽法。公於其間。常因法以便民。民賴以少安。高麗入貢使者凌蔑州郡。押判使臣皆本路筦庫。乘勢驕橫。至與鈐轄亢禮。公使人謂之曰。遠夷慕化而來。理必恭順。今乃爾暴恣。非汝導之。不至是也。不悛。當奏之。押伴者懼。爲之小戢。使

者發幣於官吏書稱甲子公卻之曰高麗於本朝稱臣而不稟正朔吾安敢受使者亟易書稱熙寧然後受之時以爲得體吏民畏愛及罷去猶謂之學士而不言姓自杭徙知密州時方行手實法使民自疏財產以定戶等又使人得告其不實司農寺又下諸路不時施行者以違制論公謂提舉常平官曰違制之坐若自朝廷誰敢不從今出於司農是擅造律也若何使者驚曰公姑徐之未幾朝廷亦知手實之害罷之密人私以爲幸郡嘗有盜竊發而未獲安撫轉運司憂之遣一三班使臣領悍卒數千人入境捕之卒凶暴恣行以禁物誣民入其家爭鬭至殺人畏罪驚散欲爲亂民訴之公投其書不視曰必不至此潰卒聞之少安徐使人招出戮之自密徙徐是歲河決曹村泛於梁山泊溢於南清河城南兩山環繞呂梁百步扼之滙於城下漲不時洩城將敗富民爭出避水公曰富民若出民心動搖吾誰與守吾在是水決不能敗城驅使復入公履屨杖策親入武衛營呼其卒長謂之曰河將害城事急矣雖禁軍宜爲我盡力卒長呼曰太守猶不避塗潦吾儕

小人效命之秋也。執梃入火伍中。率其徒短衣徒跣。持畚鍤以出。築東南長堤。首起戲馬臺。尾屬於城。堤成。水至堤下。害不及城。民心乃安。然雨日夜不止。河勢益暴。城不沈者三板。公廬於城上。過家不入。使官吏分堵而守。卒完城以聞。復請調來歲夫。增築故城。爲木岸。以虞水之再至。朝廷從之。訖事。詔襃之。徐人至今思焉。徙知湖州。以表謝上。言事者摘其語以爲謗。遣官逮赴御史獄。初公旣補外。見事有不便於民者。不敢言。亦不敢默視也。緣詩人之義。託事以諷。庶幾有補於國。言者從而媒孽之。上初薄其過。而浸潤不止。至是不得已從其請。旣付獄。必欲寘之死。鍛鍊久之不決。上終憐之。促具獄。以黃州團練副使安置。公幅巾芒屩。與田父野老相從溪谷之間。築室於東坡。自號東坡居士。五年。上有意復用。而言者沮之。上手札徙汝州。略曰。蘇軾黜居思咎。閱歲滋深。人材實難。不忍終棄。未至。上書自言有飢寒之憂。有田在常。願得居之。書朝入。夕報可。士大夫知上之卒喜公也。會晏駕。不果復用。至常。以哲宗卽位。復朝奉郎。知登州。至登。召爲禮部郎中。公舊善

門下侍郎司馬君實及知樞密院章子厚二人冰炭不相入子厚每以謔侮困君實君實苦之求助於公公見子厚曰司馬君實時望甚重昔許靖以虛名無實見鄙於蜀先主法正曰靖之浮譽播流四海若不加禮必以賤賢爲累先主納之乃以靖爲司徒許靖且不可慢況君實乎子厚以爲然君實賴以少安既而朝廷緣先帝意欲用公除起居舍人公起於憂患不欲驟履要地力辭之見宰相蔡持正自言持正曰公徊翔久矣朝中無出公右者公固辭持正曰今日誰當在公前者公曰昔林希同在館中年且長持正曰希固當先公耶卒不許然希亦由此繼補記注元祐元年公以七品服入侍延和即改賜銀緋二月遷中書舍人時君實方議改免役爲差役差役行於祖宗之世法久多弊編戶充役不習府官吏虐使之多以破產而狹鄉之民或有不得休息者先帝知其然故爲免役使民以戶高下出錢而無執役之苦行法者不循上意於雇役實費之外取錢過多民遂以病若量出爲入毋多取於民則足矣君實爲人忠信有餘而才智不足知免役之害而

不知其利。欲一切以差役代之。方差官置局。公亦與其選。獨以實告。而君實始不悅矣。嘗見之政事堂。條陳不可。君實忿然。公曰。昔韓魏公刺陝西義勇。公爲諫官。爭之甚力。魏公不樂。公亦不顧。軾昔聞公道其詳。豈今日作相。不許軾盡言耶。君實笑而止。公知言不用。乞補外。不許。君實始怒。有逐公意矣。會其病卒。乃已。時臺諫官多君實之人。皆希合以求進。惡公以直形己。爭求公瑕疵。既不可得。則因緣熙寧謗訕之說以病公。公自是不安於朝矣。尋除翰林學士。二年。復除侍讀。每進讀。至治亂盛衰邪正得失之際。未嘗不反覆開導。覬上有所覺悟。上雖恭默不言。聞公所論說。輒首肯喜之。三年。權知禮部貢舉。會大雪苦寒。士坐庭中。噤不能言。公寬其禁約。使得盡其技。而巡鋪內臣伺其坐起。過爲凌辱。公以其傷動士心。虧損國體。奏之。有旨。送內侍省。撻而逐之。士皆悅服。嘗侍上讀祖宗寶訓。因及時事。公歷言。今賞罰不明。善惡無所勸沮。又黃河勢方西流。而強之使東。夏人寇鎮戎。殺掠幾萬人。帥臣擁蔽不以聞。朝廷亦不問。事每如此。恐寖成衰亂之漸。當軸者

恨之。公知不見容。乞外任。四年。以龍圖閣學士知杭州。時諫官言。前宰相蔡持正知安州。作詩。借郝處俊事以譏刺時事。大臣議逐之嶺南。公密疏言。朝廷若薄確之罪。則於皇帝孝治爲不足。若深罪確。則於太皇太后仁政爲小累。謂宜皇帝降敕。置獄逮治。而太皇太后內出手詔赦之。則仁孝兩得矣。宣仁后心善公言而不能用。公出郊。未發。遣內侍賜龍茶銀合。用前執政恩例。所以慰勞甚厚。及至杭。吏民習公舊政。不勞而治。歲適大旱。飢疫並作。公請於朝。免本路上供米三之一。故米不翔貴。復得賜度僧牒百。易米以救飢者。明年方春。卽減價糶常平米。民遂免大旱之苦。公又多作饘粥藥劑。遣吏挾醫分坊治病。活者甚衆。公曰。杭。水陸之會。因疫病死。比他處常多。乃裒羨緡得二千。復發私橐。得黃金五十兩。以作病坊。稍畜錢糧以待之。至於今不廢。是秋。復大雨。太湖汎溢。害稼。公度來歲必飢。復請於朝。乞免上供米半。又多乞度牒。以糴常平米。並義倉所有。皆以備來歲出糶。朝廷多從之。由是吳越之民。復免流散。杭本江海之地。水泉鹹苦。居民稀少。唐刺史李

泌。始引西湖水作六井。民足於水。故井邑日富。及白居易復浚西湖。放水入運河。自河入田。所溉至千頃。然湖水多葑。自唐及錢氏。歲輒開治。故湖水足用。近歲廢而不理。至是湖中葑田積二十五萬餘丈。而水無幾矣。運河失湖水之利。則取給於江潮。潮渾濁多淤。河行闤闠中。三年一淘。爲市井大患。而六井亦幾廢。公始至。浚茅山、鹽橋二河。以茅山一河專受江潮。以鹽橋一河專受湖水。復造堰閘。以爲湖水畜洩之限。然後潮不入市。且以餘力復完六井。民稍獲其利矣。公間至湖上。周視良久。曰。今欲去葑田。葑田如雲。將安所寘之。湖南北三十里。環河往來。終日不達。若取葑田。積之湖中。爲長堤以通南北。則葑田去而行者便矣。吳人種菱。春輒芟除。不遺寸草。葑田若去。募人種菱。收其利以備修湖。則湖當不復湮塞。乃取救荒之餘。得錢糧以貫石數者萬。復請於朝。得百僧度牒。以募役者。堤成。植芙蓉楊柳其上。望之如圖畫。杭人名之蘇公堤。杭僧有淨源者。舊居海濱。與舶客交通牟利。舶至高麗。交譽之。元豐末。其王子義天來朝。因往拜焉。至是源死。其徒竊持

其畫像。附舶往告義天。亦使其徒附舶來祭。祭訖。乃言國母使以金塔二。祝皇帝、太皇太后壽。公不納。而奏之曰。高麗久不入貢。失賜予厚利。意欲來朝。以未測朝廷所以待之薄厚。故因祭亡僧而行祝壽之禮。禮意尠薄。蓋可見矣。若受而不答。則遠夷或以怨怒。因而厚賜之。正墮其計。臣謂朝廷宜勿與知。而使州郡以理卻之。然庸僧猾商。敢擅招誘外夷。邀求厚利。爲國生事。其漸不可長。宜痛加懲創。朝廷皆從之。未幾。高麗貢使果至。公按舊例。使之所至。吳越七州。實費二萬四千餘緡。而民間之費不在。乃令諸郡。量事裁損。比至。民獲交易之利。而無侵擾之害。浙江潮自海門東來。勢如雷霆。而浮山峙於江中。與漁浦諸山。犬牙相錯。洄洑激射。歲敗公私船。不可勝計。公議自浙江上流。地名石門。並山而東。鑿爲運河。引浙江及谿谷諸水二十餘里。以達於江。又並山爲岸。不能十里。以達於龍山之大慈浦。自浦北折。抵小嶺。鑿嶺六十五丈。以達於嶺東古河。浚古河數里。以達於龍山運河。以避浮山之嶮。人皆以爲便。奏聞。有惡公成功者。會公罷歸。使代者盡力排之。

功以不成。公復言三吳之水。瀦爲太湖。太湖之水。溢爲松江以入海。海日兩潮。潮濁而江清。潮水嘗欲淤塞江路。而江水清駛。隨輒滌去。海口常通。則吳中少水患。昔蘇州以東。公私船皆以篙行。無陸挽者。自慶曆以來。松江大築挽路。建長橋以扼塞江路。故今三吳多水。欲鑿挽路爲十橋以迅江勢。亦不果用。人皆恨之。公二十年閒。再蒞此州。有德於其人。家有畫像。飲食必祝。又作生祠以報。六年。召入爲翰林承旨。復侍邇英。當軸者不樂。風御史攻公。公之自汝移常也。受命於宋。會神考晏駕。哭於宋。而南至揚州。常人爲公買田書至。公喜。作詩。有聞好語之句。言者妄謂公聞諱而喜。乞加深譴。然詩刻石有時日。朝廷知言者之妄。皆逐之。公懼。請外補。乃以龍圖閣學士守潁。先是開封諸縣多水患。吏不究本末。決其陂澤。注之惠民河。河不能勝。則陳亦多水。至是又將鑿鄧艾溝。與潁河並。且鑿黃堆。注之於淮。議者多欲從之。公適至。遣吏以水平準之。淮之漲水。高於新溝幾一丈。若鑿黃堆。淮水顧流浸州境。決不可爲。朝廷從之。郡有宿賊尹遇等數人。羣黨驚。刼殺變


























主及捕盜吏兵者非一。朝廷以名捕不獲。被殺者噤不敢言。公召汝陰尉李直方。謂之曰。君能擒此。當力言於朝。乞行優賞。不獲。亦以不職奏免君矣。直方退。緝知羣盜所在。分命弓手往捕其黨。而躬往捕遇。直方有母年九十。母子泣別而行。手戟刺而獲之。然小不應格。推賞不及。公爲言於朝。請以年勞改朝散郎階爲直方賞。朝廷不從。其後吏部以公當遷。以符會考。公自謂已許直方。卒不報。七年。徙揚州發運司。舊主東南漕法。聽操舟者私載物貨。征商不得留難。故操舟者富厚。以官舟爲家。補其弊漏。而周船夫之乏困。救其所載。率無虞而速達。近歲不忍征商之小失。一切不許。故舟弊人困。多盜所載。以濟飢寒。公私皆病。公奏乞復故。朝廷從之。未閱歲。以兵部尚書召還。兼侍讀。是歲。親祀南郊。爲鹵簿使。導駕入太廟。有貴戚以其車從爭道。不避仗衞。公於車中劾奏之。明日。中使傳命申敕有司。嚴整仗衞。尋遷禮部。復兼端明殿翰林侍讀二學士。高麗遣使請書於朝。朝廷以故事。盡許之。公曰。漢東平王請諸子及太史公書。猶不肯予。今高麗所請。有甚於此。其

可予之乎。不聽。公臨事必以正不能俯仰隨俗乞守郡自効。八年。以二學士知定州。定久不治。軍政尤弛。武衛卒驕惰不教軍校蠶食其廩賜。故不敢何問。公取其貪汚甚者。配隸遠惡。然後繕修營房。禁止飲博。軍中衣食稍足。乃部勒以戰法。衆皆畏服。然諸校多不自安者。有卒史復以贓訴其長。公曰。此事吾自治則可。汝若得告。軍中亂矣。亦決配之。衆乃定。會春大閱。軍禮久廢。將吏不識上下之分。公命舉舊典。元帥常服坐帳中。將吏戎服。奔走執事。副總管王光祖自謂老將。恥之稱疾不出。公召書吏作奏。將上。光祖震恐而出。訖事。無敢慢者。定人言。自韓魏公去。不見此禮至今矣。北戎久和。邊兵不試。臨事有不可用之憂。惟沿邊弓箭社兵。與寇爲鄰。以戰射自衞。猶號精鋭。故相龐公守邊。因其故俗。立隊伍將校。出入賞罰。緩急可使。歲久法弛。復爲保甲所撓。漸不爲用。公奏爲免保甲及兩稅。折變科配。長吏以時訓勞。不報。議者惜之。時方例廢舊人。公坐爲中書舍人日草責降官制。直書其罪。誣以謗訕。紹聖元年。遂以本官知英州。尋復降一官。未至。復以寧遠軍

節度副使安置惠州。公以侍從齒嶺南編戶。獨以少子過自隨。瘴癘所侵。蠻蜑所侮。胸中泊然。無所蔕芥。人無賢愚。皆得其歡心。疾苦者畀之藥。殞斃者納之竁。又率衆爲二橋。以濟病涉者。惠人愛敬之。居三年。大臣以流竄者爲未足也。四年。復以瓊州別駕安置昌化。昌化非人所居。食飲不具。藥石無有。初僦官屋以庇風雨。有司猶謂不可。則買地築室。昌化士人畚土運甓以助之。爲屋三間。人不堪其憂。公食芋飲水。著書以爲樂。時從其父老遊。亦無間也。元符三年。大赦。北還。初徙廉。再徙永。已乃復朝奉郎。提舉成都玉局觀。居從其便。公自元祐以來。未嘗以歲課乞遷。故官止於此。勳上輕車都尉。封武功縣開國伯。食邑九百戶。將居許。病暑。暴下。中止於常。建中靖國元年六月。請老。以本官致仕。遂以不起。未終旬日。獨以諸子侍側。曰。吾生無惡。死必不墜。愼無哭泣以怛化。問以後事。不答。湛然而逝。實七月丁亥也。公娶王氏。追封通義郡君。繼室以其女弟。封同安郡君。亦先公而卒。子三人。長曰邁。雄州防禦推官。知河間縣事。次曰迨。次曰過。皆承務郎。孫男六人。簞、

符、箕、籥、筌、籌。明年閏六月癸酉。葬於汝州郟城縣釣臺鄉上瑞里。公之於文。得之於天。少與轍皆師先君。初好賈誼、陸贄書。論古今治亂。不爲空言。旣而讀莊子。喟然歎息曰。吾昔有見於中。口未能言。今見莊子。得吾心矣。乃出中庸論。其言微妙。皆古人所未喻。嘗謂轍曰。吾視今世學者。獨子可與我上下耳。旣而謫居於黃。杜門深居。馳騁翰墨。其文一變。如川之方至。而轍瞠然不能及矣。後讀釋氏書。深悟實相。參之孔老。博辯無礙。浩然不見其涯也。先君晚歲讀易。玩其爻象。得其剛柔遠近喜怒逆順之情。以觀其詞。皆迎刃而解。作易傳。未完。疾革。命公述其志。公泣受命。卒以成書。然後千載之微言。煥然可知也。復作論語說。時發孔氏之祕。最後居海南。作書傳。推明上古之絕學。多先儒所未達。旣成三書。撫之曰。今世要未能信。後有君子。當知我矣。至其遇事所爲詩、騷、銘、記、書、檄、論、譔。率皆過人。有東坡集四十卷。後集二十卷。奏議十五卷。內制十卷。外制三卷。公詩本似李、杜。晚喜陶淵明。追和之者幾遍。凡四卷。幼而好書。老而不倦。自言不及晉人。至唐褚、薛、顏、柳。髣

鬍近之。平生篤於孝友。輕財好施。伯父太白早亡。子孫未立。杜氏姑卒未葬。先君沒有遺言。公既除喪。卽以禮葬姑。及當可蔭補。復以奏伯父之曾孫彭。其於人。見善。稱之如恐不及。見不善。斥之如恐不盡。見義。勇於敢爲而不顧其後。用此數困於世。然終不以爲恨。孔子謂伯夷、叔齊。古之賢人。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公實有焉。銘曰。

蘇自欒城。西宅於眉。世有潛德。而人莫知。猗與先君。名施四方。公幼師焉。其學以光。出而從君。道直言忠。行險如夷。不謀其躬。英祖擢之。神考試之。亦旣知矣。而未克施。晚侍哲皇。進以詩書。誰實間之。一斥而疏。公心如玉。焚而不灰。不變生死。孰爲去來。古有微言。衆說所蒙。手發其樞。恃此以終。心之所涵。遇物則見。聲融金石。光溢雲漢。耳目同是。舉世畢知。欲造其淵。或眩以疑。絕學不繼。如已斷絃。百世之後。豈無其賢。我初從公。賴以有知。撫我則兄。誨我則師。皆遷於南。而不同歸。天實爲之。莫知我哀。

東坡詞評　　龍榆生輯錄

宋陳師道後山詩話

退之以文爲詩。子瞻以詩爲詞。如教坊雷大使之舞。雖極天下之工。要非本色。今代詞手。惟秦七。黃九爾。唐諸人不迨也。

宋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四十二引王直方詩話

東坡嘗以所作小詞示无咎、文潛。曰。何如少游。二人皆對曰。少游詩似小詞。先生小詞似詩。

漁隱叢話後集卷二十六

苕溪漁隱曰。後山詩話謂。退之以文爲詩。子瞻以詩爲詞。如教坊雷大使之舞。雖極天下之工。要非本色。余謂後山之言過矣。子瞻佳詞最多。其間傑出者。如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赤壁詞。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中秋詞。落日繡簾捲。庭下水連空。快哉亭詞。乳燕飛華屋。悄無人。桐陰轉午。初夏詞。明月如霜。好風

如水。清景無限。夜登燕子樓詞。楚山修竹如雲。異材秀出千林表。詠笛詞。玉骨那愁瘴霧。冰肌自有仙風。詠梅詞。東武南城。新隄固。漣漪初溢。宴流杯亭詞。冰肌玉骨。自清涼無汗。夏夜詞。有情風萬里捲潮來。無情送潮歸。別參寥詞。缺月挂疎桐。漏斷人初靜。秋夜詞。霜降水痕收。淺碧鱗鱗露遠洲。重九詞。凡此十餘詞。皆絕去筆墨畦徑間。直造古人不到處。眞可使人一唱而三歎。若謂以詩爲詞。是大不然。子瞻自言平生不善唱曲。故閒有不入腔處。非盡如此。後山乃比之教坊司雷大使舞。是何每況愈下。蓋其謬耳。

漁隱叢話後集卷三十三引晁无咎評本朝樂章

東坡詞。人謂多不諧音律。然居士詞橫放傑出。自是曲中縛不住者。

漁隱叢話後集卷三十三引李清照評語

晏元獻。歐陽永叔。蘇子瞻。學際天人。作爲小歌詞。直如酌蠡水於大海。然皆句讀不葺之詩耳。

宋王灼碧雞漫志卷二

東坡先生以文章餘事作詩。溢而作詞曲。高處出神入天。平處尙臨鏡笑春。不顧儕輩。或曰。長短句中詩也。爲此論者。乃是遭柳永野狐涎之毒。詩與樂府同出。豈當分異。若從柳氏家法。正自不分異耳。晁無咎。黃魯直。皆學東坡。韻製得七八。黃晚年閒放於狹邪。故有少疎蕩處。後來學東坡者。葉少蘊、蒲大受、亦得六七。其才力比晁、黃差劣。蘇在庭、石耆翁、入東坡之門矣。短氣跼步。不能進也。

長短句雖至本朝盛。而前人自立與眞情衰矣。東坡先生非心醉於音律者。偶爾作歌。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筆者始知自振。今少年妄謂東坡移詩律作長短句。十有八九不學柳耆卿。則學曹元龍。雖可笑。亦毋用笑也。

宋胡寅題酒邊詞

詞曲者。古樂府之末造也。古樂府者。詩之傍行也。詩出于離騷、楚詞。而離騷者。變風變雅之怨而迫。哀而傷者也。其發乎情則同。而止乎禮義則異。名之曰曲。以其

曲盡人情耳。方之曲藝。猶不逮焉。其去曲禮。則益遠矣。然文章豪放之士。鮮不寄意於此者。隨亦自掃其跡。曰謔浪遊戲而已也。唐人為之最工者。柳耆卿後出。掩衆製而盡其妙。好之者以爲不可復加。及眉山蘇氏。一洗綺羅香澤之態。擺脫綢繆宛轉之度。使人登高望遠。舉首高歌。而逸懷浩氣。超然乎塵垢之外。於是花間爲皁隸。而柳氏爲輿臺矣。

宋陸游渭南文集卷二十八跋東坡七夕詞後

昔人作七夕詩。率不免有珠櫳綺疏惜別之意。惟東坡此篇。居然是星漢上語。歌之。曲終。覺天風海雨逼人。學詩者當以是求之。

清康熙御選歷代詩餘卷一百十五引陸游說

世言東坡不能歌。故所作樂府。多不協律。晁以道謂。紹聖初。與東坡別於汴上。東坡酒酣。自歌陽關曲。則公非不能歌。但豪放不喜剪裁以就聲律耳。試取東坡諸詞歌之。曲終。覺天風海雨逼人。

宋劉辰翁須溪集卷六辛稼軒詞序

詞至東坡。傾蕩磊落。如詩、如文、如天地奇觀。豈與羣兒雌聲學語較工拙。然猶未至用經、用史、牽雅頌入鄭衛也。

宋張炎詞源卷下雜論

東坡詞。如水龍吟詠楊花、詠聞笛。又如過秦樓、(榆案。現行東坡詞。未見此調。)洞仙歌、卜算子等作。皆清麗舒徐。高出人表。哨遍一曲。檃栝歸去來辭。更是精妙。周秦諸人所不能到。

金王若虛滹南遺老集卷三十九詩話

晁无咎云。眉山公之詞短於情。蓋不更此境耳。陳後山曰。宋玉不識巫山神女。而能賦之。豈待更而後知。是直以公爲不及於情也。嗚呼。風韻如東坡。而謂不及於情。可乎。彼高人逸士。正當如是。其溢爲小詞。而閒及於脂粉之間。所謂滑稽玩戲。聊復爾爾者也。若乃纖豔淫媟。入人骨髓。如田中行。柳耆卿輩、豈公之雅趣也哉。

公雄文大手。樂府乃其游戲。顧豈與流俗爭勝哉。蓋其天資不凡。辭氣邁往。故落筆皆絕塵耳。

金元好問遺山文集卷三十六新軒樂府引

唐歌詞多宮體。又皆極力爲之。自東坡一出。情性之外。不知有文字。眞有一洗萬古凡馬空氣象。雖時作宮體。亦豈可以宮體概之。人有言。樂府本不難作。從東坡放筆後。便難作。此殆以工拙論。非知坡者。所以然者。詩三百所載小夫賤婦幽憂無聊賴之語。時猝爲外物感觸。滿心而發。肆口而成者爾。其初果欲被管絃。諧金石。經聖人手。以與六經並傳乎。小夫賤婦且然。而謂東坡翰墨游戲。乃求與前人角勝負。誤矣。自今觀之。東坡聖處。非有意於文字之爲工。不得不然之爲工也。坡以來。山谷、晁無咎、陳去非、辛幼安諸公。俱以歌詞取稱。吟詠情性。留連光景。清壯頓挫。能起人妙思。亦有語意拙直。不自緣飾。因病成妍者。皆自坡發之。

明王世貞藝苑巵言

子瞻。與誰同坐。明月清風我。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快語也。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壯語也。杏花疎影裏。吹笛到天明。（榆案。此二句爲陳與義臨江仙詞。王氏誤記。）又。高情已逐曉雲空。不與梨花同夢。爽語也。其詞濃與淡之間也。

清王士禎花草蒙拾

山谷云。東坡書挾海上風濤之氣。讀坡詞。當作如是觀。瑣瑣與柳七較錙銖。無乃爲髯公所笑。

清周濟宋四家詞選序論

蘇辛並稱。東坡天趣獨到處。殆成絕詣。而苦不經意。完璧甚少。稼軒則沈著痛快。有轍可循。南宋諸公無不傳其衣鉢。固未可同年而語也。

周濟介存齋論詞雜著

人賞東坡粗豪。吾賞東坡韶秀。韶秀是東坡佳處。粗豪則病也。東坡每事俱不十

分用力古文、書、盡皆爾。詞亦爾。

清吳衡照蓮子居詞話卷四

蘇辛並稱。辛之於蘇。亦猶詩中山谷之視東坡也。東坡之大。與白石之高。殆不可以學而至。

清劉熙載藝概卷四詞曲概

東坡詞頗似老杜詩。以其無意不可入。無事不可言也。若其豪放之致。則時與太白爲近。

太白憶秦娥。聲情悲壯。晚唐五代。惟趨婉麗。至東坡始能復古。後世論詞者。或轉以東坡爲變調。不知晚唐五代乃變調也。

東坡定風波云。尚餘孤瘦雪霜姿。荷華媚云。天然地別是風流標格。雪霜姿。風流標格。學坡詞者。便可從此領取。

東坡詞具神仙出世之姿。方外白玉蟾諸家。惜未詣此。

清王鵬運半塘未刊稿

北宋人詞。如潘逍遙之超逸。宋子京之華貴。歐陽文忠之騷雅。柳屯田之廣博。晏小山之疏俊。秦太虛之婉約。張子野之流麗。黃文節之雋上。賀方回之醇肆。皆可撫擬得其彷彿。唯蘇文忠之清雄。敻乎軼塵絕迹。令人無從步趨。蓋霄壤相懸。寧止才華而已。其性情。其學問。其襟抱。舉非恆流所能夢見。詞家蘇辛並稱。其實辛猶人境也。蘇其殆仙乎。

清陳廷焯白雨齋詞話卷一

蘇辛並稱。然兩人絕不相似。魄力之大。蘇不如辛。氣體之高。辛不逮蘇遠矣。東坡詞寓意高遠。運筆空靈。措語忠厚。其獨至處。美成、白石、亦不能到。昔人謂東坡詞非正聲。此特拘於音調言之。而不究本原之所在。眼光如豆。不足與之辯也。

詞至東坡。一洗綺羅香澤之態。寄慨無端。別有天地。水調歌頭、卜算子、雁賀新涼、水龍吟諸篇。尤爲絕構。

太白之詩。東坡之詞。皆是異樣出色。只是人不能學。烏得議其非正聲。

近人馮煦宋六十一家詞選例言

興化劉氏熙載所著藝概。於詞多洞微之言。而論東坡尤爲深至。如云。東坡詞頗似老杜詩。以其無意不可入。無事不可言也。若其豪放之致。則時與太白爲近。又云。東坡定風波云。尙餘孤瘦雪霜姿。荷華媚云。天然地別是風流標格。雪霜姿。風流標格。學東坡詞者。便可從此領取。又云。詞以不犯本位爲高。東坡滿庭芳老去君恩未報。空回首。彈鋏悲歌。語誠慷慨。然不若水調歌頭。我欲乘風歸去。又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尤覺空靈蘊藉。觀此。可以得東坡矣。

近人沈曾植菌閣瑣談

東坡以詩爲詞。如雷大使之舞。雖極天下之工。要非本色。此後山談叢語也。然考蔡絛鐵圍山叢談。稱上皇在位。時屬昇平。手藝之人有稱者。棋則有劉仲甫、晉士明。琴則有僧梵如、僧全雅。教坊琵琶則有劉繼安。舞有雷中慶。世皆呼之爲雷大

使笛則孟水清此數人者視前代之技皆過之然則雷大使乃教坊絕技謂非本色將外方樂乃爲本色乎

近人王國維人間詞話卷上

東坡之詞曠稼軒之詞豪無二人之胸襟而學其詞猶東施之效捧心也

讀東坡、稼軒詞須觀其雅量高致有伯夷、柳下惠之風白石雖似蟬蛻塵埃然不免局促轅下

蘇、辛、詞中之狂白石猶不失爲狷

近人夏敬觀手批東坡詞

東坡詞如春花散空不著跡象使柳枝歌之正如天風海濤之曲中多幽咽怨斷之音此其上乘也若夫激昂排宕不可一世之概陳無已所謂如教坊雷大使之舞雖極天下之工要非本色乃其第二乘也後之學蘇者惟能知第二乘未有能達上乘者卽稼軒亦然

東坡永遇樂詞云．紞如三鼓．鏗然一葉．黯黯夢雲驚斷．夜茫茫．重尋無處．覺來小園行徧．此數語．可作東坡自道聖處．

予既重校二十年前所纂東坡樂府箋．隨錄諸家對蘇詞之總評若干則．以便參考．其有未備．容俟續編．一九五七年九月十日．龍榆生記於上海寓廬之葵傾室．

東坡樂府箋卷一

朱彊邨先生編年圈點　萬載龍榆生校箋

壬子　年譜。神宗熙寧五年壬子。先生年三十七。在杭州通判任。

浪淘沙

昨日出東城。試探春情。牆頭紅杏暗如傾。檻內羣芳芽未吐。早已回春。　綺陌斂香塵。雪霽前村。東君用意不辭辛。料想春光先到處。吹綻梅英。

校

傅注本及四印齋景元延祐本俱無。毛本題作探春。

朱注

王文誥蘇詩總案。熙寧五年壬子正月。城外探春作。又曰。此倅杭作。而年無所攷。首載於此。今從其說。

南歌子

八月十八日觀潮

海上乘槎侶。仙人萼綠華。飛昇元不用丹砂。住在潮頭來處渺天涯。雷輥夫差國。雲翻海若家。坐中安得弄琴牙。寫取餘聲歸向水仙誇。傅本卷五。

朱注

王案。壬子八月十八日作。

箋

乘槎 博物志。近世有人居海上。每年八月。見海槎來。不違時。賫一年粮。乘之到天河。見婦人織。丈夫飲牛。問之不答。遣歸。問嚴君平。某年某月日。客星犯牛斗。即此人也。又云。天河與海通。萼綠華 眞誥。萼綠華者。自云是南山人。女子。年可二十許。顏色絕整。以晉穆帝升平三年十一月十日。夜降羊權家。自此往來。後贈權詩。火浣布。金條脫。訪問曰。是九疑山得道女羅郁也。李商隱詩。聞道閶門萼綠華。昔年相望抵天涯。潮頭來處 列子。渤海之東。不知幾億萬里。有大壑焉。實惟無底之谷。其中有五山。一曰代輿。二曰圓嶠。三曰方壺。四曰瀛州。五曰蓬萊。而五山之根無所連着。常隨潮上下往來。雷輥 廣韻。輥。古本切。音袞。六書故。輥。轉之速也。傅注。今餘杭乃吳王夫差之故國。雷輥。言其潮聲如雷。雲翻 莊子秋水。北海若曰。井鼃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虛也。司馬注。若。海神。傅注。雲翻。言其潮勢如雲。弄琴牙 傅注。弄琴牙。伯牙也。而善撫琴。古者撫琴。亦謂之弄。司馬相如。飲卓氏。而弄琴。樂府解題。伯牙學琴於成連。三年不成。成連云。吾師方子春。今在東海中。能移人情。乃與伯牙俱往。至蓬萊山。留伯牙曰。子

居習之。吾將迎子。刺船而去。旬日不返。伯牙延望無人。但聞海濤洶湧。山林窅冥。愴然歎曰。先生移我情矣。乃援琴而歌。作水仙操。曲終。成連回。刺船迎之而還。因而鼓琴。妙絕天下。今水仙操。乃伯牙之所作。

癸丑年譜。熙寧六年癸丑。先生年三十八。在杭州通判任。運司又差先生往潤州。出秀州。

行香子

過七里瀨

一葉舟輕。雙槳鴻驚。水天清影湛波平。魚翻藻鑑。鷺點煙汀。過沙溪急。霜溪冷。月溪明。　重重似畫。曲曲如屏。算當年虛老嚴陵。君臣一夢。今古空名。但遠山長。雲山亂。曉山青。傅注本卷七。

校

元本題闕。水誤冰。毛本題作七里灘。虛空二字互誤。此從傅注本。

朱注

傅藻紀年錄。甲子十二月。同泗州太守遊南山。過十里灘作。王案。據地類編癸丑二月。謂自新城放棹桐廬。過嚴陵瀨作。又曰。詩文事實。均無經由漸江

蹤迹。惟新城水出漸江。檣楫所通。或由此放棹桐廬。未可知也。案詞正賦子陵故事。王說較合。從之。下闋疑同時作。

箋

七里瀨 一統志。嚴州府七里瀨。一名七里灘。在桐廬縣嚴陵山西。元和郡縣志。在建德縣東四十里。寰宇記。七里瀨即富春渚也。葉夢得避暑錄七里灘兩山聳起壁立。連亘七里。土人謂之瀧。**嚴陵** 後漢書逸民列傳。嚴光字子陵。會稽餘姚人。少有高名。與光武同遊學。及光武即位。光乃變名姓。隱身不見。帝令以物色訪之。後齊國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帝疑其光。遣使聘之。三反而後至。除爲諫議大夫。不屈。乃耕於富春山。後人名其釣處爲嚴陵瀨焉。李賢注。顧野王輿地志曰。七里灘在東陽江下。與嚴陵瀨相接。有嚴山。桐廬縣南。有嚴子陵漁釣處。今山邊有石。上下可坐十人。臨水。名爲嚴陵釣壇也。**空名** 韓偓詩。時人未會嚴陵志。不釣鱸魚只釣名。傅注引滕白嚴陵釣臺詩。只將溪畔一竿竹。釣卻人間萬古名。

祝英臺近

挂輕帆。飛急槳。還過釣臺路。酒病無聊。攲枕聽鳴艣。斷腸簇簇雲山。重重煙樹。回首望孤城何處。　閒離阻。誰念縈損襄王。何曾夢雲雨。舊恨前歡。心事兩無據。要知欲見無由。癡心猶自。倩人道一聲傳語。

校

傳注本元本俱無．毛注本題作惜別．

箋

襄王 宋玉高唐賦．昔者楚襄王與宋玉．遊於雲夢之臺．望高唐之觀．其上獨有雲氣．玉曰．昔者先王嘗遊高唐．怠而晝寢．夢見一婦人．曰．妾巫山之女也．爲高唐之客．聞君遊高唐．願薦枕席．王因幸之．去而辭曰．妾在巫山之陽。高丘之阻．旦爲朝雲．暮爲行雨．朝朝暮暮．陽臺之下．旦朝視之如言．故爲立廟．號曰朝雲．

瑞鷓鴣

寒食未明至湖上。太守未來。兩縣令先在。

城頭月落尚啼烏。朱艦紅船早滿湖。鼓吹未容迎五馬。水雲先已漾雙鳧。　映山黃帽螭頭舫。夾岸青煙鵲尾鑪。老病逢春只思睡。獨求僧榻寄須臾。

校

傳注本元本俱無．毛本無題．從詩集補．詩集朱艦作烏榜．漾作颺．岸作道．

朱注

案詩集並載此詞編癸丑。

箋

五馬 漢官儀。四馬載車。此常禮也。惟太守出則增一馬。故曰五馬。程氏演繁露。五馬未詳所出。疑始於毛詩良馬五之。鄭注周禮。州長建旟。漢太守比州長。御五馬。故云。雙鳧 後漢書方術傳。王喬者。河東人也。顯宗世。爲葉令。喬有神術。每月朔望。常自縣詣臺朝。帝怪其來數。而不見車騎。密令太史伺望之。言其臨至。輒有雙鳧從東南飛來。於是候鳧至。舉羅張之。但得一隻舄焉。黃帽 漢書。鄧通以濯船爲黃頭郎。文帝嘗夢欲上天不能。有一黃頭郎推上天。覺而之漸臺。以夢陰求推者郎。見鄧通。夢中所見也。注。刺船之郎。皆著黃帽。故名。

又

觀潮

碧山影裏小紅旗。儂是江南踏浪兒。拍手欲嘲山簡醉。齊聲爭唱浪婆詞。 西興渡口帆初落。漁浦山頭日未攲。儂欲送潮歌底曲。尊前還唱使君詩。傅注本卷十二。

校

傅注本及元本題並闕。從毛本。

朱注

王案。熙寧癸丑八月十五日觀潮作。是日與陳襄同遊。故落句及之。

箋

踏浪兒 孟郊送澹公詩。儂是淸浪兒。每踏淸浪游。笑伊鄉貢郎。踏土稱風流。 山簡 晉書山濤傳。濤子簡。字季倫。性溫雅。有父風。永嘉三年。出鎮襄陽。優游卒歲。唯酒是耽。諸習氏。荊土豪族。有佳園池。簡每出游嬉。多之池上。置酒輒醉。名之曰高陽池。時有童兒歌曰。山公出何許。往至高陽池。日夕倒載歸。酩酊無所知。時時能騎馬。倒著白接籬。舉鞭向葛彊。何如幷州兒。彊家在幷州。簡愛將也。 浪婆 孟郊詩。銅斗飲江酒。手拍銅斗歌。儂是江踏浪兒。飲則拜浪婆。腳踏小船頭。獨速舞轉莎。笑伊漁陽摻。空持文章多。閒倚靑竹竿。白日柰我何。 西興漁浦 傳注。西興。漁浦。皆吳地。淸一統志。西興渡在浙江蕭山縣西十二里。本名西陵。爲吳越通津。 送潮 傳注。唐陸龜蒙有迎潮送潮曲。

臨江仙

風水洞作

四大從來都徧滿。此間風水何疑。故應爲我發新詩。幽花香澗谷。寒藻舞淪漪。

借與玉川生兩腋。天仙未必相思。還憑流水送人歸。層巓餘落日。草露已沾衣。傳注

本卷三。

朱注

紀年錄。癸丑八月作。咸淳臨安志。風水洞在楊村慈嚴院。洞極大。流水不竭。頂上又一洞。立夏清風自生。立秋則止。

箋

四大傅注。釋氏以地水火風為四大。淪漪詩魏風伐檀。河水清且淪漪。毛傳。小風水成文。轉如輪也。柳宗元南澗詩。羈禽響幽谷。寒藻舞淪漪。

玉川傅注。盧仝號玉川子。有茶詩云。惟覺兩腋習習生清風。層巔二句杜甫詩。層巔餘落日。草蔓已多露。

甲寅年譜。熙寧七年甲寅。先生年三十九。在杭州通判任。紀年錄。元日以事過丹陽。二十九日過毗陵。六月。自常潤還。所至作詩。秋。捕蝗至浮雲嶺。又至於潛。九月。移知密州。十月。赴密州。早行馬上作沁園春。十一月。到任。

南鄉子

晚景落瓊杯。照眼雲山翠作堆。認得岷峨春雪浪。初來。萬頃蒲萄漲淥醅。　春雨暗陽臺。亂灑歌樓溼粉顋。一陣東風來捲地。吹迴。落照江天一半開。傅注本卷四。

校

傳注本題作黃州臨皐亭作。淥醅作綠醅。春雨作暮雨。毛本題作春情。春作暮。歌作高。

朱注

紀年錄。甲寅。潤州作。

箋

瓊杯傳注。楊妃外傳。貴妃進見。初處。卽授以合歡條脫紫瓊杯。岷峨岷山在今四川松潘縣北。峨嵋山在今四川峨嵋縣西南。兩山相對如蛾眉。故又名蛾眉。蒲萄淥醅傳注。李太白。遙看漢水鴨頭綠。恰似葡萄初醱醅。盞西城人每以葡萄醱酒。陽臺注見本卷祝英臺近。挂輕帆閱。亂灑歌樓鄭谷雪詩。亂飄僧舍茶煙溼。密灑歌樓酒力微。

附考

案此詞傳注本既作黃州臨皐亭作。則當編辛酉。時先生年四十六。方寓居臨皐亭也。朱刻既從紀年錄編入甲寅。姑仍之。以待更攷。

行香子

丹陽寄述古

攜手江村。梅雪飄裙。情何限。處處消魂。故人不見。舊曲重聞。向望湖樓。孤山寺。湧

金門。尋常行處。題詩千首。繡羅衫與拂紅塵。別來相憶。知是何人。有湖中月。江邊柳。隴頭雲。傅注本卷七。

校

毛本題作冬思。

朱注

紀年錄。甲寅。自京口還寄述古作。案詞云梅雪。應是正月赴潤州。過丹陽時作。詩集查注。陳襄字述古。文惠公堯佐長子。咸淳臨安志。熙寧五年五月。陳襄自陳州移知杭州。

箋

丹陽 一統志。鎮江府丹陽縣。在府東南七十里。戰國楚雲陽邑。唐置丹陽縣。屬潤州。宋屬鎮江府。銷魂 江淹別賦。黯然銷魂者。唯別而已矣。望湖樓 傅注。望湖樓孤山寺湧金門。並在錢塘。詩集王注。圖經。望湖樓一名看經樓。乾德七年。忠懿王錢氏建。去錢塘一里。孤山寺 白居易詩。孤山寺北賈亭西。水面初平雲腳低。一統志。孤山在錢塘縣西二里。裏外二湖之間。一嶼聳立。旁無聯附。爲湖山勝絕處。亦曰孤嶼。湧金門 一統志。杭州府城周三十五里有奇。門十。正西曰湧金。西南曰清波。西北曰錢唐。皆近湖。題詩千首 杜牧詩。千首詩輕萬戶侯。羅衫拂塵

青箱雜記。寇萊公典陝日。與處士魏野同遊僧寺。觀覽舊遊。有留題處。公詩皆用碧紗籠之。至野詩則塵蒙其上。時從行官妓之慧黠者。輒以紅袖拂之。野顧公曰。若得常將紅袖拂。也應勝著碧紗籠。萊公大笑。

昭君怨

金山送柳子玉

誰作桓伊三弄。驚破綠窗幽夢。新月與愁煙。滿江天。　欲去又還不去。明日落花飛絮。飛絮送行舟。水東流。傅注本卷十二。

校

毛本題作送別。換頭三字元本作人欲去。今從傅注本。毛本同。

朱注

紀年錄。甲寅。金山送柳子玉作。王案。甲寅二月。再送柳瑾作。詩集查注。柳子玉名瑾。吳人。與王介甫同年。王文誥曰。瑾。丹徒人。其子仲遠。中都公壻。公之妹壻也。公赴常潤賑饑。瑾往監靈仙觀。因附載以行。

箋

金山詩集施注。南唐僧應之。頭陀巖記。金山昔名浮玉。因裴頭陀江際獲金。貞元二十一年。節帥李錡奏易名金山。桓伊三弄晉書。伊字叔夏。善音樂。盡一字之妙。爲江左第一。有蔡邕柯亭笛。常自吹之。王徽之赴召京師。泊舟青溪側。素不與徽之相識。伊於岸上過。船中客稱伊小字曰。此桓野王也。徽之便令人謂伊曰。聞君善吹笛。試爲我一奏。伊是時已貴顯。素聞徽之名。便下車。踞胡床。爲作三調。弄畢。便上車去。客主不交一言。

醉落魄

離京口作

輕雲微月。二更酒醒船初發。孤城回望蒼煙合。記得歌時。不記歸時節。　巾偏扇墜藤牀滑。覺來幽夢無人說。此生飄蕩何時歇。家在西南。常作東南別。傅注本卷九。

校

傅注本及元本醉落魄有醉醒醒醉一首。毛本注山谷老人云。醉醒醒醉。非東坡作。刪去。記得歌時。傅本毛本並作公子佳人。

朱注

紀年錄。甲寅作。

箋

京口 詩集查注。吳志。建安十四年。孫權謀拒曹操。始於吳遷京口。謂之京城。十六年徙居秣陵。而置京口鎭。南徐志。京口舊名須口。即西浦也。一統志。京峴山在丹徒縣東五里。京口因山得名。

蝶戀花

京口得鄉書

雨後春容淸更麗。只有離人。幽恨終難洗。北固山前三面水。碧瓊梳擁青螺髻。一紙鄉書來萬里。問我何年。眞箇成歸計。回首送春拚一醉。東風吹破千行淚。

校

傳注本闕。毛本題作送春。後作過。回作白。

朱注

紀年錄。甲寅作。

箋

北固山 一統志。北固山在丹徒縣北一里。梁大同十年。帝登望久之。曰。此嶺不足賓固守。然於京口。實乃壯觀。乃改曰北顧。元和志。下臨長江。其

勢險固。因以爲名。寰宇記。山斗入江。三面臨水。

少年遊

潤州作。代人寄遠。

去年相送。餘杭門外。飛雪似楊花。今年春盡。楊花似雪。猶不見還家。　對酒捲簾邀明月。風露透窗紗。恰似姮娥憐雙燕。分明照畫梁斜。傅注本卷十一。

校

毛本題下無四字。此從傅本及元本。

朱注

紀年錄。甲寅。代人寄遠作。王案。甲寅四月。有感雪中行役作。公以去年十一月發臨平。及是春盡。猶行役未歸。故託爲此詞。

箋

潤州　元和郡縣志。潤州東有潤浦口。因以名。一統志。鎭江府。隋開皇十五年置潤州。唐天寶元年改丹陽郡。宋仍曰潤州丹陽郡。開寶八年改鎭江軍。

餘杭　一統志。杭州府。隋置杭州。大業三年改曰餘杭郡。宋仍曰杭州餘杭郡。

邀明月　李白月下獨酌詩。舉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

姮娥淮南子。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姮娥竊之。奔月宮。照畫梁宋玉神女賦。月初出。照屋梁。

卜算子

自京口還錢塘。道中寄述古太守。

蜀客到江南。長憶吳山好。吳蜀風流自古同。歸去應須早。還與去年人。共藉西湖草。莫惜尊前子細看。應是容顏老。傅注本卷十二。

校

元本無題。毛本題作感舊。此從傅注本。

朱注

紀年錄。甲寅。自京口還寄述古作。

箋

錢塘一統志。秦置錢唐縣。後漢省入餘杭縣。隋爲餘杭郡治。唐改唐曰塘。爲杭州治。五代及宋初因之。吳山一統志。杭州府。吳山。在府城內西南隅。舊名胥山。上有子胥祠。藉草孫綽遊天台山賦。藉萋萋之纖草。

江城子

陳直方妾嵇。錢塘人也。求新詞。爲作此。錢塘人好唱陌上花緩緩曲。余嘗作數絕以紀其事。

玉人家在鳳凰山。水雲間。掩門閒。門外行人立馬看弓彎。十里春風誰指似。斜日映。繡簾斑。　多情好事與君還。閔新鰥。拭餘潸。明月空江香霧著雲鬟。陌上花開春盡也。聞舊曲。破朱顏。

校

傅注本江城子作江神子。此闋無。毛本題求作丐。春盡作看盡。

朱注

案詩集陌上花三首。編癸丑。此詞似爲甲寅前在杭州作。酌編於此。

箋

陌上花　詩集陌上花三首幷引云。遊九僊山。聞里中兒歌陌上花。父老云。吳越王妃每歲春必歸臨安。王以書遺妃曰。陌上花開。可緩緩歸矣。吳

人用其語爲歌。含思宛轉。聽之淒然。而其詞鄙野。爲易之云。陌上花開蝴蝶飛。江山猶是昔人非。遺民幾度垂垂老。遊女長歌緩緩歸。陌上山花無數開。路人爭看翠軿來。若爲留得堂堂去。且更從教緩緩回。生前富貴草頭露。身後風流陌上花。已作遲遲君去魯。猶教緩緩緩還家。

鳳凰山傅注。鳳凰山在錢塘。一統志。鳳凰山在仁和縣南十里。與錢塘縣接界。自唐以來。州治在山右。宋建行宮。山遂環入禁苑。其頂砥平。可容萬馬。有宋時御教場。

立馬看弓彎古樂府日出東南隅行。觀者見羅敷。下擔捋髭鬚。少年見羅敷。脫巾着幧頭。耕者忘其耕。鋤者忘其鋤。來歸自相喜。但坐觀羅敷。使君從南來。五馬立踟躕。弓彎。謂美人足也。稼軒詞。閑道綺陌東頭。行人曾見。簾底纖纖月。疑從坡詞脫化。

十里春風杜牧詩。春風十里揚州路。捲上珠簾總不如。

新鰥書孔傳。無妻曰鰥。釋名。鰥。昆也。昆。明也。愁悒不寐。目恆鰥鰥然也。故其字從魚。魚目恆不閉者也。

香霧杜甫詩。香霧雲鬟溼。清輝玉臂寒。

附考

西湖遊覽志餘。陳直方之妾。錢塘妓人也。乞新詞於蘇子瞻。子瞻因直方新娶正室。而錢塘人好唱陌上花緩緩曲。乃引其事以戲之。其詞則江神子也。案志餘引此詞。惟掩門閉作掩門關。餘並同。

又

湖上與張先同賦。時聞彈箏。

鳳凰山下雨初晴。水風淸。晚霞明。一朵芙蕖開過尙盈盈。何處飛來雙白鷺。如有意。慕娉婷。 忽聞江上弄哀箏。苦含情。遣誰聽。煙斂雲收依約是湘靈。欲待曲終尋問取。人不見。數峯青。傅注本卷六。

校

元本毛本題下皆無時聞彈箏四字。此從傅注本。甕牖閒評引此詞江上作筵上。

朱注

案此詞亦甲寅以前作。

箋

張先 談鑰吳興志。張先字子野。烏程人。天聖八年進士。詩格淸麗。尤長於樂府。晚歲優游鄉里。常汎扁舟。垂釣爲樂。至今號張公釣魚灣。仕至都官郎。年八十九。葬弁山多寶寺之右。有文集一百卷。石林詩話。張先郎中能爲詩。及老不衰。居錢塘。蘇子瞻作倅時。先年已八十餘。視聽尙精強。猶有聲妓。子瞻嘗贈以詩云。詩人老去鶯鶯在。公子歸來燕燕忙。蓋全用張氏故事戲之。先和云。愁似鰥魚知夜永。嬾同蝴蝶爲春忙。極爲子瞻所賞。俚俗多喜傳詠先樂府。遂掩其詩聲。識者皆以爲恨云。芙蕖 爾雅。荷。芙渠。郭注。別名芙蓉。江東呼荷。白鷺 杜牧晚晴賦。復引舟於深灣。忽八九

潛之紅芰來兮姹然邈如風婦標斂之然公如子女窺墮此蕊美黦人顏兮似如見慕放悅棄其白容鷺媚

哀箏魏文帝與吳質書高談娛心哀箏順耳通典箏秦聲也急就篇注箏瑟類本十二絃今則十三

湘靈二傳女注也湘從靈舜帝南舜征二三妃苗娥不皇返女道英死帝沅堯湘之之間後世謂之湘靈離騷九歌有湘君湘夫人者即此也故文選有湘靈鼓瑟之句。

曲終唐錢起湘靈鼓瑟詩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峯青

附考

墨莊漫錄東坡在杭州一日遊西湖坐孤山竹閣前臨湖亭上時二客皆有服預焉久之湖心有綵舟漸近亭前靚妝數人中有一人尤麗方鼓箏年且三十餘風韻嫻雅綽有態度二客競目送之曲未終翩然而逝公戲作長短句云

鄭文焯手批東坡樂府宋袁文甕牖閑評記此詞爲劉貢父兄弟作換頭處作忽聞筵上起哀箏此誤作江上蓋後人因江上數峯青句而以意改之不知此詞本事實於湖上遇小舟載佳人自云慕公十餘年善箏願當筵獻一曲并賜以詞爲榮詞中所詠皆當時事也

案彊邨叢書本張子野詞有江城子兩闋特皆單調當時與東坡同賦不知係用何體宋詞散佚至多深可惜也

虞美人

有美堂贈述古

湖山信是東南美。一望彌千里。使君能得幾回來。便使尊前醉倒更徘徊。 沙河。

塘裏鐙初上。水調誰家唱。夜闌風靜欲歸時。惟有一江明月碧琉璃。傅注本卷八。

校

傅注本題作爲杭守陳述古作。毛本題作陳述古守杭。已及瓜代。未交前數日。宴僚佐於有美堂。因請貳車蘇子瞻賦詞。子瞻卽席而就。寄擲破虞美人云。彌作須。更作且。

朱注

年錄。甲寅。述古將去作。王案。甲寅七月。陳襄將罷任。宴僚佐於有美堂作。紀庚溪詩話。嘉祐初。梅公儀守杭。上特製詩寵賜。其首章曰。地有湖山美。東南第一州。梅既到杭。途築堂山上。名曰有美。

箋

湖山 傅注。學士梅摯出鎮錢塘。仁廟賜詩寵行。首句云。郡有東南美。既到任。選勝地建堂。以寫御詩。勒石。立名曰有美堂。

沙河塘 傅注。沙河。錢塘繁會之地。詩集王注。唐地理志。錢塘縣南五里有沙河塘。咸通二年。刺史崔彥曾開。昔潮水衝擊錢塘江岸。至於奔逸入城。勢莫能禦。故開沙河。以決之。河有三。曰外沙。中沙。裏沙。

水調 碧雞漫志。水調歌。理道要訣所載。唐樂曲南呂商。時號水調。予數見唐人說水調。各有不同。予因疑水調非曲名。乃俗呼音調之異名。今決矣。按隋唐嘉話。煬帝鑿汴河。自製水調歌。卽是水調中製歌也。世以今曲水調歌爲煬帝自製。今曲乃中呂調。而唐所

謂南呂商則今俗呼中管林鐘商也脞說云水調河傳煬帝將幸江部時所製聲韻悲切帝喜之樂工王令言謂其弟子曰不返矣水調河傳但有去聲此說與安公子事相類蓋水調中河傳也明皇雜錄云祿山犯順議欲遷幸帝置酒樓上命作樂有進水調歌者曰山川滿目淚沾衣富貴榮華能幾時不見只今汾水上惟有年年秋雁飛上問誰為此曲曰李嶠上曰真才子不終飲而罷此水調中一句七字曲也白樂天聽水調詩云五言一遍最殷勤調少情多似有因不會當時翻曲意此聲腸斷為何人脞說亦云水調第五遍五言調聲最愁苦此水調中一句五字曲又有多遍似是大曲也樂天詩又云時唱一聲新水調謾人道是採菱歌此水調中新腔也南唐近事云元宗留心內寵宴私擊鞠無虛日嘗命樂工楊花飛奏水調詞進酒花飛惟唱南朝天子好風流一句如是數四上悟覆楹賜金帛此又一句七字然既曰命奏水調詞則是令楊花飛水調中撰詞也外史檮杌云王衍泛舟巡閬中舟子皆衣錦繡自製水調銀漢曲此水調中製銀漢曲也今世所唱中呂調水調歌是以俗呼音調異名者名曲雖首尾亦各有五言兩句決非樂天所聞之曲河傳唐詞存者二其一屬南呂宮凡前段平韻後仄韻其一乃今怨王孫曲屬無射宮以此知煬帝所製河傳不傳已久然歐陽永叔所集詞內河傳附越調亦怨王孫曲今世河傳乃仙呂調皆令也琉璃杜甫渼陂行波濤萬頃堆琉璃

本事

傅注本事集云陳述古守杭已及瓜代未交前數日宴寮佐於有美堂侵夜月色如練前望浙江後顧西湖沙河塘正出其下陳公慨然請貳車蘇子瞻賦之即席而就

訴衷情

送述古。迓元素。

錢塘風景古今奇。太守例能詩。先驅負弩何在。心已浙江西。　花盡後。葉飛時。雨淒淒。若爲情緒。更問新官向舊官啼。傅注本卷八。

校

傅注本元本浙並誤作晉。從毛本。毛本今作來。

朱注

紀年錄。甲寅作。王案。甲寅七月。楊繪自應天來。代作。詩集王注。楊繪字元素。查注。宋史。楊繪。緜竹人。神宗朝爲御史中丞。出知亳州。歷應天。杭州。

箋

太守能詩 傅注。白樂天爲杭州太守。以詩名。初樂天爲蘇守。劉禹錫以詩寄樂天云。蘇州太守例能詩。西掖吟來替左司。先驅負弩 漢書司馬相如傳。相如成都人。持節使巴蜀。太守以下郊迎。縣令負弩矢先驅。蜀人以爲寵。新官舊官 傅注。陳太子舍人徐德言之妻。後主叔寶之妹。封樂昌公主。才色冠絕。時陳政方亂。德言知不相保。謂其妻曰。君之才貌。國亡必入權豪之家。斯永絕矣。儻情緣未斷。猶冀相見。宜有以信之。

乃破一照。人執其半。約曰。他日必以正月望日。賣於都市。我當在。即以是日訪之。及陳亡。其妻果入越公楊素之家。寵嬖殊厚。德言流離。僅能至京。遂以正月望日。訪於都市。有蒼頭賣半照者。大高其價。人皆笑之。德言直引至其居。設食。具言其故。出半照以合之。仍題詩曰。照與人俱去。照歸人不歸。無復姮娥影。空留明月輝。公主得詩。悲泣不已。素詰知之。愴然改容。即召德言。還其妻。仍三人共宴。命公主作詩。以自解。詩曰。此日何遷次。新官對舊官。笑啼都不敢。方驗作人難。遂與德言歸江南。竟以終老。案傳注出本事詩。

菩薩蠻

杭妓往蘇。迓新守楊元素。寄蘇守王規甫。

玉童西迓浮丘伯。洞天冷落秋蕭瑟。不用許飛瓊。瑤臺空月明。　清香凝夜宴。借與韋郎看。莫便向姑蘇。扁舟下五湖。傅注本卷七。

校

毛本題作杭妓往蘇。向作過。

朱注

紀年錄。甲寅作。吳郡志。王誨。字規父。熙寧六年。以朝散大夫。司勳郎中。知蘇州。

箋

杭妓往蘇迓新守　鄭文焯手批東坡樂府李東川有送人擕妓赴任詩此詞又記杭妓往蘇迓新守是知唐宋時赴任迎任皆有官妓爲導之例此風蓋自元明已來徽論廢絕國朝且懸爲厲禁著之律條并飲酒挾妓亦有罪已古今風氣之碩異如是　玉童　李白詩兩兩白玉童雙吹紫鸞笙去影忽不見迴風送天聲　浮丘伯　列仙傳浮丘伯本嵩山道士後得仙去　許飛瓊　漢武帝內傳西王母乘紫雲之輦履玄瓊之舄下輦上殿呼帝共坐命侍女許飛瓊鼓雲和之簧　瑤臺　傳注瑤臺崑崙之別名李白清平調詞若非羣玉山頭見會向瑤臺月下逢　韋郎　韋應物詩兵備森畫戟宴寢凝清香雲溪友議韋皐少遊江夏止於姜使君之館有小青衣曰玉簫常令承侍因而有情廉使陳常侍得韋季父書發遣歸覲遂與玉簫言約少則五載多則七年來取因留玉指環并詩遺之至八年春不至玉簫歎曰韋家郎君一別七年是不來矣　姑蘇　史記河渠書贊上姑蘇望五湖吳越春秋越進西施於吳請退師吳得之築姑蘇臺遊宴其上　扁舟五湖　傳注世說范蠡相越平吳之後因取西子遂乘扁舟泛五湖而去杜牧之杜秋娘詩夏姬滅兩國逃作巫臣妻西子下姑蘇一舸逐鴟夷

又

西湖席上。代諸妓送陳述古。

娟娟缺月西南落。相思撥斷琵琶索。枕淚夢魂中。覺來眉暈重。華堂堆燭淚長

笛。吹。新。水。醉客各西東。應思陳孟公。傅注本卷七。

校

傅注本題作述古席上。毛本題作代妓送陳述古。華作畫。此題從西湖遊覽志餘。元本題作靈璧寄彭城故人。朱刻因之。編入己未。察詞中情意。似與代妓送述古較合。改編甲寅。

箋

相思陶穀詞。琵琶撥斷相思調。新水注見本卷虞美人。湖山信是東南美闋。陳孟公後漢書。陳遵。字孟公。好客。每大宴。賓客滿堂。輒關門。取客車轄。投井中。雖有急。終不得去。

附考

西湖遊覽志餘。唐宋間。郡守新到。營妓皆出境而迎。既出。猶得以鱗鴻往返。硯不為異。蘇子瞻送杭妓往蘇州迎新守菩薩蠻詞云云。又西湖席上代諸妓送陳述古云云。此亦足覘一時之風氣矣。

江城子

孤山竹閣送述古

翠蛾羞黛怯人看。掩霜紈。淚偷彈。且盡一尊。收淚聽陽關。漫道帝城天樣遠。天易見。見君難。　畫堂新翄近孤山。曲闌干。爲誰安。飛絮落花。春色屬明年。欲棹小舟尋舊事。無處問。水連天。傳注本卷六。

校

傳注本尊作樽。聽作唱。漫作謾。新翄作新綈。毛本題作述古去餘杭。爲去思者作。聽作唱。翄作搆。

朱注

紀年錄。甲寅。送述古赴南都作。王案。甲寅七月。與陳襄放舟湖上。宴於孤山竹閣作。傳鐙錄。鳥窠禪師。見秦望山有長松。枝葉繁茂。盤屈如蓋。遂棲止其上。白居易出守茲郡。因入山禮謁。乃起竹閣於湖上。迎師居之。

箋

竹閣白居易詩。晚坐松簷下。宵眠竹閣間。咸淳臨安志。白公竹閣。舊在廣化寺柏堂之後。霜紈班婕妤怨歌行。新織齊紈素。皎潔如霜雪。陽關傳注。王維詩。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後人以爲陽關曲唱之。帝城天遠世說新語。晉明帝數歲。坐元帝膝上。有人從長安來。元帝問洛下消息。潸然流涕。明帝問何以致泣。具以東渡意告之。因問明帝。汝意謂長安何如日遠。答曰。日遠。不聞人從日邊來。居然可知。元帝異之。明

日。集羣臣宴會。告以此意。更重問之。乃答曰。日近。元帝失色曰。爾何故異昨日之言邪。答曰。舉目見日。不見長安。水連天傅注。杜甫詩。水天相與永。胡曾詩。黃金臺上草連天。

菩薩蠻

西湖送述古

秋風湖上蕭蕭雨。使君欲去還留住。今日漫留君。明朝愁殺人。　佳人千點淚。灑向長河水。不用斂雙蛾。路人啼更多。傅注本卷七。

校

毛本題作西湖。佳人作尊前。傅注本灑作洒。

朱注

紀年錄。甲寅。送述古赴南都作。

箋

灑向長河水傅注。倦游錄。令狐挺題相思河云。只應自古征人淚。灑向空川作浪波。江淹別賦。別復別兮遠山曲。去復去兮長河湄。

清平樂

送述古赴南都

清淮濁汴。更在江西岸。紅旆到時黃葉亂。霜入梁王故苑。　秋原何處攜壺。停驂訪古踟躕。雙廟遺風尙在。漆園傲吏應無。傳注本卷十二•

校

傳注本江西作西南•元本朱本並無題•毛本題作秋詞•此從傳注本•

朱注

紀年錄•甲寅•送述古作•

箋

清淮 水經•淮水出南陽平氏縣胎簪山•東北過桐柏山•又東過原鹿縣南•汝水從西北來流注之•又東北至九江壽春縣東潁水從西北來流注之•又東過壽春縣北•肥水從縣東北流注之•又東過當塗縣北•又東過鍾離縣•北•又東北至下邳淮陰縣西•泗水從西北來流注之•又東至廣陵淮浦縣•入於海•

濁汴 汴渠故道有二•一爲隋以後之汴河故道•由前故道至商邱縣治南•改東南流•歷安徽之宿縣•靈璧•泗縣•入淮•

梁王故苑 傳注•

梁孝王都陳留。大治宮室。爲東苑。方三百里。及景亳之間。中爲鴈池。兔園。鶴洲。鳧渚焉。雙廟傳注。唐張巡。許遠。天寶之亂。二人守睢陽。力困城破。死於賊。列於忠義傳。今睢陽有二祠。世謂之雙廟。案新唐書忠義傳。大中時。圖巡遠霽雲像于淩煙閣。睢陽至今祠享。號雙廟云。傳注本此。漆園

傲吏史記老莊申韓列傳。莊周嘗爲蒙漆園吏。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楚威王聞莊周賢。使使厚幣迎之。許以爲相。莊周笑謂楚王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養食之數歲。衣以文繡。以入太廟。當是之時。雖欲爲孤豚。豈可得乎。子亟去。無污我。我寧遊戲污瀆之中自快。無爲有國者所羈。終身不仕。以快吾志焉。

南鄉子

送述古

回首亂山橫。不見居人只見城。誰似臨平山上塔亭亭。迎客西來送客行。

歸路晚風清。一枕初寒夢不成。今夜殘燈斜照處熒熒。秋雨晴時淚不晴。傳注本卷四。

校

毛本歸作臨。

朱注

紀年錄。甲寅。送述古作。王案。甲寅七月。追送陳襄移守南都。別於臨平舟中作。

箋

臨平 傅注。臨平山在杭州。詩集查注。九域志。仁和縣有臨平鎮。

南歌子

苒苒中秋過。蕭蕭兩鬢華。寓身此世一塵沙。笑看潮來潮去了生涯。 方士三山路。漁人一葉家。早知身世兩聱牙。好伴騎鯨公子賦雄誇。傅注本卷五。

校

毛本題作再用前韻。此作化。

朱注

王案。甲寅八月十八日。江上觀潮作。

箋

塵沙 傅注。內典。化佛以三千大千世界。其來猶微塵。其數猶恆河沙。三山路 史記封禪書。蓬萊。方丈。瀛州。此三神山者。其傳在勃海中。去人

不遠。患且至。則船風引而去。蓋嘗有至者。諸僊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其物禽獸盡白。而黃金銀爲宮闕。未至。望之如雲。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臨之。風輒引去。終莫能至云。一葉家傳注。唐顏眞卿爲湖州刺史。以張志和舟敝。請更之。志和曰。願爲浮家泛宅。往來苕霅間耳。聱牙韓愈進學解。周誥殷盤。詰屈聱牙。傳注。聱牙。齟齬不合之謂。騎鯨杜甫詩。若逢李白騎鯨魚。道甫問訊今何如。傳注。騎鯨公子。謂李白。賦雄誇。則白所著大鵬賦是也。

泛金船

流杯亭和楊元素

無情流水多情客。勸我如相識。杯行到手休辭卻。似軒冕相逼。曲水池上。小字更書年月。還對茂林修竹。似永和節。纖纖素手如霜雪。笑把秋花插。尊前莫怪歌聲咽。又還是輕別。此去翱翔。徧上玉堂金闕。欲問再來何歲。應有華髮。傳注本卷十一。

校

傳注本調作勸金船。與子野詞合。題作和元素自撰腔。命名亦作泛金船。相識作曾識。似軒冕句作這公道難得。似永和節作永和時節。還對作如對。徧上作遍賞。毛本調同傳本。題作和元素韻自撰腔命名。餘字並同傳本。同元本。節上衍時字。從毛本刪。

朱注

紀年錄。甲寅。和元素。王案。甲寅九月。公以太常博士。權知密州軍州事。罷杭州通守任。楊繪餞別於中和堂。和韻作。案張子野有流杯堂唱和翰林主人元素自撰腔勸金船詞。當是同作。中和堂在杭州。亭或近其地。非東武之流杯亭也。

箋

盃行到手　韓愈詩。杯行到君莫停手。

永和節　王羲之蘭亭序。永和九年。歲在癸丑。暮春之初。會於會稽山陰之蘭亭。修禊事也。羣賢畢至。少長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引以爲流觴曲水。列坐其次。雖無絲竹管絃之盛。一觴一詠。亦足以暢敘幽情。

玉堂金闕　傳注。漢武帝作玉堂。於太液池南。去地二十丈。闕。門穹兩觀也。飾之以黃。故曰金闕。

附錄

彊邨叢書本張子野詞補遺。流杯堂唱和翰林主人。元素自撰腔。勸金船詞云。流泉宛轉雙開竇。帶染輕紗皺。何人暗得金船酒。擁羅綺前後。綠定見花影並照。與豔妝爭秀。行盡曲名。休更再歌楊柳。光生飛動搖瓊甃。隔障笙簫奏。須知短景歡無足。又還過清晝。翰閣遲歸來。傳騎恨留住。難久。異日鳳凰池上。爲誰思舊。案此闋與東坡作同和元素。而韻既不同。句度又復參差。豈自撰腔可隨意偷聲減字耶。附誌於此。以俟知音者考定。

南鄉子

和楊元素。時移守密州。

東武望餘杭。雲海天涯兩渺茫。何日功成名遂了。還鄉。醉笑陪公三萬場。不用訴離觴。痛飲從來別有腸。今夜送歸鐙火冷。河塘。墮淚羊公卻姓楊。傳注本卷四。

校

傳注本渺茫作杳茫。毛本題無下五字。

朱注

紀年錄。甲寅。移守密。和元素。王案。甲寅九月。楊繪再餞別於湖上作。

箋

密州 蘇轍超然臺賦序。子瞻通守餘杭。三年不得代。以轍之在濟南也。求爲東州守。既得請高密。五月乃有移知密州之命。一統志。萊州府高密縣。後魏置高密郡。治高密。北齊徙郡治東武。隋屬高密郡。唐屬密州。功成名遂 老子。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三萬場 李白詩。百年三萬六千日。一日須傾三百杯。痛飲 傳注。一說王孝伯云。名士不可須奇才。但常得無事。痛飲讀離騷。可稱名士。墮淚 晉書羊祜傳。祜爲荊州都督。卒。襄陽百姓于峴山祜平生游憩之所。建碑立廟。歲時饗祭焉。望其碑者。莫不流涕。杜預因名之爲墮淚碑。

又

和楊元素

涼簟碧紗廚。一枕淸風晝睡餘。睡聽晚衙無箇事。徐徐。讀盡牀頭幾卷書。 搔首賦歸歟。自覺功名懶更疏。若問使君才與氣。何如。占得人間一味愚。傅注本卷四。

校

傅注本題無楊字。睡聽作臥聽。箇事作一事。氣作術。毛本題作自述。餘同傅本。

箋

歸歟 論語。子在陳曰。歸與歸與。懶更疏 傅注。嵇叔夜不涉經學。性復疏嬾。孔文舉才疏意廣。卒無成功。

又

梅花詞。和楊元素。

寒雀滿疏籬。爭抱寒柯看玉蕤。忽見客來花下坐。驚飛。蹋散芳英落酒卮。 痛飲又能詩。坐客無氈醉不知。花謝酒闌春到也。離離。一點微酸已著枝。傅注本卷四。

校

毛本花謝作花盡。

朱注

案二詞題調皆同前首。似是一時唱和之作。

箋

玉蕤傅注。梅花綴樹。蕤蕤如玉。戎昱詩。一樹梅花白玉條。驚飛一句皇甫冉詩。繁蕊風驚散。輕紅鳥踏飛。無氈杜甫贈鄭虔詩。才名四十年。坐客寒無氈。

浣溪沙

自杭移密守。席上別楊元素。時重陽前一日。

縹緲危樓紫翠間。良辰樂事古難全。感時懷舊獨淒然。　璧月瓊枝空夜夜。菊花人貌自年年。不知來歲與誰看。

校

傅注本闕。元本浣溪沙有風壓輕雲一首。毛注是李後主作。刪去。毛本題作菊節別元素。古作苦。

朱注

紀年錄。甲寅。答元素。

箋

璧月瓊枝 陳書皇后傳。後主與狎客共賦新詩。互相贈答。採其尤豔麗者以爲曲詞。被以新聲。其曲有玉樹後庭花。臨春樂等。大指所歸。皆美張貴妃孔貴嬪之容色也。其略曰。璧月夜夜滿。瓊樹朝朝新。莊子。積石生樹。名曰瓊枝。其高一百二十仞。大三十圍。以琅玕爲之實。

又

白雪淸詞出坐間。愛君才器兩俱全。異鄉風景卻依然。 可恨相逢能幾日。不知重會是何年。茱萸子細更重看。

校

傅注本闕。毛本題作重九。

朱注

案韻同前首。疑同時答元素作也。

箋

白雪 宋玉對楚王問。其爲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人而已。茱萸 杜甫九日詩。明年此會知誰健。醉把茱萸子細看。

南鄉子

沈强輔雯上出犀麗玉作胡琴送元素還朝。同子野各賦一首。

裙帶石榴紅。卻水殷勤解贈儂。應許逐雞雞莫怕。相逢。一點靈心必暗通。　何處遇良工。琢刻天眞半欲空。願作龍香雙鳳撥。輕攏。長在環兒白雪胸。傅注本卷四。

校

傅注本題首有公舊序三字。犀字上有文字。於義爲長。宜據補。元本無題。此從毛本。

箋

逐雞 抱朴子。通天犀有一白理如線者。以盛米。置雞羣中。雞欲往啄米。至則獨郤。故南人名爲駭雞犀。得其角一尺以上。刻爲魚。銜以入水。水常開方三尺。可得氣息水中耳。歐陽修詩。人家嫁雞逐雞飛。靈心 李商隱詩。身無彩鳳雙飛翼。心有靈犀一點通。傅注誤作李後主詞。雙鳳 傅注。

偈妃外傳。妃子琵琶。乃寺人白季貞使蜀還所進。用邏逤檀爲之。木溫潤如玉。光耀可鑒。有金縷紅文。蹙成雙鳳。絃乃末彌訶羅國所貢綠冰蠶絲也。光瑩如貫瑟。**輕攏** 傳注。樂天琵琶行。輕攏漫撚抹復挑。**環兒** 傳注。環兒。貴妃小字玉環也。凡作樂若琴瑟類。皆置而撫弦。惟琵琶則抱以按曲。故曰。長在環兒白雪胸。

附考

鄭文焯手批東坡樂府。此詞題當分爲二。以胡琴送元素還朝爲第二題。集中朵桑子慢題序。有胡琴者。姿色尤好。三公皆一時英秀。景之秀。妓之妙。眞爲希過云云。是胡琴爲妓女可證。次闋過片所謂粉淚怨離居。卽胡琴送元素之意。定風波送元素作。亦有紅粉尊前添懊惱之句。可知胡琴爲元素所眷已。朱云。一賦胡琴。一送元素。誤甚。至犀麗玉亦妓名。詞中用典切正可證託喩其人。本集中詠姬人名字。並如是例。此作字卽結束前題。斷無詠作胡琴之理。況以玉作胡琴。更與送元素無關。詞中亘工琢刻。且云云。皆喩言麗玉之天眞。故下有顧作龍香雙鳳撥之語。益足徵命題之義。且集中謂某出妓或侍姬某。亦詞人恆例。豈可泥於琢刻等字。卽謂其切作字。不亦死於句下乎。集中雙荷葉本耘老侍兒小女。公卽以爲曲名。且詞中以荷葉貼切。尤盡清妙之致。此犀麗玉並娃字亦曲曲寫出。獨何疑乎。

又

旌旆滿江湖。詔發樓船萬舳艫。投筆將軍因笑我。迂儒。帕首腰刀是丈夫。 粉淚

怨離居。喜子垂窗報捷書。試問伏波三萬語。何如一斛明珠換綠珠。傳注本卷四。

校

傳注本元本並無題。毛本題作贈行。

朱注

案二詞一賦胡琴。一送元素。所謂各賦一首也。元素典兵。史無明文。張子野送元素詞云。浴殿詞臣亦議兵。禁中頗牧党羌平。或當時有是命。寢而未行。

箋

樓船舳艫 傳注。漢武帝征南越東甌。始置樓船將軍之號。建武時。嘗以劉隆爲樓船將軍。副馬援討交趾。漢記。舳艫千里。注。舳。船後也。艫。船前頭也。**投筆** 後漢書班超傳。超字仲升。扶風平陵人。爲人有志。不修細節。與母隨兄固至洛陽。家貧。常爲官傭書以供養。久勞苦。嘗輟業投筆嘆曰。大丈夫無他志略。猶當效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硯間乎。左右皆笑之。超曰。小子安知壯士志哉。**帕首腰刀** 韓愈送鄭尚書序。嶺南節度爲大府。其餘四府。亦各置帥。然大府帥或過其府。府帥必戎服。左握刀。右屬弓矢。帕首袴韡迎於郊。及既至。大府帥入據館。帥守若將趨拜。大府與之爲讓。至一至再。乃敢改服。以賓主見焉。**離居** 禮記檀弓。子夏曰。吾離羣而索居。亦已久矣。**喜子** 傳注。西京雜記云。蜘蛛集而百事喜。故俗以蜘蛛爲喜子。**伏波** 後漢書馬援傳。建武十七年。交阯女子徵側及女弟徵貳反。攻沒其郡。九眞日南合浦蠻夷皆應之。寇略

嶺外六十餘城。側自立爲王。於是璽書拜援伏波將軍。緣海而進。隨山刊道千餘里。斬徵側徵貳。傳首洛陽。嶠南悉平。援奏言。西于縣戶有三萬二千。遠界去庭千餘里。請分爲封溪望海二縣。許之。

綠珠 傳注。綠珠井在白水雙角山下。昔梁氏之女。有表容貌。石季倫爲交趾採訪使。以眞珠三斛買之。梁氏之居。舊井存焉。耆老傳云。汲飲此井者。生女必多美麗。閭里有識者以美色無益於時。遂以巨石塡之。爾後雖時有產或端嚴則七竅四肢多不完具。異哉。

定風波

送元素

今古風流阮步兵。平生遊宦愛東平。千里遠來還不住。歸去。空留風韻照人清。

紅粉尊前添懊惱。休道。如何留得許多情。記取明年花絮亂。看泛。西湖總是斷腸聲。傳注本卷四。

校

傳注本今作千。添作深。如何作怎生。毛本休作知。取作得。看泛五字作須看泛西湖。餘同傳本。

朱注

案張子野送元素送子瞻詞皆同此韻當在二公過湖州時作元素守杭未久即內召子野詞有詔子卷促歸語與此詞千里遠來還不住情事正合明年

花絮與子野之黃鸝相識晚又俱謂元素之去之速也

箋

阮步兵 晉書阮籍傳籍容貌瓌傑志氣宏放傲然獨得任性不羈而喜怒不形於色本有濟世志屬魏晉之際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與世事遂酣飲為常文帝輔政籍嘗從容言於帝曰籍平生曾遊東平樂其風土帝大悅即拜東平相籍乘驢到郡壞府舍屏障使內外相望法令清簡旬日而還帝引為大將軍從事中郎籍聞步兵營廚人善釀有貯酒三百斛乃求為步兵校尉遺落世事雖去佐職恆遊府內朝宴必與焉

附錄

張子野詞補遺定風波令次子瞻韻送元素內翰云浴殿詞臣亦議兵禁中頗牧黨羌平詔卷促歸難自緩溪館綵花千數酒泉清春草未青秋葉暮□去一家行色萬家情可恨黃鸝相識晚望斷湖邊亭上不聞聲又再次韻送子瞻云談辨纔疏堂上兵書船齊岸暗潮平萬乘靴袍曾好問須信文章傳口齒牙清三百寺應遊未徧□算湖山風物豈無情不獨渠丘歌叔度行路吳謠終日有餘聲

減字木蘭花

祕閣古笑林云。晉元帝生子。宴百官。賜束帛。殷羨謝曰。臣等無功受賞。帝曰。此事豈容卿有功乎。同舍每以爲笑。余過吳興。而李公擇適生子。三日會客。求歌辭。乃爲作此戲之。舉坐皆絕倒。

惟熊佳夢。釋氏老君親抱送。壯氣橫秋。未滿三朝已食牛。　犀錢玉果。利市平分沾四坐。多謝無功。此事如何著得儂。傳注本卷九。

校

傳注本題作過吳興。李公擇生子三日。會客。作此詞戲之。自祕閣古笑林至豈容卿有功乎。移作後半闋小注。減去同舍一句。易爲世說亦云四字。親作曾。著作到。毛本題及曾到二字。並同傳本。

朱注

紀年錄。甲寅作。王案。甲寅九月。訪李常於湖州作。案公擇。建昌人。

箋

李公擇　淮海集。李公擇行狀。神宗初。爲右正言。力詆新法。落職。通判滑州。歲餘。復職。知鄂州。徙知湖州。遷尚書祠部員外郎。徙知齊州。詩集施注。

公擇知湖州。東坡以杭倅來會。維熊詩小雅斯干。大人占之。維熊維羆。男子之祥。食牛尸子。虎豹之駒。雖未成文。已有食牛之氣。杜甫徐卿二子歌。徐卿二子生絕奇。感應吉夢相追隨。孔子釋氏親抱送。盡是天上麒麟兒。大兒九齡色清澈。秋水爲神玉爲骨。小兒五歲氣食牛。滿堂賓客皆回頭。犀錢謂洗兒錢。以犀角爲之者也。利市乾淳歲時記。臘月二十四日。市井迎儺。以鑼鼓徧至人家乞求利市。

河滿子

湖州寄南守馮當世

見說岷峨悽愴。旋聞江漢澄清。但覺秋來歸夢好。西南自有長城。東府三人最少。西山八國初平。莫負花溪縱賞。何妨藥市微行。試問當壚人在否。空教是處聞名。唱著子淵新曲。應須分外含情。傅注本卷八。

校

傅注本題作湖州作寄益守馮當世。毛本題作湖州作。

朱注

案宋史。熙寧六年。復熙河洮岷疊宕等州。七年。平瀘夷木征寇岷州。王韶敗降之。詞云。西山八國初平。當作於甲寅。詩集查注。馮京。字當世。江夏人。富

鄭公墒諡文簡

箋

長城 傳注唐李勣治并州十六年以威肅聞太宗嘗曰煬帝不擇人守邊勞中國築長城以備虜今我用勣守并突厥不敢南賢長城遠矣

西山八國 唐書韋皐傳皐字城武京兆萬年人貞元初代張延賞爲劍南西川節度使鑾部震服於是西山羌女訶陵南水白狗逋租弱水清遠咄霸八國酋長皆因皐請入朝乃詔皐統押近界諸鑾西山八國加雲南安撫使

東府 元經冬十月城東府薛氏傳城東府者何尚書府也自道子元顯分東府西府掌其事至劉裕因之居東府

花溪 傳注西蜀遊賞始正月上元日終四月十九日而浣花溪最爲盛集

藥市 傳注益州有藥市期以七月四遠皆集其藥物品甚衆凡三月而罷好事者多市取之

當壚 漢書司馬相如傳相如與臨邛令王吉飲富人卓王孫家相如酒酣弄琴卓氏女文君新寡竊從戶窺心悅而好之乃夜奔相如相如乃與馳歸成都家徒四壁久之相如與俱之臨邛盡賣車騎置一酒舍酤酒令文君當壚相如身著犢鼻褌與傭保雜作滌器於市王孫恥之諸公更謂王孫曰司馬長卿故倦遊雖貧而人材足依也且又令客奈何相辱如此王孫不得已分與僮僕財物文君乃與相如歸成都買田宅而爲富人矣

子淵 傳注漢王褒字子淵蜀人王襄爲益州刺史聞有俊才請與相見使褒作中和樂職宣布詩選好事者令依鹿鳴之聲習而歌之下傳而上聞宣帝召見悅之擢褒爲諫大夫使侍太子太子喜褒所爲甘泉及洞簫頌令後宮貴人左右皆誦讀之

菩薩蠻

席上和陳令舉

天憐豪俊腰金晚。故教月向松江滿。清景爲淹留。從君都占秋。　身閒惟有酒。試問遨遊首。帝夢已遙思。悤悤歸去時。傅注本卷七。

校

毛本題闕。詞闕十四字。

朱注

案本集書遊垂虹亭記。吾昔自杭移守高密。與楊元素同舟。而陳令舉張子野皆從吾過公擇於湖。遂與劉孝叔俱至松江。詞必是時作。

箋

腰金 殷芸小說。有客言志。一願爲揚州刺史。一願多貲財。一願騎鶴上昇。其一人曰。願腰纏十萬貫。騎鶴上揚州。欲兼三者。

松江 傅注。吳松江也。一統志。松江源出蘇州府之太湖。自崑山縣東南流入。經青浦縣北二十里。北接太倉州嘉定縣界。又東經上海縣北。南與黃浦江合。又東入海。曰吳松海口。

遨遊首 傅注。成都風俗。以遨遊相尚。綺羅珠翠。雜沓衢巷。所集之地。行肆畢備。須得太守一往。後方盛。士人因目太守爲遨頭云。

帝夢 尚書傳。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

鵲橋仙

七夕送陳令舉

緱山仙子。高情雲渺。不學癡牛騃女。鳳簫聲斷月明中。舉手謝時人欲去。 客槎曾犯。銀河波浪。尚帶天風海雨。相逢一醉是前緣。風雨散飄然何處。傅注本卷六。

校

毛本題作七夕。波作微。

朱注

案本集王中甫哀詞。施注原編丙辰七月五日。詩前敘云。哭中甫於密州。則令舉沒矣。又祭陳令舉文云。余與令舉別二年。而令舉沒。公以甲寅九月。與令舉訪公擇於湖州。六客之會。令舉與焉。既過松江。令舉悤悤歸去。此詞乃送之也。

箋

陳令舉 一統志。湖州府人物。陳舜俞。字令舉。烏程人。博學強記。登進士。又舉制科第一。熙寧中。知山陰縣。青苗法行。舜俞不奉令。上疏自劾。謫監

南康軍酒稅。卒。蘇軾爲文哭之。稱其學術才能。兼百人之器。

緱山仙子列仙傳。王子晉。周靈王太子也。好吹笙作鳳鳴。遊伊洛間。道士浮丘公接上山。三十餘年後。來于山上。告桓長曰。我家七月七日。待我緱氏山。至日。果乘白鶴駐山頭。望之不得到。舉手謝時人而去。 案緱氏山在今河南偃師縣南。

癡牛騃女荊楚歲時記。天河之東。有織女。天帝之子也。年年機杼勞役。織成雲錦天衣。天帝憐其獨處。許嫁河西牽牛郎。途廢織紝。天帝怒。責令歸河東。唯每年七月七日夜。渡河一會。盧仝詩。癡牛與騃女。不肯勤農桑。徒勞含淫思。夕旦遙相望。

客槎注見本卷南歌子。海上乘槎侶閔。

風雨散曹植詩。風流雲散。一別如雨。

阮郎歸

一年三過蘇。最後赴密州時。有問這回來不來。其色淒然。太守王規父嘉之。令作此詞。

一年三度過蘇臺。清尊長是開。佳人相問苦相猜。這回來不來。 情未盡。老先催。人生眞可咍。他年桃李阿誰栽。劉郎雙鬢衰。傅注本卷六。

校

元本題下注云。一本名醉桃源。傅注本題作蘇州席上作。衰作摧。毛本同傅本。

朱注

紀年錄。甲寅。起密過蘇作。王案。甲寅十月。至金閶。飲於王誨席上作。

箋

王規父　見本卷菩薩蠻玉童西逕浮丘伯闋。朱注。

蘇臺　傅注。姑蘇臺在蘇州。越絕書曰。闔閭起姑蘇臺。三年聚材。五年乃成。高可見五百里。

餘詳本卷菩薩蠻注。

咍　唐韻。咍呼來切。音瘖。說文。蚩笑也。

劉郎　本事詩。劉尚書禹錫。自屯田員外左遷朗州司馬。凡十年。始徵還。方春。作贈看花諸君子詩。曰。紫陌紅塵拂面來。無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觀裏桃千樹。盡是劉郎去後栽。其詩一出。傳於都下。有素嫉其名者。白於執政。又誣其有怨憤。他日見時宰。與坐。慰問甚厚。既辭。卽曰。近有新詩。未免爲累。奈何。不數日。出爲連州刺史。其自敘云。貞元十一年春。余爲屯田員外時。此觀未有花。是歲出牧連州。至荆南。又貶朗州司馬。居十年。詔至京師。人人皆言有道士手植仙桃滿觀。盛如紅霞。遂有前篇。以記一時之事。旋又出牧。於今十四年。始爲主客郎中。重遊玄都。蕩然無復一樹。唯兎葵燕麥。動搖於春風耳。因再題二十八字。以俟後再遊。時大和二年三月也。詩曰。百畝庭中半是苔。桃花淨盡菜花開。種桃道士歸何處。前度劉郎今又來。

醉落魄

蘇州閶門留別

蒼顏華髮。故山歸計何時決。舊交新貴音書絕。惟有佳人。猶作殷勤別。離亭欲去歌聲咽。瀟瀟細雨涼吹頰。淚珠不用羅巾裛。彈在羅衫。圖得見時說。傅注本卷九。

校

傅注本吹作生。衫作衣。毛本衫作衣。注云。一刻山谷。但故山歸計何時決。作故鄉歸路無因得。顏作頭。

朱注

案此與前調疑同時作。

箋

閶門 一統志。蘇州府。闔閭城西。閶胥二門。吳越春秋。閶門者。以象天門。通閶闔風也。闔閭欲破楚。楚在西北。故立閶門。以通天氣。復名破楚門。寰宇記云。吳城西門也。春申君改為閶門。舊交新貴 漢書。翟公云。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杜詩。厚祿故人書斷絕。恆飢稚子色淒涼。

菩薩蠻

潤州和元素

玉笙不受珠脣暖。離聲淒咽胸填滿。遺恨幾千秋。心留人不留。　他年京國酒。墮淚攀枯柳。莫唱短因緣。長安遠似天。傅注本卷七。

校

傅注本秋作愁。誤。心作恩。墮作泫。毛本題作感舊。心。墮二字同傅本。

朱注

紀年錄。甲寅。和元素。

箋

潤州　見本卷少年游去年相送闋題注。

玉笙　李商隱詩。悵望銀河吹玉笙。傅注。陸翠笙詩。響合絳脣吹。

攀柳　晉書桓溫傳。溫自江陵北伐。行經金城。見少爲琅邪時所種柳。皆已十圍。慨然曰。木猶如此。人何以堪。攀枝執條。泫然流涕。

短因緣　太平廣記。鮑生者。有妾二人。遇外弟韋生有良馬。鮑出妾爲酒勸韋。韋請以馬換妾。鮑許以抱胡琴者。仍命歌以送韋酒。既而妾又歌以送鮑酒。歌曰。風颭荷珠難暫圓。多生信有短因緣。西樓今夜三更月。還照離人泣斷絃。

長安遠　注見本卷江城子。翠蛾羞黛怯人看闋。

減字木蘭花

贈潤守許仲塗。且以鄭容落籍。高瑩從良爲句首。

鄭莊好容。容我尊前先墮幘。落筆生風。籍籍聲名不負公。 高山白早。瑩骨冰膚那解老。從此南徐。良夜清風月滿湖。傅注本卷九。

校

傅注本清風作風清。東皋雜錄引此詞尊作樽。冰膚作柔肌。清風作風清。毛本題作自錢塘被召林子中作郡守有會。坐中營妓出牒。鄭容求落籍。高瑩求從良。子中呈東坡。東坡索筆爲減字木蘭花書牒後。時用鄭容落籍。高瑩從良八字於句端也。兼贈潤守許仲塗。

朱注

紀年錄。甲寅作。詩集查注。許遵。字仲塗。泗州人。神宗朝。以大理寺請知潤州。

箋

鄭莊 傅注。鄭當時字莊。爲漢太子舍人。每五日洗沐。常置驛馬長安諸郊。請謝賓客。夜以繼日。至明旦。常恐不徧。 墮幘 晉書庾峻傳。峻子敳。字子嵩。爲陳留相。參東海王越太傅軍事。有重名。爲搢紳所推。而聚斂積實。談者譏之。時劉輿見任於越。人士多爲所構。惟敳縱心事外。無迹可間。後以其性儉家富。說越令就換錢千萬。冀其有吝。因此可乘。越於衆坐中問於敳。而敳乃頹然已醉。幘墮机上。以頭就穿取。徐答曰。下官家有二千萬。隨公所

取矣。與於是乃服。越甚悅。因曰。不可以小人之慮。度君子之心。落筆生風杜甫詩。筆落驚風雨。李白詩。搖筆起風霜。籍籍李白詩。高名動京師。天下皆籍籍。高山白早劉禹錫詩。雪裏高山頭白早。瑩骨冰膚宋玉神女賦。溫乎如瑩。莊子逍遙遊。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淖約若處子。南徐傳注。南徐。潤州也。晉元帝渡江。而淮北之地。皆陷於胡。後幽。冀。青。幷。兗。徐。之流人。相率過江。帝幷僑立諸縣。以司牧之。各仍其舊號。而為南北之別矣。今潤州。乃南徐之地。良夜傳注。鬼仙詩。明月清風。良宵會同。

附考

東皐雜錄。東坡自錢塘被召。過京口。林子中作郡守。有宴會。座中營妓出牒。鄭容求落籍。高瑩求從良。子中命呈牒東坡。坡索筆題減字木蘭花於牒後云云。暗用鄭容落籍高瑩從良八字於句端也。一作潤守許仲遠。案聚蘭集作許仲塗。毛本題從此出。

南歌子

別潤守許仲塗

欲執河梁手。還升月旦堂。酒闌人散月侵廊。北客明朝歸去雁南翔。　窈窕高明玉。風流鄭季莊。一時分散水雲鄉。惟有落花芳草斷人腸。傳注本卷五。

校

毛本題潤守作潤州。

朱注

案此詞仍賦高鄭事。因類編之。

箋

河梁 李陵詩。攜手上河梁。遊子暮何之。 月旦 後漢書許劭傳。劭字子將。汝南平輿人。與從兄靖俱有高名。好共覈論鄉黨人物。每月輒更其品題。故汝南俗有月旦評焉。 窈窕二句 傳注。高明玉。瑩也。鄭季莊。容也。高瑩。鄭容。皆南徐之名妓。 水雲鄉 傳注。江南地卑濕。而多沮澤。故謂之水雲鄉。亦謂之水國。

采桑子

潤州甘露寺多景樓。天下之殊景也。甲寅仲冬。余同孫巨源王正仲參會於此。有胡琴者姿色尤好。三公皆一時英秀。景之秀。妓之妙。眞爲希遇。飲闌。巨源請於余曰。殘霞晚照。非奇才不盡。余作此詞。

多情多感仍多病。多景樓中。尊酒相逢。樂事回頭一笑空。 停杯且聽琵琶語。細

撚輕攏。醉臉春融。斜照江天一抹紅。傅注本卷十二。

校

傅注本題作潤州多景樓與孫巨源相遇。毛本同傅本。惟多作東。

朱注

紀年錄。甲寅。多景樓與孫巨源相遇作。詩集王注。圖經。甘露寺在北固山。唐寶曆中。李德裕建。時甘露降此山。因以名之。又施注。孫巨源名洙。廣陵人。在諫院時。王介甫行新法。巨源心知不可。懇乞補外。知海州。又王文誥注。公至揚州。與李公擇書云。塗中與完夫。正仲。巨源相會。所至輒作數劇飲笑樂。人生如此有幾。胡完夫坐封還李定詞頭落職。家在晉陵。王存字正仲。潤州人。官左右史正言知制誥。是時以事至家也。王注查注脫去完夫。今補載。案完夫爲胡宗愈字。題云三公。皆一時英秀。蓋指王孫與胡也。

箋

多景樓 詩集查注。京口志。甘露寺有多景樓。中刻東坡熙甯甲寅與孫巨源望會此賦采桑子詞。碑石今尚存。清一統志。多景樓在今江蘇北固山甘露寺內。北面大江。頗據形勢。始建於宋郡守陳天麟。即唐臨江亭故址。

飲酒相逢 韓愈詩。尊酒相逢十載前。君爲壯夫我少年。

琵琶語 白居易琵琶行。今夜聞君琵琶語。

細撚輕攏 注見本卷南鄉子。裙帶石榴紅闋。

附考

詩集馮注引楊元素云孫洙巨源王存正仲與東坡同遊多景樓京師官妓皆在而胡琴者姿伎尤妙三公皆一時英彥境之勝客之秀伎之妙眞爲希遇酒闌巨源請於東坡曰殘霞晚照非奇詞不盡遂作采桑子所謂多情多感仍多病多景樓中是也又傅氏注坡詞引本事集云潤州甘露寺多景樓天下之殊景甲寅仲冬蘇子瞻孫巨源王正仲參會於此有胡琴者妾色尤好三公皆一時英秀景之秀妓之妙眞爲希遇飲闌巨源請于子瞻曰殘霞晚照非奇才不盡子瞻作此詞案二說同出一源雖字句頗有參差然味其語意必皆元素紀錄之詞而王文誥注以三公爲不可解遽引胡完仲以足之殊爲可笑元本如此標題疑亦旁注混入或他人引本事集爲之彊邨本亦沿其謬愚意此詞題自當從傳注本爲妥

更漏子

送孫巨源

水涵空。山照市。西漢二疏鄉里。新白髮。舊黃金。故人恩義深。海東頭。山盡處。自古客槎來去。槎有信。赴秋期。使君行不歸。傳注本卷十二

朱注

紀年錄甲寅送巨源作王案甲寅十月作

箋

二疏 漢書疏廣傳。疏廣疏受。東海人。廣爲太子太傅。受爲少傅。並乞骸骨歸。鄉里。宣帝賜黃金二十斤。太子贈五十斤。公卿大夫故人邑子設祖道。供帳東都門外。觀者皆曰。賢哉二大夫。既歸鄉里。日與故舊賓客相與飲樂。問其家金餘有幾所。趣賣以共具。曰。此廣聖主所以惠養老臣也。於是鄉黨族人悅服焉。 客槎 注見本卷南歌子海上乘槎侶闋。

醉落魄

席上呈楊元素

分攜如昨。人生到處萍飄泊。偶然相聚還離索。多病多愁。須信從來錯。 尊前一笑休辭卻。天涯同是傷淪落。故山猶負平生約。西望峨嵋。長羨歸飛鶴。 傅注本卷九。

校

傅注本題無楊字。

朱注

紀年錄。甲寅。離京口。呈元素作。

箋

萍飄　杜甫詩。浩蕩逐浮萍。傅注。萍無根。逐流而已。豈復有定居。　離索　注見本卷南鄉子旌旆滿江湖闋。　淪落　白居易琵琶行。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　歸飛鶴　搜神後記。丁令威學道於靈虛山。後化鶴歸遼。集華表柱云。有鳥有鳥丁令威。去家千年今始歸。城郭如故人民非。何不學仙塚纍纍。杜甫詩。歸羨遼東鶴。傅注。韓溉詠鶴詩。王孫若問歸飛處。萬里秋風是故鄉。

浣溪沙

贈陳海州。陳嘗爲眉令。有聲。

長記鳴琴子賤堂。朱顏綠髮映垂楊。如今秋鬢數莖霜。　聚散交遊如夢寐。升沈閒事莫思量。仲卿終不忘桐鄉。

校

傅注本闕。毛本題作憶舊。忘作遊。

朱注

案詩集。甲寅十月。次韻陳海州書懷詩。酒醒卻憶兒童事。長恨雙鳧去莫攀。自注。陳嘗令鄉邑。詞當是同時作。

箋

嗚琴 說苑，子賤宰單父，鳴琴而治。巫馬期亦宰單父，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處，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 朱顏 宋玉招魂，美人既醉，朱顏酡些。

桐鄉 在今安徽桐城縣北，春秋桐國地。漢書循吏傳，朱邑字仲卿，廬江舒人。少時爲舒桐鄉嗇夫，廉平不苛，以愛利爲行，未嘗笞辱人，存問耆老孤寡，過之有恩，所部吏民愛敬焉。後官至大司農，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故爲桐鄉吏，其民愛我，必葬我桐鄉，後世子孫奉嘗我，不如桐鄉民。及死，其子葬之桐鄉西郭外，民果然共爲邑起冢立祠，歲時祠祭，至今不絕。

沁園春

赴密州。早行。馬上寄子由。

孤館鐙青。野店雞號。旅枕夢殘。漸月華收練。晨霜耿耿。雲山摛錦。朝露團團。世路無窮。勞生有限。似此區區長鮮歡。微吟罷。凭征鞍。無語。往事千端。　當時共客長安。似二陸初來俱少年。有筆頭千字。胸中萬卷。致君堯舜。此事何難。用舍由時。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閒處看。身長健。但優游卒歲。且鬬尊前。傳注本卷十一。

校

傳注本前半闕殘。毛本無題。園園作溥溥。

朱注

紀年錄。甲寅十月作。王案。公時由海州赴密。不復繞道至齊。一覯子由。故其詞如此耳。

箋

子由 宋史蘇轍傳。轍字子由。年十九。與兄軾同登進士科。熙寧五年。授齊州掌書記。又三年。改著作佐郎。後以大中大夫致仕。築室於許。號潁濱遺老。自作傳。萬餘言。不復與人相見。終日默坐。如是者幾十年。政和二年卒。年七十四。追復端明殿學士。淳熙中。謚文定。轍性沈靜簡潔。爲文汪洋澹泊。似其爲人。不願人知之。而秀傑之氣。終不可掩。其高處殆與兄軾相迫。所著詩傳。春秋傳。古史。老子解。欒城文集。並行於世。

野店雞號 溫庭筠商山早行詩。雞聲茅店月。人跡板橋霜。

耿耿 小明也。謝朓詩。秋河曙耿耿。

溥溥 露多貌。詩經。野有蔓草。零露溥兮。

世路二句 杜甫詩。莫思身外無窮事。且盡生前有限杯。

二陸 晉書陸機傳。機字士衡。吳郡人。抗子。少有異才。文章冠世。抗卒。領父兵。爲牙門將。年二十而吳滅。太康末。與弟雲俱入洛。造太常張華。華素重其名。如舊相識。曰。伐吳之役。利獲二俊。雲字士龍。六歲能屬文。性清正。有才理。少與機齊名。雖文章不及機。而持論過之。號曰二陸。年十六。吳平。入洛。機初詣張華。華問雲何在。機曰。雲有笑疾。未敢自見。俄而雲至。華爲人多姿制。又好帛繩纏鬚。雲見而大笑。不能自已。

萬卷 杜甫詩。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

致君 孟子。伊尹曰。吾安能使是君爲堯舜之君哉。杜甫詩。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

用舍

二句 論語。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 優游二句 杜家語。優哉游哉。聊以卒歲。杜牧詩。且鬭尊前見在身。

附考

遺山文集。東坡樂府集選引。絳人孫安常注坡詞。參以汝南文伯起小雪堂詩話。删去他人所作無愁可解之類五十六首。其所是正。亦無慮數十百處。坡詞遂爲完本。不可謂無功。然尚有可論者。如古岸開青葑。南柯子以末後二句倒入前篇。此等猶爲未盡。然特其小小者耳。就中野店雞號一篇。極害義理。不知誰所作。世人誤爲東坡。而小說家又以神宗之言實之。云神宗聞此詞。不能平。乃貶坡黃州。且言蘇某閒處袖手。看朕與王安石治天下。安常不能辨。復收之集中。如當時共客長安。似二陸初來俱少年。有胸中萬卷。筆頭千字。致君堯舜。此事何難。用舍由時。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閒處看之句。其鄙俚淺近。叫呼衒鬻。殆市駔之雄。醉飽而後發之。雖魯直家婢僕。且羞道。而謂東坡作者。誤矣。又前人詩文。有一句或一二字異同。蓋傳寫之久。不無訛謬。或是落筆之後。隨有改定。而安常一切以別本爲是。是亦好奇尚異之蔽也。就孫集錄取七十五首。遇語句兩出者。擇而從之。自餘玉龜山一篇。予謂非東坡不能作。孫以爲古詞。删去之。當自有所據。姑存卷末。以俟更攷。丙申九月朔。書于陽平之寓居之東齋。元某引。

永遇樂

孫巨源以八月十五日離海州。坐別於景疏樓上。既而與余會於潤州。至楚州乃別。余以十一月十五日至海州。與太守會於景疏樓上。作此詞以

寄巨源。

長憶別時。景疏樓上。明月如水。美酒清歌。留連不住。月隨人千里。別來三度。孤光又滿。冷落共誰同醉。捲珠簾凄然顧影。共伊到明無寐。　今朝有客。來從濉上。能道使君深意。憑仗清淮。分明到海中有相思淚。而今何在。西垣清禁。夜永露華侵被。此時看囘廊曉月。也應暗記。傳注本卷七。

校

傳注本題首有公自序云四字。上作下。濉作淮。毛本題作寄孫巨源。露作雲。餘同傳本作。

朱注

紀年錄。甲寅。海州寄巨源作。詩集施注。東坡與巨源既別於海州景疏樓。後登此樓。懷巨源作。王案。此詞有別來三度。孤光又滿。乃與巨源相別三月。而客至東武。爲道巨源寄語。故作此詞。時巨源以同修起居注。知制誥召還。計其必已自淮入京。故又有而今何在。西垣清禁。及此時看迴廊曉月等句。道其鎖宿之情事也。此詞作於乙卯正月。確不可易。案詞敍稱巨源八月十五日坐別樓上。則詞中別來三度。乃謂巨源之別海州。歷九月十月至公至之十一月十五日。恰爲三度。非公與別三月也。仍從紀年錄編甲寅。名勝志。景疏樓在海州治東北。石刻云。宋葉祖洽慕二疏之賢而建。疏廣。疏受。皆

東海人也。本集次韻孫巨源詩。高才晚歲終難進。勇退常年正急流。不獨二疏爲可羨。他時當有景疏樓。自注。巨源近離東海。郡有景疏樓。

箋

海州 元和郡縣志。海州。春秋魯之東鄙。秦分薛郡爲郯郡。漢改郯爲東海郡。武德四年。改海州。元豐九域志。淮南東路海州。治朐山縣。東南至漣水軍三百四十里。北至密州四百五十里。**景疏樓** 傅注。今東武有景疏樓。有景慕之意也。二疏。東海人。案此亦以是詞爲在密州作。故臆說東武有景疏樓耳。**明月如水** 杜甫詩。江月光於水。**月隨人千里** 鮑照月詩。三五二八時。千里與君同。**別來三度** 詩集。次韻孫巨源寄漣水李盛二著作幷見寄五絕。自注云。昔與巨源。劉貢父。孫莘老相遇於山陽。自爾契闊。惟巨源近者復相遇於京口。詳朱注。**西垣** 傅注。中書省謂之西掖。劉楨詩。誰謂相去遠。隔此西掖垣。拘限清切禁。中情無由宣。**露華** 李白清平調。春風拂檻露華濃。**灘上** 括地志。灘水首受浚儀縣浪蕩渠水。東經臨淮縣入泗。

減字木蘭花

空牀響琢。花上春禽冰上雹。醉夢尊前。驚起湖風入坐寒。　轉關鑊索。春水流絃霜入撥。月墮更闌。更請宮高奏獨彈。

校

傳注本毛本俱無。

朱注

本集公與蔡景繁書。朐山臨海石室。信如所諭。某嘗攜家一遊。時家有胡琴婢。就室中作濩索涼州。凜然有冰車鐵馬之聲。案公於甲寅十一月至海州。是詞疑賦胡琴婢事。

箋

轉關濩索 石湖詩集。復作韻記昨日坐中劇談及趙家琵琶之妙。呈王正之提刑二絕。自注云。正之云。轉關六么。濩索梁州。歷弦薄媚。醉吟商胡渭州。此四曲。承平時專入琵琶。今不復有能傳者。白石道人歌曲。醉吟商小品序。石湖老人謂予曰。琵琶有四曲。今不傳矣。曰濩索梁州。轉關綠腰。醉吟商胡渭州。歷弦薄媚也。故陶孫詩話。樂譜琵琶曲。有轉關六么。取其聲調諧婉。又有濩索梁州。謂其音節閒繁。

春水流絃 白居易琵琶行。間關鶯語花底滑。幽咽流泉水下灘。

乙卯 年譜。熙甯八年乙卯。先生年四十。到密州任。有後杞菊賦。其敘云。予仕宦十有九年。家日益貧。移守膠西。而齋廚索然。案先生丁酉年登第。至是恰十九年矣。

蝶戀花

密州上元

燈火錢塘三五夜。明月如霜。照見人如畫。帳底吹笙香吐麝。更無一點塵隨馬。寂寞山城人老也。擊鼓吹簫。卻入農桑社。火冷燈稀霜露下。昏昏雪意雲垂野。

校

傅注本闕。毛本更無句作此般風味應無價。卻作乍。稀作希。

朱注

紀年錄。乙卯作。王案。乙卯正月十五日作。

箋

上元 白六帖。正月十五日爲上元。 香吐麝 說文。麝如小麋。臍有香。一名射父。劉遵詩。腕動香飄麝。 塵隨馬 蘇味道詩。暗塵隨馬去。 擊鼓二句 謂社祭也。周禮。以靈鼓致社祭。

江城子

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記夢

十年生死兩茫茫。不思量。自難忘。千里孤墳無處話淒涼。縱使相逢應不識。塵滿面。鬢如霜。　夜來幽夢忽還鄉。小軒窗。正梳妝。相顧無言。惟有淚千行。料得年年腸斷處。明月夜。短松岡。

校

傳注本闕。毛本無題。

朱注

紀年錄。乙卯作。王案。詞注謂公悼亡之作。攷通義君卒於治平二年乙巳。至是熙甯八月乙卯。正十年也。本集亡妻王氏墓誌銘。治平二年五月丁亥。趙郡蘇軾之妻卒於京師。其明年六月壬子。葬於眉之東北彭山縣安鎮鄉可龍里。先君先夫人墓之西北。

雨中花慢

初至密州。以累年旱蝗。齋素累月。方春牡丹盛開。遂不獲一賞。至九月。忽開千葉一朵。雨中特爲置酒。遂作。

今歲花時深院。盡日東風。輕颺茶煙。但有綠苔芳草。柳絮榆錢。聞道城西長廊古

寺。甲第名園。有國豔帶酒。天香染袂。爲我留連。　清明過了。殘紅無處。對此淚灑尊前。秋向晚一枝何事。向我依然。高會聊追短景。清商不假餘妍。不如留取。十分春態。付與明年。傅注本卷十一。

校

傅注本題存詞調。調名無慢字。題首有公字。題末有此詞二字。元本調名亦脫慢字。假誤作暇。從毛本。　毛本題作初至密州以旱蝗。齋素者累月。方春牡丹盛開。不獲一賞。至九月。忽開千葉一朶。雨中爲置酒作。輕颺作蕩漾。

朱注

紀年錄。乙卯九月作。

箋

累年旱蝗　詩槀查注。水經注。扶淇之水。出西南常山。本集記略云。山不甚高大。而下臨城中。如在山上。歲旱禱雨茲山。未嘗不應。蓋有常德者。故謂之常山。熙甯八年。春夏旱。再禱焉。皆應如響。乃新其廟。熙甯九年七月。詔封常山神爲潤民侯。

柳絮榆錢　杜甫詩。不分桃花紅勝錦。生憎柳絮白于綿。施肩吾詩。風吹榆錢落如雨。繞林繞屋來不住。先生次韻田國博部夫南京見寄詩。深紅落盡東風惡。柳絮榆錢不當春。

古寺　詩集

玉盤盂小序。東武舊俗。每歲四月。大會於南禪資福兩寺。以芍藥供佛。而今歲最盛。凡七千餘朶。皆重跗累萼。繁麗豐碩。中有白花。正圓如覆盂。其下十餘葉稍大。承之如盤。姿格絕異。獨出於七千朶之上云。得之於城北蘇氏園中。周宰相莒公之別業也。據此。知此詞所稱城西古寺。南禪資福。必居其一。

甲第 漢書。列侯居邑。皆賜大第室。注云。有甲乙次第。故曰甲第。國豔天香 松窗雜錄。明皇內殿賞牡丹。問侍臣。牡丹詩誰爲首。奏云。李正封詩曰。國色朝酣酒。天香夜染衣。清商 魏文帝燕歌行。援琴鳴絃發清商。短歌微吟不能長。文選注引宋玉笛賦。吟清商。追流徵。

江城子

密州出獵

老夫聊發少年狂。左牽黃。右擎蒼。錦帽貂裘千騎卷平岡。爲報傾城隨太守。親射虎。看孫郎。　酒酣胸膽尙開張。鬢微霜。又何妨。持節雲中何日遣馮唐。會挽雕弓如滿月。西北望。射天狼。傅注本卷六。

校

毛本題作獵詞。

朱注

紀年錄。乙卯冬。祭常山回。與同官習射。放鷹作。

箋

牽黃擎蒼　傳注。黃。黃狗也。蒼。蒼鷹也。梁書張克傳。克字延符。吳郡人。父緒有名前代。克少時不持操行。好逸游。緒嘗請假還吳。始入西郭。值克出獵。左手臂鷹。右手牽狗。遇緒船至。便放紲脫韝。拜於水次。緒曰。一身兩役。無乃勞乎。克跪對曰。克聞三十而立。今二十九矣。請至來歲而敬易之。

錦帽貂裘　傳注。錦帽。錦蒙帽也。貂裘。貂鼠裘也。李白。繡衣貂裘明白雪。古者諸侯千乘。今太守古諸侯也。故出擁千騎。

傾城　漢書外戚傳。李延年性知音。善歌舞。武帝愛之。每為新聲變曲。聞者莫不感動。延年侍上起舞。歌曰。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寧不知傾城與傾國。佳人難再得。上歎息。以為世無其人。平陽主因言延年有女弟。上乃召見之。實妙麗善舞。由是得幸。

孫郎　三國志吳志。二十三年十月。權將如吳。親乘馬射虎於庱亭。馬為虎所傷。權投以雙戟。虎卻廢。常從張世擊以戈。獲之。

鬢霜　王禹偁老將詩。歸來兩鬢霜。

馮唐　漢書馮唐傳。唐事文帝。帝曰。公何以言吾不能用頗牧也。唐對曰。今臣竊聞魏尚為雲中守。軍市租盡以給士卒。出私養錢。五日壹殺牛。以饗賓客軍吏舍人。是以雲匈奴遠避。不近雲中之塞。虜嘗一入。尚帥車騎擊之。所殺甚衆。夫士卒盡家人子。起田中從軍。安知尺籍伍符。終日力戰。斬首捕虜。上功莫府。一言不相應。文吏以法繩之。其賞不行。吏奉法必用。愚以為陛下法太明。賞太輕。罰太重。且雲中守尚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罰作之。繇此言之。陛下雖得李牧。不能用也。臣誠愚。觸忌諱。死罪。文帝說。是日令唐持節赦魏尚。復以為雲中守。而拜唐為車騎都尉。

天狼　楚辭九歌東君。舉長矢兮

射天狼。王逸注。天狼。星名。以喩貪殘。晉書天文志。狼一星在東井南。爲野將。主侵掠。

附錄

詩集祭常山回小獵一首云。青蓋前頭點皁旗。黃茅岡下出長圍。弄風驕馬跑空立。趁兎蒼鷹掠地飛。回望白雲生翠巘。歸來紅葉滿征衣。聖明若用西涼簿。白羽猶能效一揮。

水龍吟

贈趙晦之吹笛侍兒

楚山修竹如雲。異材秀出千林表。龍鬚半翦。鳳膺微漲。玉肌勻繞。木落淮南。雨晴雲夢。月明風嫋。自中郎不見。桓伊去後。知孤負。秋多少。　聞道嶺南太守後堂深綠珠嬌小。綺窗學弄。梁州初徧。霓裳未了。嚼徵含宮。泛商流羽。一聲雲杪。爲使君洗盡蠻風瘴雨。作霜天曉。傅注本卷一。

校

傅注本題作詠笛村。公舊序云。時太守閭邱公顯已致仕。居姑蘇。後房懿卿者。甚有才色。因賦此詞云。贈趙晦之。嫋作裊。孤作辜。毛本題作嶺南太守

閭邱公顯致仕居姑蘇東坡每過必留連嘗言過姑蘇不遊虎丘不謁閭丘乃二欠事其重之如此一日出其後房佐酒有懿卿者甚有才色善吹笛因

作水龍吟贈之案此說出鶴林玉露貴耳錄引此詞桓伊作將軍梁州初遍作涼州初試

朱注

紀年錄乙卯作案晦之名廸

箋

楚山 傅注今蘄州笛村故楚地也 **龍鬚三句** 傅注笛製取良簳通洞之若於首頸處則存一節節間留纖枝剪而東之節以下若臂處則微漲而全體皆要勻淨若漢書所謂生其竅厚均者斷兩節間而吹之審如是然後可製故能遠可通靈達微近可以寫情暢神謂之龍鬚鳳臂玉肌皆取其美好之名也 **木落三句** 傅注善吹笛者必侯氣肅天清風微月亮聊作一二弄逸臻其妙漢書諸侯王年表北界淮瀕略衡廬爲淮南初學記淮南道者禹貢揚州之域又得荊州之東界自淮以南略江而西盡其地也曹植與吳質書伐雲夢之竹以爲笛周禮職方氏荊州其澤藪曰雲瞢瞢模紅切與夢同一統志雲夢澤在天門縣西寰宇記竟陵城西大澤即古雲夢 **中郎** 傅注蔡邕初避難江南宿於柯亭之館以竹爲椽邕仰而眄之曰此良材也取以爲笛奇聲獨絕歷代傳之至於今邕嘗爲中郎將案後漢書注引張騭文士傳曰邕告吳人曰吾昔嘗經會稽高遷亭見屋椽竹東間第十六可以爲笛取用果有異聲伏滔長笛賦序云柯亭之觀以竹爲椽邕取爲笛奇聲獨絕也與傳異注微異傅或別有所本 **桓伊**

注見本卷昭君怨。誰作桓伊三弄闋。綠珠傳注。綠珠。石崇家妓名也。素善吹笛。餘詳本卷南鄉子注。梁州二句傳注。楊妃外傳。梁州。乃開元間西涼州所獻之曲也。其詞則貴妃爲之。天寶初。羅公遠侍明皇中秋宴。公遠奏曰。陛下能從臣月宮遊乎。命取桂枝杖。向空擲之。爲大橋。色如白金。上同行數十里。至大城闕。公遠曰。此月宮也。仙女數百。素衣飄然。舞於廣庭。中上問。此爲何曲。曰。霓裳羽衣曲也。上密記其聲節。及回。即喻伶人象其音調。製爲霓裳羽衣之曲。初遍者。今樂府諸大曲。凡數十解。於擷前則有排遍。擷後則有延遍。此謂之初遍。豈非排遍之首謂乎。　案傳說與碧雞漫志所言微異。又今本太眞外傳。無梁州詞乃貴妃所作之說。嚼徵二句宋玉對楚王問。引商刻羽。雜以流徵。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人。雲杪傳注。諸樂器中。唯笛有穿雲裂石之聲。霜天曉曲名有霜天曉角。

附考

貴耳錄。東坡水龍吟詠笛詞。傳有八字論。楚山修竹如雲。異材秀出千林表。此笛之質也。龍鬚半翦。鳳膺微漲。玉肌勻繞。此笛之狀也。木落淮南。雨晴雲夢。月明風嫋。此笛之時也。自中郎不見。將軍去後。知孤負秋多少。此笛之事也。聞道嶺南太守。後堂深。綠珠嬌小。此笛之人也。綺窗學弄。涼州初試。霓裳未了。此笛之曲也。嚼徵含宮。泛商流羽。一聲雲杪。此笛之音也。爲使君洗盡蠻煙瘴雨。作霜天曉。此笛之功也。嚼徵。含宮。泛商。流羽。五音已用其四。唯少一角字。末句作霜天曉。歇後一角字。

減字木蘭花

送東武令趙昶失官歸海州

賢哉令尹。三仕已之無喜慍。我獨何人。猶把虛名玷搢紳。　不如歸去。二頃良田無覓處。歸去來兮。待有良田是幾時。傅注本卷九。

校

傅注本趙昶作趙晦之。餘同元本。毛本題作送東武令趙晦之。

朱注

紀年錄。乙卯作。

箋

海州　見本卷永遇樂。長憶別時闋題注。

令尹　論語。令尹子文三仕爲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慍色。

搢紳　傅注。搢。笏。紳。大帶也。搢或作縉。

二頃田　史記。蘇秦曰。使我有洛陽負郭田二頃。吾豈能佩六國相印乎。

歸去來兮　晉陶潛爲彭澤令。解印去縣。乃賦歸去來辭。

丙辰　年譜。熙寧九年丙辰。先生年四十一。在密州任。

蝶戀花

微雪。客有善吹笛擊鼓者。方酣中。有人送苦寒詩求和。遂以此答之。

簾外東風交雨霰。簾裏佳人笑語如鶯燕。深惜今年正月暖。鐙光酒色搖金琖。摻鼓漁陽撾未徧。舞褪瓊釵。汗溼香羅輭。今夜何人吟古怨。淸詩未了冰生硯。傳注本卷六。

校

傳注本存目闕詞。毛本題作密州冬夜文安國席上作。了作就。

朱注

王案。丙辰春夜。文勛席上作。又曰。正月。還祠部員外郎。案王說據毛本題也。後一首類編。

箋

雨霰 詩小雅頍弁。如彼雨雪。先集維霰。

摻鼓漁陽 後漢書禰衡傳。曹操聞衡善擊鼓。乃召爲鼓史。因大會賓客。閱試音節。諸史過者。令脫其故衣。更著岑牟單絞之服。次至衡。衡方爲漁陽摻撾。蹀躞而前。容態有異。聲節悲壯。聽者莫不慷慨。注。撾。擊鼓杖也。摻撾。擊鼓之法。

滿江紅

正月十三日。雪中送文安國還朝。

天豈無情。天也解多情留客。春向暖。朝來底事。尙飄輕雪。君遇時來紆組綬。我應老去尋泉石。恐異時杯酒。復相思。雲山隔。　浮世事。俱難必。人縱健。頭應白。何辭更一醉。此歡難覓。不用向佳人訴離恨。淚珠先已凝雙睫。但莫遣新燕卻來時。音書絕。傅注本卷二。

校

傅注本題奪三字。遇時作過春。先誤光。毛本題文作姜。遇時作過春。老作歸。尋作耽。復作忽。不用作欲。遣作追。

朱注

案詩集。丙辰。有立春日病中邀安國仍請率禹功同來詩二首。詞疑作於是時。詩集合注。東坡全集。有文安國席上作蝶戀花詞。郎廬江文勛也。倪濤六藝之一錄。載書史會要云。助官太府寺丞。工篆書。

箋

組綬　說文。組。綬屬。其小者以爲冕纓。急就篇注。綬。受也。所以承受印環也。亦謂之璲。後漢輿服志。韍佩旣廢。秦乃以采組連結於璲。光明章表。轉相

結受。故謂之綬。新燕傳注。燕子以秋分去。春分至。江文通詩。袖中有短詩。願寄雙飛燕。

殢人嬌

戲邦直

別駕來時。鐙火熒煌無數。向青瑣隙中偷覷。元來便是。共彩鸞仙侶。方見了管須低聲說與。百子流蘇。千枝寶炬。人閒有洞房煙霧。春來何事。故抛人別處。坐望斷樓中遠山歸路。傳注本卷八。

校

傳注本奪熒煌二字。毛本次句作滿城鐙火無數。

朱注

案詩集丙辰春有和邦直詩。施注。邦直名清臣。魏人。居高密時。以京東提刑按部至密也。又次韻李邦直感舊詩注。感舊詩有入夢還鄉之感。東坡又爲長短句云。誰教幽夢裏。插他花。亦此意也。

箋

邦直 詩集施注李邦直名清臣魏人七歲知誦書日數千言韓忠獻公聞其名妻以兄子舉進士應材識兼茂科歐陽公壯其文廷對策入等名聲籍甚以知太常禮院從韓絳使陝西坐貶出通判海州還故官提點京東刑獄召爲兩朝國史編修官同修起居注知制誥拜吏部尚書擢尚書左丞哲宗立以資政殿學士出守三郡徽宗立入爲門下侍郎出知大名府年七十一薨邦直早以詞藻受知人主爲文簡重宏放然志於利祿謀國無公心一意欲取宰相故操持悖謬竟不如願以死後追治其罪貶雷州司戶邦直居高密時以京東提刑行部至密也東坡晚年瘴海僅得生還推原禍本實自邦直發之

別駕 傳注晉庾亮云別駕任居刺史之半安可非其人

青瑣 傳注漢武故事西王母嘗見帝於承華殿東方朔從青瑣窺之青瑣謂青瑣總圖耳漢書注青瑣者刻爲連瑣文而青塗之

綵鸞 傳注傳奇集大和末有書生文簫遊鍾陵因中秋許仙君上昇日吳蜀楚越士女駢集生亦往焉忽遇一姝風韻出塵吟詩曰若能相伴陟仙壇應得文簫駕綵鸞自有繡襦并甲帳瓊臺不怕雪霜寒生曰吾姓名其兆乎此必神仙之儔侶也夜四鼓與三四輩獨秉燭登山生潛躡其後姝覺回首曰豈非文簫耶至絕頂乃知其爲女仙矣綵鸞與生有夙契遂同歸鍾陵僅十載後至會昌間途入越王山各乘一虎登仙而去

流蘇 傳注倦遊錄流蘇者乃盤線繪繡之球五色錯爲之同心而下垂者是也今此謂流蘇者乃百子帳之流蘇也蓋昔人以流蘇繫帳之四隅爲飾耳

寶炬 傳注江淹鐙賦雙流百枝蠟帳充庭李賀詩蜜炬千枝爛

望江南

超然臺作

春未老。風細柳斜斜。試上超然臺上看。半壕春水一城花。煙雨暗千家。　寒食後。酒醒。卻咨嗟。休對故人思故國。且將新火試新茶。詩酒趁年華。傅注本卷十二。

校

毛本無題。

朱注

紀年錄。乙卯。於超然臺作望江南。案公於甲寅十一月。至密州任。超然臺記謂。移守膠西。處之期年。圃之北。因城以爲臺者。舊矣。稍葺而新之。時相與登覽。放意肆志焉。詞作於春。當屬丙辰。後一首疑同時作。以類附焉。

箋

半壕　廣韻。壕。城下池也。柳宗元詩。鴈鳴寒雨下。空壕。　寒食　荊楚歲時記。冬節一百五日。卽有疾風甚雨。謂之寒食。禁火三日。　思故國　杜甫詩。思國延歸望。　新火　傅注。周官以季春出火。則寒食後乃其時爾。故曰新火。

又

春已老。春服幾時成。曲水浪低蕉葉穩。舞雩風軟紵羅輕。酣詠樂昇平。　微雨過。

何處不催耕。百舌無言桃李盡。柘林深處鵓鴣鳴。春色屬蕪菁。傳注本卷十二。

校

傳注本頓作軟。酣詠作酣歌。毛本題作暮春。紵作苧。林作枝。

箋

春服 論語。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

曲水 文選顏延年三月三日曲水詩序。李善注。韓詩曰。三月桃花水之時。鄭國之俗。三月上巳。於溱洧兩水之上。執蘭招魂。祓除不祥也。續齊諧記曰。晉武帝問尚書摯虞曰。三月曲水。其義何。答曰。漢章帝時。平原徐肇。以三月初生三女。至三日而俱亡。一村以爲怪。乃招攜至水濱盥洗。因水以泛觴。曲水之義。起於此。帝曰。若所談。非好事。尚書郎束晳曰。仲治小生。不足以知。臣請說其始。昔周公成洛邑。因流水以泛酒。故逸詩曰。羽觴隨流波。又秦昭王三日置酒河曲。見有金人出奉水心劍曰。令君制有西夏。乃因其處立爲曲水。二漢相沿。皆爲盛集。帝曰。善。賜金五十斤。左遷仲治爲陽城令。

蕉葉 傳注。蕉葉。乃杯名耳。

紵羅 傳注。紵。枲屬。可爲縷。布。紵。羅。則紵之織縞者。吳有白紵歌。

酣詠 宋之問詩。野老不知堯舜力。酣歌一曲太平人。

催耕 周禮。酇長。里宰。趣其耕耨。杜甫詩。田家望望惜其雨乾。布穀處處催春種。

百舌 蟲薈。角舌伯勞之一種。一名反舌。似伯勞而小。全體黑色。喙甚尖。色黃黑相雜。鳴聲圓滑。人或畜之。至冬則死。杜甫百舌詩。過時如發口。君側有讒人。无則百舌詩。千愁萬恨過花時。

鵓鴣 傳注。鵓鴣。鳩也。杜甫詩。鳴鳩乳燕青春深。

蕪菁 傳注。蕪菁。本草以爲蔓菁。

也。方春易盛。三稜短葉大。連生地上。故諸葛亮所止。必令人種此。以其幾出可食。其利亦博。今三蜀人呼蔓菁爲諸葛菜。韓退之詩云。黃黃蕪菁花。桃李事已退。

滿江紅

東武會流杯亭上巳日作。城南有坡。土色如丹。其下有隄。壅邦淇水入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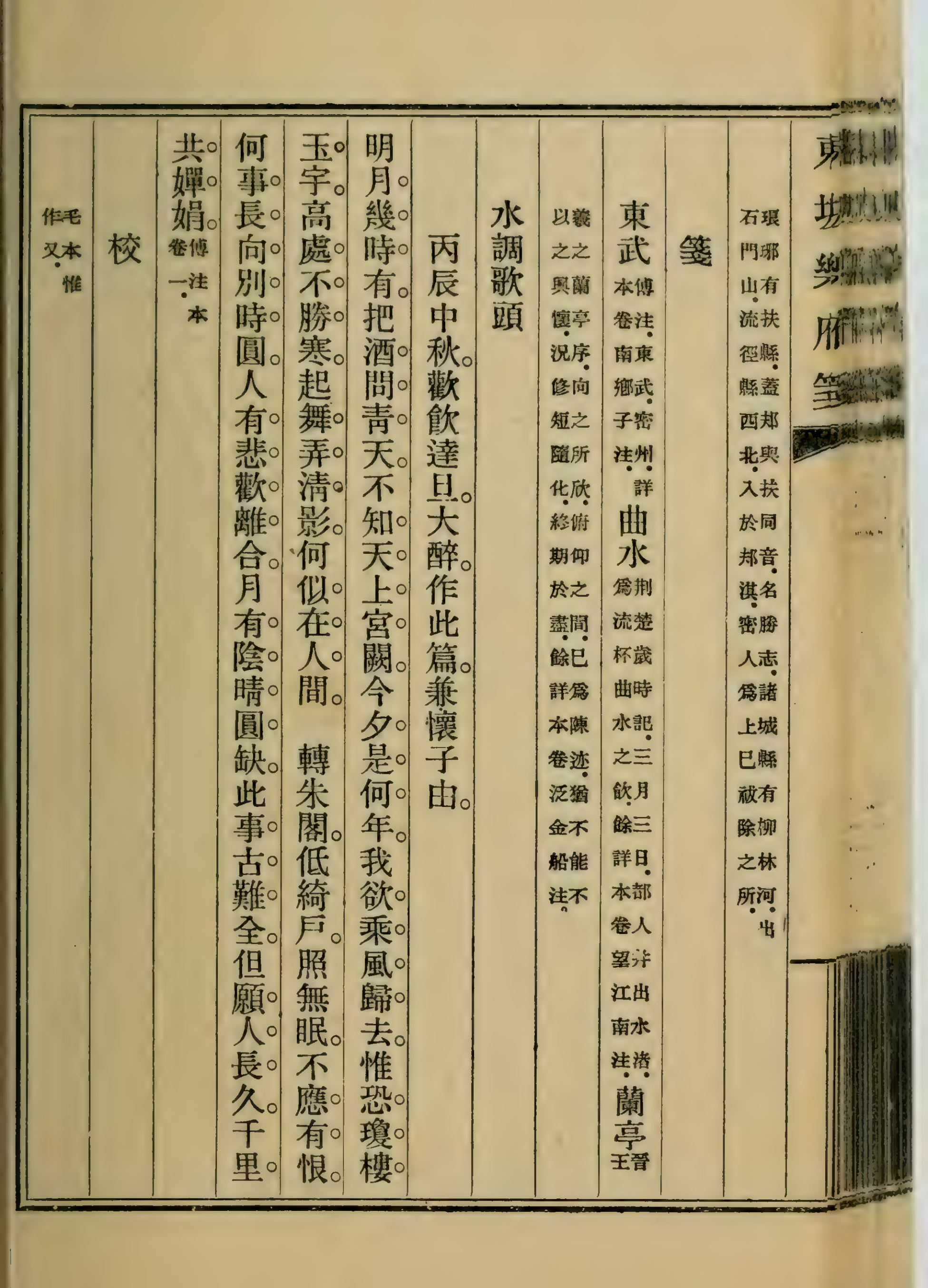
東武南城。新隄就。邦淇初溢。微雨過。長林翠阜。臥紅堆碧。枝上殘花吹盡也。與君試向江頭覓。問向前猶有幾多春。三之一。　官裏事。何時畢。風雨外。無多日。相將泛曲水。滿城爭出。君不見蘭亭修禊事。當時坐上皆豪逸。到如今修竹滿山陰。空陳迹。傅注本卷二。

校

傅注本題作東武會流杯亭。次句作新隄畔漣漪。初溢微雨過作隱隱遍。翠阜作高阜。江頭作江邊。元本邦誤郲。毛本題同傅本。次句作新隄固漣漪。初溢。微雨過作隱隱遍。翠作高。試作更。

朱注

紀年錄。丙辰上巳日。流觴於南禪小亭作。詩集王注援曰。水經注。邦淇之水。出西南常山。東北流注濰。濰自箕縣北徑東武縣西。北流。合邦淇之水。漢



琅琊有扶縣。蓋邦與扶同音。名勝志。諸城縣有柳林河。出石門山。流徑縣西北。入於邦淇。密人爲上巳祓除之所。

箋

東武傳注。東武。密州。詳本卷南鄉子注。曲水荊楚歲時記。三月三日。部人幷出水渚。爲流杯曲水之飲。餘詳本卷望江南注。蘭亭晉王羲之蘭亭序。向之所欣。俛仰之間。已爲陳迹。猶不能不以之興懷。況修短隨化。終期於盡。餘詳本卷泛金船注。

水調歌頭

丙辰中秋。歡飲達旦。大醉。作此篇。兼懷子由。

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不知天上宮闕。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風歸去。惟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間。　轉朱閣。低綺戶。照無眠。不應有恨。何事長向別時圓。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傳注本卷一。

校

毛本惟作又。

朱注

王宗稷年譜。丙辰作。

箋

明月二句 李白詩。青天有月來幾時。我今停杯一問之。今夕 杜甫詩。今夕何夕歲云徂。乘風 傳注。列子。隨風東西。猶木葉幹殼。竟不知我乘風耶。風乘我耶。瓊樓 傳注。唐段成式云。翟天師嘗於江上望月。或曰。此中竟何有。翟笑曰。可隨吾指觀之。忽見月規半天。瓊樓金闕滿焉。頃刻不復見。不勝寒 傳注。明皇雜錄。八月十五夜。葉靜能邀上游月宮。將行。請上衣裘而往。及至月宮。寒凜特異。上不能禁。靜能出丹二粒進上。上服之。乃止。起舞 李白月下獨酌詩。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亂。有恨 傳注。唐詩。月如無恨月長圓。陰晴圓缺 傳注。公中秋寄子由詩云。嘗聞此宵月。萬里同陰晴。千里 謝莊月賦。美人邁兮音塵絕。隔千里兮共明月。

評

張炎詞源。此詞清空中有意趣。無筆力者未易到。

王闓運湘綺樓詞選。人有三句。大開大闔之筆。他人所不能。

鄭文焯手批東坡樂府。發端從太白仙心脫化。頓成奇逸之筆。湘綺謂此詞。以為此全字韻。可當三語掾。自來未經人道。

附考

坡仙集外紀。蘇軾於中秋夜。宿金山寺。作水調歌頭寄子由云云。神宗讀至瓊樓玉宇二句。乃歎曰。蘇軾終是愛君。卽量移汝州。

鐵圍山叢談卷三。歌者袁綯。乃天寶之李龜年也。宣和間供奉九重。嘗爲吾言。東坡公昔與客游金山。適中秋夕。天宇四垂。一碧無際。加江流澒湧。俄月色如晝。遂共登金山山頂之妙高臺。命綯歌其水調歌頭曰。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歌罷。坡爲起舞而顧問曰。此便是神仙矣。吾謂文章人物。誠千載一時。後世安所得乎。

畫堂春

寄子由

柳花飛處麥搖波。晚湖淨鑑新磨。小舟飛棹去如梭。齊唱采菱歌。　平野水雲溶漾。小樓風日晴和。濟南何在暮雲多。歸去奈愁何。

校

傅注本毛本俱無。

朱注

案穎濱遺老傳。張文定知淮陽。以學官見辟。從之三年。授齊州掌書記。復三年。考子由以癸丑九月自陳至齊。迨丙辰九月。三年成資罷任。即以上書還京。詞必於是時寄之。故有濟南歸去等語。前段則追述辛亥七八月同遊陳州柳湖事。

箋

濟南 一統志。濟南府。禹貢青州之域。周爲齊地。秦屬齊郡。漢初分置濟南郡。後魏改曰齊州。宋初曰齊州濟南郡。

江城子

前瞻馬耳九仙山。碧連天。晚雲閒。城上高臺眞箇是超然。莫使匆匆雲雨散。今夜裏。月嬋娟。　小溪鷗鷺靜聯拳。去翩翩。點輕煙。人事淒涼回首便他年。莫忘使君歌笑處。垂柳下。矮槐前。

校

傳注本元本俱無。

朱注

紀年錄。丙辰十二月。東武道中作。王案。丙辰十月。晚登超然臺望月作。又曰。十一月告下。以祠部員外郎移知河中府。名勝志。盧山。在諸城縣東南四

十五里。又二十五里為九仙山。高聳摩空。常有仙人居之。

箋

馬耳 先生雪後書北臺壁詩。試掃北臺看馬耳。未隨埋沒有雙尖。水經注。馬耳山高百丈。上有二石。並舉。望齊馬耳。故世取名焉。陳沂山東志。馬耳山在諸城縣西南六十里。**九仙** 詩集。次韻周邠寄雁蕩山圖。九僊今已壓京東。自注。將赴河中。密邇太華。九僊在東武。奇秀不減雁蕩也。一統志。青州府。九仙山在諸城縣西南九十里。潮河出此。山勢高聳摩空。嘗有仙人居之。**超然** 子由超然臺賦敘略云。子瞻守高密。因其城上之廢臺而增葺之以告轍曰。將何以名之。轍曰。天下之士。奔走於是非之場。浮沉於榮辱之海。囂然盡力而忘反。亦莫自知也。而達者哀之。非以其超然不累于物耶。老子曰。雖有榮觀。燕處超然。試以超然名之可乎。乃為之賦云云。**聯拳** 謝莊玩月詩。水鷺足聯拳。杜甫漫成一絕。沙頭宿鷺聯拳靜。船尾跳魚撥剌鳴。

又

東武雪中送客

相從不覺又初寒。對尊前。惜流年。風緊離亭冰結淚珠圓。雪意留君君不住。從此去。少清歡。

轉頭山上轉頭看。路漫漫。玉花翻。雲海光寬何處是超然。知道故人相念否。攜翠袖。倚朱闌。

校

傳注本闕。毛本題作冬景。不住作且住。上作下。雲作銀。

朱注

紀年錄。丙辰十二月。東武雪中送章傳道作。案詩集。乙卯。有游盧山次韻章傳道詩。

箋

轉頭山 一統志。青州府轉頭山。在諸城縣南四十里。 雲海 詩集。雪後書北臺壁。凍合玉樓寒起粟。光搖銀海眩生花。蔡卞曰。此句不過詠雪之狀。妝點樓臺如玉樓。彌漫萬象。若銀海耳。據此。雲海宜從毛本作銀海爲是。

丁巳 年譜。熙寧十年丁巳。先生年四十二。正月。自密州至京師。四月後赴徐州任。

南鄉子

席上勸李公擇酒

不到謝公臺。明月清風好在哉。舊日髯孫何處去。重來。短李風流更上才。 秋色漸摧頹。滿院黃英映酒杯。看取桃花春二月。爭開。盡是劉郎去後栽。傳注本卷四。

校

傅注本好作安。

朱注

紀年錄。丁巳。過齊。時公擇守齊。席上作。詩集查注。李公擇。神宗初爲右正言。力詆新法。落職。通判滑州。徙知齊州。東坡離密。正公擇知齊州時也。

箋

謝公臺傅注。謝公臺在維揚。髯孫三國志。張遼問吳降人。向有紫髯將軍。長上短下。是誰。答曰。是孫會稽。仲謀也。短李傅注。唐李紳爲人短小精悍。於詩最有名。時號短李。初孫莘老。李公擇。及公同會。至是。惟公擇在焉。劉郎注見本卷阮郎歸一年三度過蘇臺闋。

陽關曲

答李公擇

濟南春好雪初晴。纔到龍山馬足輕。使君莫忘霅溪女。還作陽關腸斷聲。傅注本卷九。

校

詩集曲作詞。纔作行。還作時。傅注本元本題俱脫答字。毛本同。從詩集補。毛本還作時。

朱注

案詩集並載此詞。編丁巳。從之。詩集翁注。王文簡曰。濟南郡城東七十里龍山鎮。即水經注巨合城也。施注。公擇先知湖州。自湖移濟南。故東坡以雪溪女戲之。

箋

雪溪 詩集王注。雪溪在湖州。一統志。湖州府。雪溪在府治南。即諸水所匯也。寰宇記。在烏程縣東南一里。自浮玉山曰苕溪。自銅峴山曰前溪。自天目山曰餘不溪。自德清縣前北流至州南興國寺前曰雪溪。凡四水合爲一溪。東北流四十里入太湖。字書云。雪者。四水激射之聲也。

陽關 李商隱詩。斷腸聲裏唱陽關。

附考

案馮注。詩集卷十五有陽關詞三首。王註。次公曰。三詩各自說事。惟是皆可歌之。故曰陽關三絕。按王立之詩話云。先生作彭門守時。過齊州李公擇。中秋席上賦一絕云云。其後山谷在黔南。合以小秦王歌之。次公謂先生名之爲陽關三絕。則必用西出陽關無故人之聲歌之矣。王立之說恐非也。蓋贈張繼愿言戲馬臺。則在徐州所贈也。答李公擇云。濟南春好雪初晴。則自是春初之作。豈可便指爲過齊州作耶。意者三詩先生皆以陽關歌之。乃聚爲一處。標其題曰陽關三絕。案此段注。自按字以下。似另出一手。引次公語以駁王立之詩話者。然無從考別矣。

鄭文焯手批東坡樂府。是闋第三句第五字。以入聲爲協律。蓋昉於勸君更盡一杯酒也。

蝶戀花 一

暮春別李公擇

簌簌無風花自墮。寂寞園林。柳老櫻桃過。落日有情還照坐。山青一點橫雲破。路盡河回人轉柁。繫纜漁村。月暗孤鐙火。憑仗飛魂招楚些。我思君處君思我。

校

傅注本闕。元本闕題。從毛本。毛本墮作鄹。有作多。人作千。

朱注

紀年錄。丁巳作。

箋

簌簌 元稹連昌宮詞。風動落花紅簌簌。

楚些 楚辭招魂句尾皆用些字爲語助。故詞人沿稱楚些。夢溪筆談。今夔陝湖湘。凡禁咒句尾皆稱些。乃楚人舊俗。

殢人嬌

小王都尉席上贈侍人

滿院桃花。盡是劉郎未見。於中更一枝纖輭。仙家日月。笑人閒春晚。濃睡起驚飛亂紅千片。密意難傳。羞容易變。平白地爲伊腸斷。問君終日。怎安排心眼。須信道司空自來見慣。傳注本卷八。

校

傳注本輭作軟。難傳作難窺。易變作易見。毛本題無小字。餘同傳本。

朱注

王案。丁巳二月。告下。以尚書祠部員外郎直史館。徙知徐州軍州事。三月二日寒食。與王詵飲於四照亭上作。案紀年錄。丁巳三月一日。與王詵會四照亭。有倩奴者求曲。遂作洞仙歌。喜長春。與之。元本毛本皆無此二詞。疑喜長春爲殢人嬌別名。今據王說編丁巳。而以洞仙歌列於此次焉。

箋

小王都尉 宋史本傳。王詵字晉卿。能詩。善畫。尙蜀國長公主。官至留後。劉郎 傳注。續齊諧記。漢明帝永平中。剡縣有劉晨阮肇。入天台

山采藥迷失道路望山頭有一桃樹共取食之下山得澗水飲之又見蔓菁從山後出次有一杯流出中有胡麻飯屑二人因過水行一里許又度一山出大溪見二女顏容絕妙喚劉阮姓名如有舊問郎等來何晚也因邀過家床帳帷幔非世所有又有數仙客將三五桃至云來慶女壻各出樂器作樂二人就女家止宿行夫婦之禮住半年天氣和適常如二三月百鳥哀鳴求歸甚切女曰罪根未滅使君等如此送劉阮從此山洞口去鄉里怪異驗得七代子孫卻欲還女家尋山路不獲至太康八年失二人所在又劉禹錫詩玄都觀裏桃千樹盡是劉郎去後栽見本卷阮郎歸注

亂紅 傳注張舜民調笑詞潺潺流水武陵溪洞裏春長日月遲紅英滿地無人到此度劉郎去路迷

平白地 傳注李白越女詞東陽素足女會稽素舸郎相看月未墮白地斷肝腸

司空見慣 本事詩劉尚書禹錫罷和州爲主客郎中集賢殿學士李司空罷鎮在京慕劉名嘗邀至第中厚設飲饌酒酣命妙妓歌以送之劉於席上賦詩曰䰀鬌梳頭宮樣粧春風一曲杜韋娘司空見慣渾閑事斷盡江南刺史腸李因以妓贈之

洞仙歌

江南臘盡。早梅花開後。分付新春與垂柳。細腰肢自有入格風流。仍更是骨體清英雅秀。永豐坊那畔。盡日無人。誰見金絲弄晴晝。斷腸是飛絮時。綠葉成陰。無箇事一成消瘦。又莫是東風逐君來。便吹散眉間一點春皺。傳注本卷五

校

傳注本題作詠柳。毛本題同傳本。誰作惟。

朱注

案毛本題與紀年未合。然細繹詞意。與殢人嬌詞略同。非止賦物也。

箋

細腰肢 杜甫詩。隔戶垂楊弱嫋嫋。恰如十五女兒腰。永豐坊 傳注。白樂天集。有江南盧貞和樂天詩序云。永豐坊西南角園中。有垂柳一株。柔條極茂。白尚書曾賦詩。傳入樂府。流遍京都。近有詔旨。取兩枝植于禁苑。乃知一顧增十倍之價。非虛語也。白詩曰。一樹春風千萬枝。嫩於金色軟於絲。永豐西角荒園裏。盡日無人屬阿誰。盧詩曰。一樹依依在永豐。兩枝飛去杳無蹤。玉皇曾採人間曲。應逐歌聲入九重。眉間 傳注。辛寅遜柳詩。纔聞暖律先開眼。直待和風始展眉。

陽關曲

中秋作

暮雲收盡溢清寒。銀漢無聲轉玉盤。此生此夜不長好。明月明年何處看。傳注。本卷九。

校

傅注本題作中秋作。本名小秦王。入腔即陽關。毛本同傅本。惟陽關下尙有曲字。元本脫即陽關曲四字。

朱注

紀年錄。戊午作。是年在徐州。案本集書彭城觀月詩云。余十八年前中秋與子由觀月彭城。作此詩以陽關歌之。今復此夜宿於贛上。方遷嶺表。獨歌此曲。聊復書之。公南遷過贛。在紹聖甲戌。上推至丁巳爲十八年。若云戊午中秋。子由已在南京遷判任矣。今改編丁巳。

箋

玉盤 李太白詩。小時不識月。喚作白玉盤。

評

鄭文焯手批東坡樂府。不字律。妙句天成。

附考

詩集查注。愼案詩話總龜。謂東坡作彭城守時。過齊州。李公擇中秋席上作絕句。暮雲收盡溢淸寒云云。此詩與前一首。似是同時作。以愚考之。先生過濟南在本年正月。有詩載卷首。四月赴徐州。未嘗在齊州過中秋也。

水調歌頭

余去歲在東武。作水調歌頭以寄子由。今年子由相從彭門百餘日。過中秋而去。作此曲以別余。以其語過悲。乃爲和之。其意以不早退爲戒。以退而相從之樂爲慰云。

安石在東海。從事鬢驚秋。中年親友難別。絲竹緩離愁。一旦功成名遂。準擬東還海道。扶病入西州。雅志困軒冕。遺恨寄滄洲。 歲云暮。須早計。要褐裘。故鄉歸去千里。佳處輒遲留。我醉歌時君和。醉倒須君扶我。惟酒可忘憂。一任劉玄德。相對臥高樓。傳注本卷一。

校

傳注本題首有公舊序云四字。爲慰云下多一耳字。

朱注

年譜。丁巳。有和子由水調歌頭詞。紀年錄。丁巳。子由過中秋而別作。

箋

彭門 一統志。徐州府。禹貢徐州之域。古大彭氏國。春秋屬宋。爲彭城邑。唐曰彭成郡。宋仍爲徐州。

安石二句 晉書謝安傳。安字安石。少有重名。屢違朝旨。高臥東山。放情邱壑。安妻劉惔妹也。既見家門富貴。而安獨靜退。乃謂曰。丈夫不如此也。安掩鼻曰。恐不免耳。及萬黜廢。安始有仕進志。時年已四十餘矣。

中年絲竹 晉書王羲之傳。謝安嘗謂羲之曰。中年以來。傷於哀樂。與親友別。輒作數日惡。羲之曰。年在桑榆。自然至此。須正賴絲竹陶寫。恆恐兒輩覺。損其懽樂之趣。

功成名遂 注見本卷南鄉子。東武望餘杭閣。

東還二句 謝安傳。安雖受朝寄。然東山之志。始末不渝。每形於言色。及鎮新城。盡室而行。造汎海之裝。欲須經略粗定。自江道還東。雅志未就。遂遇疾篤。上疏請量宜旋旆。詔遣侍中慰勞。遂還都。聞當輿入西州門。自以本志不遂。深自慨失。因悵然謂所親曰。吾病殆不起乎。

困軒冕 莊子。今之所謂得志者。軒冕之謂也。軒冕在身。物之儻來。寄也。張九齡詩。避世辭軒冕。逢時解薜蘿。傳注。一作傲軒冕。

滄洲 杜甫詩。寧負滄州願。

褐裘 詩豳風七月。無衣無褐。何以卒歲。楊子。大寒然後索衣裘。不亦晚乎。

忘憂 傳注。晉顧榮謂張翰曰。惟酒可以忘憂。但無如作病何耳。

玄德 傳注。三國志。陳登字元龍。許氾曰。陳元龍湖海之士。豪氣未除。劉備謂氾曰。君言豪寧有事耶。氾曰。昔過下邳。見元龍。元龍無主客之意。久不與語。自上大牀臥。使客臥下牀。備曰。天下大亂。望君有救世之意。而君求田問舍。言無可采。如小人。欲臥百尺樓。而臥君於地。何但上下牀之間耶。玄德。備字。

附錄

子由徐州中秋作。

離別一何久。七度過中秋。去年東武今夕。明月不勝愁。豈意彭城山下。同泛清河古汴。船上載涼州。鼓吹助清賞。鴻雁起汀洲。坐中客。翠羽帔。紫綺裘。素娥無賴西去。曾不為人留。今夜清尊對客。明夜孤帆水驛。依舊照離憂。但恐同王粲。相對永登樓。

朱孝臧案。此詞為子由原作。元本毛本題固甚明。王案於題首增與字。遂目為坡公自作。不知公詞敘固謂子由作此曲以別也。

附考

詩集施注。子由逍遙堂會宿二首并引云。轍幼從子瞻讀書。未嘗一日相捨。既壯。將遊宦四方。讀韋蘇州詩。至那知風雨夜。復此對牀眠。惻然感之。乃相約早退。為閒居之樂。故子瞻始為鳳翔幕府。留詩為別曰。夜雨何時聽蕭瑟。其後子瞻通守餘杭。復移守膠西。而轍滯留於淮陽濟南。不見者七年。熙寧十年二月。始復會于澶濮之間。相從來徐。留百餘日。時宿於逍遙堂。追感前約。為二小詩云。 案。此引於詞意足相映發。特并著之。

浣溪沙

贈閭丘朝議。時還徐州。

一別姑蘇已四年。秋風南浦送歸船。畫簾重見水中仙。 霜鬢不須催我老。杏丹依舊駐君顏。夜闌相對夢魂間。傳注本卷十。

校

傳注本闕題。毛本還作過。丹作花。

朱注

紀年錄。甲寅。再過蘇。贈閭丘公顯。作。王案。丁巳八月。閭丘公顯過彭城作。案公甲寅有蘇州閭丘江君二家飲酒詩。至丁巳。故云一別四年也。吳郡志。

閭丘孝終字公顯。邵人。嘗守黃州。既挂冠。與諸名人耆艾為九老會。東坡經從。必訪孝終賦詩為樂。

箋

姑蘇 此泛指蘇州也。元和郡縣志。江南道蘇州。禹貢揚州之地。周時為吳國。太伯初置城。在今吳縣西北五十里。至闔閭始遷都於此。後漢順帝永建四年。割浙江以東為會稽。浙江以西為吳郡。隋開皇九年。改為蘇州。因姑蘇山為名。南至杭州三百七十里。別見本卷菩薩蠻注。南浦 江淹別賦。春草碧色。春水綠波。送君南浦。傷如之何。水中仙 傳注。湘中怨。鄭生晨出。渡洛橋。遇艷麗。載而與俱。號曰汜人。居歲滿。無以久留。生持泣留之。不能。竟去。後十餘年。生之兄為岳州刺史。上巳日。與家徒登岳陽樓。望岳渚。張樂宴酣。生愁思吟詩曰。情無限兮蕩洋洋。懷佳期兮屬三湘。聲未終。有畫艫浮漾而來。中有綵樓。高百尺。其上施帷帳。欄籠畫飾。帷褰。有彈弦鼓吹者。皆神仙蛾眉。被服煙霞。裾袖皆廣尺。中有一人起舞。含顰怨望。形類汜人。舞而歌曰。泝青春兮江之隅。拖湖波兮裊綠裾。荷拳拳兮未舒。非同歸兮焉如。舞畢。斂袖翔然凝望。樓中縱觀方臨檻。須臾。風濤崩怒。遂迷所往。杏丹 神仙傳。董奉居廬山。為人治病。重者種杏五株。輕者種一株。號董仙杏林。夜闌 杜甫羌村詩。夜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寐。

戊午 年譜。元豐元年戊午。先生年四十三。在徐州任。二月。有旨賜錢二千四百一十萬。起夫四千二十三人。及發常平錢米。改築徐州外小城。迺卽徐州城之東門。爲大樓。堊以黃土。名之曰黃樓。八月癸丑。樓成。九月庚辰。大合樂以落之。是年。秦少游將入京應舉。至徐。謁見先生。黃魯直以古風二首上先生。秦黃二君。奉教於先生始此。

臨江仙

送李公恕

自古相從休務日。何妨低唱微吟。天垂雲重作春陰。坐中人半醉。簾外雪將深。

聞道分司狂御史。紫雲無路追尋。淒風寒雨更騣騣。問因長損氣。見鶴忽驚心。傅注本卷三。

校

傅注本更誤作有。元本同。從毛本。毛本題作冬日卽事。忽作總。

朱注

案詩集。元豐元年正月。有送李公恕赴闕詩。詞編戊午。詩集施注。李公恕時爲京東轉運判官。召赴闕。公恕一再持節山東。子由亦有詩送行云。李公

四年持使節。按行千里長相見。

箋

休務　徐堅初學記。漢律。吏五日得一休沐。言休息以洗沐也。世說。車武子爲侍中。每休沐。與東亭諸人。期共游集。案休務即休沐。文同詩。掩門休務外。隱几坐忘中。休務當爲宋人語也。

低唱微吟　傳注。世傳陶穀學士。買得黨太尉家故妓。過定陶。取雪冰烹團茶。謂妓曰。黨家應不識此。妓曰。彼麤人。安有此景。但能於銷金暖帳下。淺斟低唱。喫羊羔兒酒耳。陶默然愧其言。微吟。注見本卷雨中花慢。今歲花時深院闋。

半醉　盧思道後園宴詩。欲眠衣先解。半醉臉逾紅。傳注。韓愈詩。金釵半醉坐添春。

紫雲　本事詩。杜牧爲御史。分務洛陽。時李司徒罷鎮閑居。聲伎豪華。爲當時第一。洛中名士。咸謁見之。李乃大開筵席。當時朝客高流。無不臻赴。以杜持憲。不敢邀置。杜遣座客達意。願與斯會。李不得已。馳書。方對花獨酌。亦已酣暢。聞命。遽來。時會中已飲酒。女奴百餘人。皆絕藝殊色。杜獨坐南行。瞪目注視。引滿三巵。問李云。聞有紫雲者。孰是。李指示之。杜凝睇良久曰。名不虛得。宜以見惠。李俯而笑。諸妓亦皆迴首破顏。杜又自飲三爵。朗吟而起曰。華堂今日綺筵開。誰喚分司御史來。忽發狂言驚滿座。兩行紅粉一時迴。意殊閑逸。傍若無人。

見鶴　庾信小園賦。龜言此地之寒。鶴訝今年之雪。

浣溪沙

徐門石潭謝雨。道上作五首。潭在城東二十里。常與泗水增減清濁相應。

照日深紅暖見魚。連村綠暗晚藏烏。黃童白叟聚睢盱。麋鹿逢人雖未慣。猿猱聞鼓不須呼。歸來說與采桑姑。傅注本卷十。

校

傅注本徐門作徐州。村作溪。來作家。毛本題無潭在下十七字。餘同傅本。

箋

石潭 詩集起伏龍行序。徐州城東二十里。有石潭。父老云。與泗水通。增損清濁。相應不差。時有河魚出焉。元豐元年春旱。或云。置虎頭潭中。可以致雷雨。用其說。作起伏龍行。泗水 一統志。徐州府泗水自山東魚臺縣流入。逕沛縣城北。又逕縣東南至銅山縣東北。循城而東。又東南入邳州界。藏烏 古樂府。暫出白門前。楊柳可藏烏。睢盱 易豫六三。盱豫。悔遲。有悔。孔疏。盱者。睢盱。睢盱者。喜悅之貌。傅注引唐韻。睢盱。仰目視也。睢盱音睢。盱音吁。

又

旋抹紅妝看使君。三三五五棘籬門。相排踏破蒨羅裙。老幼扶攜收麥社。烏鳶翔舞賽神村。道逢醉叟臥黃昏。同前

校

傳注本排作挨。毛本同。

箋

蒨羅裙傳注。蒨羅。紅羅也。案。蒨與茜通。史記貨殖傳。千畝卮茜。注。其花染繒赤黃也。烏鳶翔舞傳注。烏鳶以下有所搏食。故翔舞於其上。

又

麻葉層層檾葉光。誰家煮繭一村香。隔籬嬌語絡絲娘。　垂白杖藜擡醉眼。捋青擣麨輭肌腸。問言豆葉幾時黃。同前。

校

元本捋作扶。從傳毛二本。

箋

檾葉檾音頃。說文。枲屬。从𣏟熒省聲。爾雅翼。檾高四五尺。或六七尺。葉似苧而薄。實如大麻子。今人績爲布。或作蹟。絡絲娘爾雅翼。莎雞以

六月振羽作聲。連夜札札不止。其聲如紡絲之聲。故一名梭雞。一名絡緯。今俗人謂之絡絲娘。垂白杖藜杜詩。杖藜從白首。捋青擣麨麨音尺沼切。急就篇師古注。今通以熬米麥謂之麨。傳注。麨乾糧也。以麥爲之。野人所食。漢書曰。小麥青青大麥枯。則青者已足捋。而枯者可爲麨矣。

又

簌簌衣巾落棗花。村南村北響繅車。牛衣古柳賣黃瓜。酒困路長惟欲睡。日高人渴漫思茶。敲門試問野人家。同前。

校

傳注本牛衣作牛依。

箋

繅車傳注。即繅絲車也。繅與繰通。音騷。說文。繹繭出絲也。牛衣後漢書王章傳注。牛衣。編亂麻爲之。縫齋詩話。東坡在徐州作長短句云。牛依古柳賣黃瓜。今印本作牛依古柳賣黃瓜。非。予嘗見東坡墨蹟作牛依。乃知牛字誤也。

又

輭草平莎過雨新。輕沙走馬路無塵。何時收拾耦耕身。 日暖桑麻光似潑。風來蒿艾氣如薰。使君元是此中人。同前。

朱注

紀年錄。戊午作。

箋

耦耕 論語微子。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鄭注。耜廣五寸。二耜爲耦。 如薰 說文。薰。香草也。南方草木狀。薰陸香出大秦。

又

徐州藏春閣園中

慚愧今年二麥豐。千歧細浪舞晴空。化工餘力染夭紅。 歸去山公應倒載。闌街拍手笑兒童。甚時名作錦薰籠。

校

傅注本闕。元本無題。應誤作因。從毛本。毛本歧作畦。細作翠。

朱注

紀年錄。戊午。藏春閣作。

箋

千歧漢書張堪傳。堪爲漁陽守。民歌之曰。桑無附枝。麥秀兩歧。張公爲政。樂不可支。山公注見本卷瑞鷓鴣。碧山影裏小紅旗闋。錦薰籠天祿識餘。瑞香一名錦薰籠。一名錦被堆。

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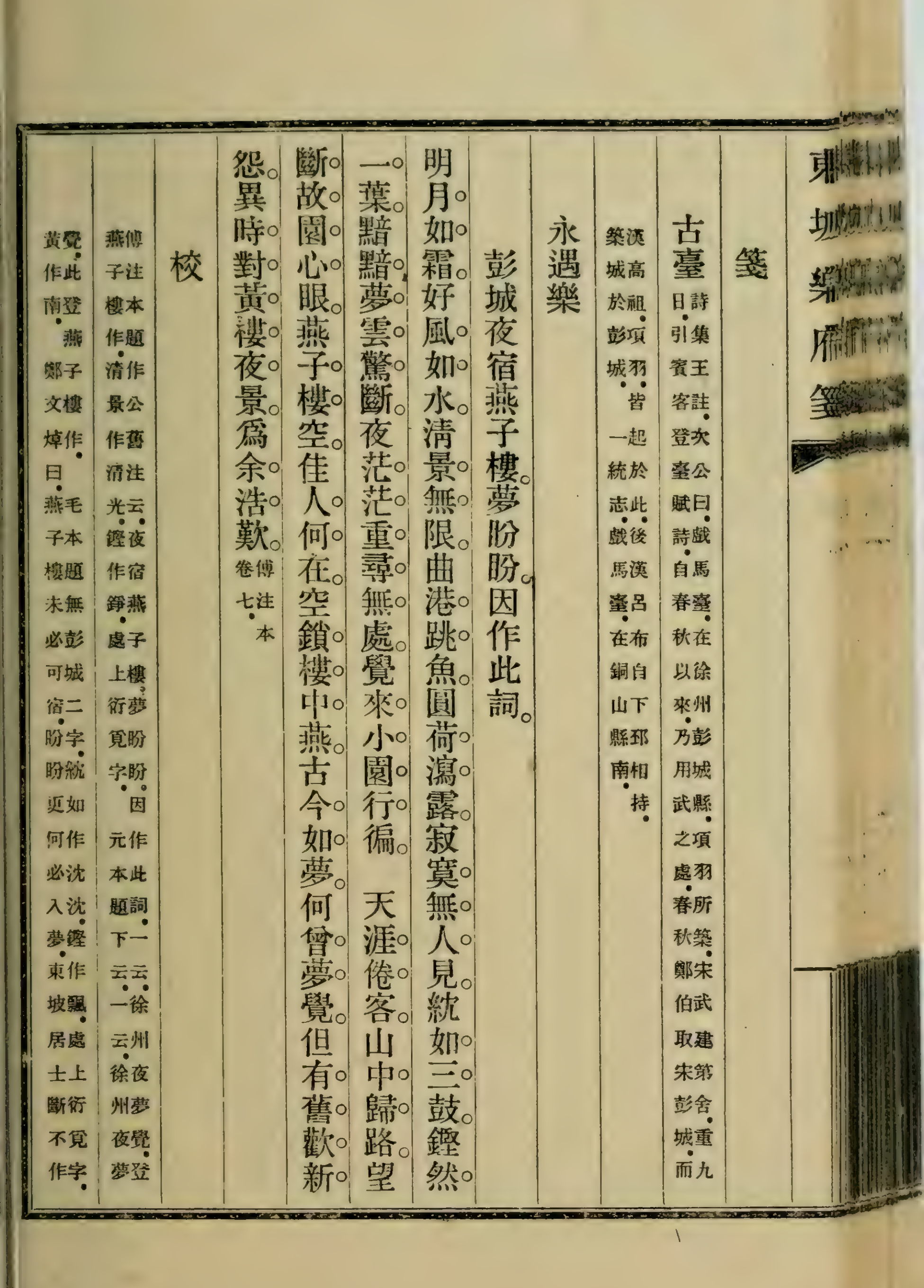
縹緲紅妝照淺溪。薄雲疏雨不成泥。送君何處古臺西。　廢沼夜來秋水滿。茂林深處晚鶯啼。行人腸斷草淒迷。

校

傳注本毛本俱無。

朱注

案紀年錄。戊午。送顏梁。作浣溪沙。集中無是題。疑即是詞。古臺。戲馬臺也。顏梁。謂顏復。梁吉。



箋

古臺　詩集王註次公曰戲馬臺在徐州彭城縣項羽所築宋武建第舍重九日引賓客登臺賦詩自春秋以來乃用武之處春秋鄭伯取宋彭城而漢高祖項羽皆起於此後漢呂布自下邳相持築城於彭城一統志戲馬臺在銅山縣南

永遇樂

彭城夜宿燕子樓。夢盼盼。因作此詞。

明月如霜。好風如水。清景無限。曲港跳魚。圓荷瀉露。寂寞無人見。紞如三鼓。鏗然一葉。黯黯夢雲驚斷。夜茫茫。重尋無處。覺來小園行徧。　天涯倦客。山中歸路。望斷故園心眼。燕子樓空。佳人何在。空鎖樓中燕。古今如夢。何曾夢覺。但有舊歡新怨。異時對黃樓夜景。爲余浩歎。傅注本卷七

校

傅注本題作公舊注云夜宿燕子樓夢盼盼因作此詞一云徐州夜夢覺登燕子樓作清景作清光鏗作錚處上衍覓字元本題下云一云徐州夜夢覺此登燕子樓作毛本題無彭城二字紞如作沈沈鏗作飄處上衍覓字黃作南鄭文焯曰燕子樓未必可宿盼盼更何必入夢東坡居士斷不作

此癡人說夢之題。亟宜改正。又曰。題當從王案云云。

朱注

王案。戊午十月。夢登燕子樓。翌日。往尋其地作。

箋

彭城 詩集王注。次公曰。徐州彭城縣。以彭祖而得名。按寰宇記。殷之賢臣彭祖。顓頊之元孫。至殷末。壽七百六十七歲。今墓猶存。故邑號大彭。餘詳本卷水調歌頭注。

燕子樓 傳注。張建封鎮武寧。盼盼乃徐府奇色。公納之於燕子樓。三日樂不息。後別爲新燕子樓。獨安盼盼。以寵嬖焉。暨公薨。盼盼感激深恩。誓不他適。後往往不食。遂卒。嚶集。店張建封妾盼盼。誓節燕子樓。今在徐州。州廨。

盼盼 白居易和燕子樓詩序。徐州張尚書有愛妓盼盼。善歌舞。雅多風態。予爲校書郎時。遊淮泗間。張尚書宴予。酒酣。出盼盼佐歡。予因贈詩。落句云。醉嬌勝不得。風嫋牡丹花。

明月如霜 傳注。李頻月詩。看共雪霜同。

紞如三鼓 晉書鄧攸傳。紞如打五鼓。雞鳴天欲曙。紞。都感切。擊鼓聲。

鏗然一葉 韓愈詩。空階一片下。錚若摧琅玕。

夢雲 注見本卷祝英臺近。挂輕帆閲。

故園心眼 杜甫詩。天畔登樓眼。隨春入故園。

夢覺 莊子。吾與汝。其夢未始覺者也。

黃樓 傳注。公守徐州。河決澶淵。徐當水衝。而城幾壞。水既去。公請增築徐城。於是爲大樓於城東門之上。堊以黃土。曰。土實勝水。因名之黃樓。一統志。黃樓在銅山縣城東門。宋郡守蘇軾建。

評

鄭文焯手批東坡樂府。公以燕子樓空三句語秦淮海。殆以示詠古之超宕。貴神情。不貴迹象也。余嘗深味是言。若發奥悟。昨賦吳小城觀梅水龍吟。有句云。對此茫茫。何曾西子。能傾一顧。又水漂花出。無人見也。回闌遶。空懷古。自信得清空之致。即從此詞悟得一法門。以視舊詠。吳小城詞。竟有仙凡之別。

附錄

獨醒雜志。東坡守徐州。作燕子樓樂章。方具藁。人未知之。一日忽鬨傳於城中。東坡訝焉。詰其所從來。乃謂發端於邏卒。東坡召而問之。對曰。某稍知音律。嘗夜宿張建封廟。聞有歌聲。細聽乃此詞也。記而傳之。初不知何謂。東坡笑而遣之。

千秋歲

徐州重陽作

淺霜侵綠。髮少仍新沐。冠直縫。巾橫幅。美人憐我老。玉手簪金菊。秋露重。眞珠滿袖沾餘馥。坐上人如玉。花映花奴肉。蜂蝶亂。飛相逐。明年人縱健。此會應難復。須細看。晚來明月和銀燭。傅注本卷十二。

校

傳注本明月作月上。元本題作重陽作徐州。露作霜。從傳本。毛本題作湖州暫來徐州重陽作。金作黃。滿作落。明月作月上。

朱注

紀年錄。戊午九月作。

箋

冠巾二句 傳注。禮曰。古者冠縮縫。今也橫縫。縮縫則直縫是也。晉志。漢末。王公名士好服幅巾。蓋裂取縑幅而橫著之也。花奴 傳注。羯鼓錄。花奴。汝陽王璡小字也。善羯鼓。明皇極鍾愛焉。嘗曰。花奴姿質明瑩。肌髮光細。非人間人。必神仙謫墮也。杜子美詩。紅顏白面花映肉。明年人

縱健 注見本卷浣溪沙。白雪清詞出坐間闋。

陽關曲

贈張繼愿

受降城下紫髯郎。戲馬臺南舊戰場。恨君不取契丹首。金甲牙旗歸故鄉。傳注本卷九。

校

傳注本元本俱無題。從詩集補。毛本題作軍中。詩集南作前。舊作古。

朱注

紀年錄：戊午作。

箋

受降城 舊唐書：神龍三年，張仁愿於河北築三受降城，首尾相應，以絕南寇之路。以拂雲祠爲中城，與東西兩城相去各四百餘里，北拓地三百餘里，置烽堠一千八百所，自是突厥不敢度山放牧。元和郡縣志：東受降城，漢雲中郡地，在榆林縣東北八里；中受降城，本漢五原郡地，今爲天德軍；西受降城，在豐州西北八十里，蓋漢朔方郡地。

紫髯郎 注見本卷南鄉子不到謝公臺闋。

戲馬臺 太平寰宇記：戲馬臺在彭城縣南三里。文集上神宗書曰：彭城三面阻水，獨其南可通車馬，而戲馬臺在焉。其高十仞，廣袤百步，若用武之世，屯千人其上，凡戰守之具，與城相表裏，雖用十萬人，未易取也。傅注：劉項營戰此地，故曰舊戰場。餘詳本卷浣溪沙注。

契丹 隋書：契丹之先與庫莫奚異種而同類，居黃龍之北。傅注：契丹，北虜號也。在漢謂之匈奴，在唐謂之契丹。

金甲牙旗 傅注：蔡文姬詩：金甲耀朝陽。曹子建詩：高牙乃建。蓋高牙大旗也，立於元帥幄前。詩集馮注：金甲當用唐書李勣傳振旅還服金甲事。施注：文選潘安仁閼中詩：桓桓將軍，高牙乃建。注云：牙，牙旗也。兵書曰：牙旗，將軍之旗。馮注：蔡琰詩：金甲耀日光。

己未 年譜：元豐二年己未，先生年四十四，在徐州任。三月，自徐州移知湖州。四月二十九日到湖州任。是歲，言事者以先生湖州到任謝表以爲謗。七月

二十八日。中使皇甫遵到湖追攝。八月十八日赴臺。已而獄具。十二月二十九日。責授黃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是年。子由聞先生下獄。上書乞以見任官職。贖先生罪。責筠州酒官。

江城子

別徐州

天涯流落思無窮。既相逢。卻匆匆。攜手佳人和淚折殘紅。爲問東風餘幾許。春縱在。與誰同。隋隄三月水溶溶。背歸鴻。去吳中。回首彭城清泗與淮通。欲寄相思千點淚。流不到。楚江東。

校

傅注本闕。毛本題作恨別。首作窮。欲寄作寄我。

朱注

紀年錄。己未二月作。王案。己未三月。告下。以祠部員外郎直史館。知湖州軍州事。留別田叔通。寇元弼。石坦夫作。

箋

隋隄 開河記•隋大業年•開汴河•築隄•自大梁至灌口•龍舟所過•香聞百里•既過雍丘•漸達寧陵、水勢緊急•龍舟阻礙•虞世基請爲鐵腳木鵝•驗水深淺•自雍州至灌口•得一百二十九淺處•今亦名隋隄•吳融詩•隋隄風物已淒涼•

減字木蘭花

彭門留別

玉觴無味。中有佳人千點淚。學道忘憂。一念還成不自由。如今未見。歸去東園花似霰。一語相開。匹似當初本不來。傅注本卷九•

校

毛本題作送別•

朱注

案是詞當與江城子詞同時作•

箋

學道忘憂 漢書楊惲傳•君子游道•樂以忘憂• 一念 傅注•釋氏以邪心正性•皆生乎一念• 花似霰 傅注•梁元帝別詩•昆明夜月光

如練。上林朝花色如霞。朝花夜月動春心。誰忍相思今不見。

西江月

平山堂

三過平山堂下。半生彈指聲中。十年不見老仙翁。壁上龍蛇飛動。　欲弔文章太守。仍歌楊柳春風。休言萬事轉頭空。未轉頭時是夢。傅注本卷二。

校

傅注本元本題俱闕。從毛本。傅注本是作皆。

朱注

王案。己未四月。同張大亨遊平山堂。公倅杭。赴密守湖。三過揚。熙寧辛亥。見歐陽公於汝陰。至是元豐己未。凡九年。詞云十年。舉成數也。時揚鮮于侁自京東轉運使移知揚州。此燕集平山堂主人也。德洪石門題跋。東坡登平山堂。懷醉翁。作此詞。張嘉父謂余曰。時紅妝成輪。名士堵立。看其落筆置筆。目送萬里。殆欲仙去爾。

箋

平山堂傳注歐陽文忠公守揚州於僧舍建平山堂頗得觀覽之勝輿地紀勝在大明寺側負堂而望江南諸山拱列簷下故名爲士女遊觀之所彈指呂氏春秋二十瞬爲一彈指老仙翁傳注老仙翁謂文忠公也文忠公墨妙多著於平山堂龍蛇飛動言其筆勢之騰揚如此文章太守傳注歐陽文忠公知滁州日作亭瑯琊山自號醉翁因以名亭後守揚州於僧寺建平山堂甚得觀覽之勝堂下手植柳數株後數年公在翰林金華劉原父出守維揚公出家樂飲餞親作朝中措詞議者謂非劉之才不能當公之詞可謂雙美矣詞曰平山欄檻倚晴空山色有無中手種堂前楊柳別來幾度春風文章太守揮毫萬字一飲千鍾行樂直須年少樽前看取衰翁萬事轉頭空白居易詩百年隨手過萬事轉頭空

南歌子

湖州作

山雨蕭蕭過。溪風瀏瀏清。小園幽榭枕蘋汀。門外月華如水綵舟橫。苕岸霜花盡。江湖雪陣平。兩山遙指海門青。回首水雲何處覓孤城。傳注本卷五

校一

傳注本蕭蕭作瀟瀟風作橋毛本同案傳注本苕岸作苕圻毛本苕作岧朱孝臧曰湖疑潮誤

朱注

王案。已未五月十三日。錢氏園送劉撝赴餘姚作詩集施注。撝赴餘姚。公即席賦南柯子餞之。山雨瀟瀟過者。是也。後題元豐二年五月十三日吳興錢氏園作。今集中乃指他詞為送行甫詩。而此詞第云湖州。誤也。案撝字行甫。湖州人。集中有送劉寺丞赴餘姚詩。即其人也。別有日出西山雨一首。題作送行甫赴餘姚。即施注所謂他詞者。疑與是詞題互誤。今編於次。以待攷。而題皆姑仍其舊云。

箋

湖州一統志。湖州府。禹貢揚州之域。三國吳始於烏程置吳興郡。唐置湖州。宋曰湖州吳興郡。月華如水謝莊月賦。柔祇雪凝。圓靈水鏡。連觀霜縞。周除冰淨。苕岸寰宇記。苕溪在安吉縣西南七十五里。北流逕長興縣東四十五里。烏程縣南五十步。以其兩岸多生蘆葦。故曰苕溪。海門傅注。錢塘江海門。兩山對起。

又

送行甫赴餘姚

日出西山雨。無晴又有晴。亂山深處過清明。不見綵繩花板細腰輕。　盡日行桑野。無人與目成。且將新句琢瓊英。我是世間閒客此閒行。傅注本卷五。

校

傅注本題作送劉行甫赴餘杭。毛本題作和前韻。以編於雨暗初疑夜一首後也。

箋

西山雨王勃滕王閣詩。畫棟朝飛南浦雲。珠簾暮捲西山雨。無晴有晴劉禹錫竹枝。東邊日出西邊雨。道是無晴還有晴。綵繩花板傅注。鞦韆。戲也。開元遺事。天寶宮中。至寒食節。競豎鞦韆。令宮嬪戲笑以爲宴樂。帝呼爲半仙之戲。目成楚辭九歌。滿堂兮美人。忽獨與余兮目成。閒客杜牧詩。景物登臨閒始見。願爲閒客此閒行。

又

雨暗初疑夜。風回便報晴。淡雲斜照著山明。細草輭沙溪路馬蹄輕。　卯酒醒還困。仙村夢不成。藍橋何處覓雲英。只有多情流水伴人行。同前。

校

傅注本便作忽。仙村作仙材。毛本題作寓意。便作忽。

箋

斜照著山梁朱超詩。落照依山盡。卯酒白居易詩。明日早花應更好。心期同醉卯時杯。仙村傳注。漢武內傳。西王母曰。劉徹好道。然形慢神穢。雖語之以至道。殆恐非仙材也。故郭璞詩曰。漢武非仙材。案參同契。得長生。居仙村。先生詩亦云。藍輿西出登山門。嘉與我友尋仙村。傳注作仙材。非是。藍橋裴硎傳奇。唐長慶中。有裴航秀才。下第游襄漢。與樊夫人同舟。樊贈詩。一飲瓊漿百感生。玄霜擣盡見雲英。藍橋便是神仙宅。何必崎嶇上玉京。後經藍橋驛。道渴。求漿。見女子雲英。願納厚禮娶之。訪得玉杵臼。更爲擣藥百日。仙姬迎航往一大第。就禮。途遣航將妻入玉峯洞中。餌絳雪瓊英之丹。神化自在。超爲上仙。

又

帶酒衝山雨。和衣睡晚晴。不知鐘鼓報天明。夢裏栩然胡蝶一身輕。　老去才都盡。歸來計未成。求田問舍笑豪英。自愛湖邊沙路免泥行。同前。

校

傳注本胡作蝴。毛本題作再用前韻。

朱注

案二首與前同韻。附編。

箋

鐘鼓杜甫詩。睡美不聞鐘鼓傳。胡蝶莊子齊物論。昔者莊周夢爲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適志與。不知周也。俄然覺。則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夢爲胡蝶與。胡蝶之夢爲周與。周與胡蝶則必有分矣。此之謂物化。老去杜甫詩。老去才雖盡。愁來興甚長。歸來鄭谷詩。向蜀還秦計未成。求田問舍注見本卷水調歌頭。安石在東海闋。沙路免泥杜甫詩。碧澗雖多雨。秋沙先少泥。

雙荷葉

湖州賈耘老小妓名雙荷葉

雙溪月。清光偏照雙荷葉。雙荷葉。紅心未偶。綠衣偷結。　背風迎雨流珠滑。輕舟短棹先秋折。先秋折。煙鬟未上。玉杯微缺。

校

傳注本存目闕詞。元本脫疊文雙荷葉三字。誤從滑字分段。並從毛本改補。毛本無題。流作淚。朱孝臧曰。案是詞爲憶秦娥。或公易以新名。

朱注

紀年錄。己未作。詩集查注。賈收字耘老。烏程人。所著有懷蘇集。本集與耘老尺牘。念賈處士貧甚。乃作怪石枯木一紙。可令雙荷葉收掌。須添丁長以

付之也。

箋

雙溪謂苕霅二溪也。綠衣詩衛風。綠兮衣兮。綠衣黃裏。煙鬟韓愈題炭谷湫祠堂詩。祠堂像侔真。擢玉紆煙鬟。玉杯述異記。廬山上有三石梁。長數十丈。廣不盈尺。吳猛將弟子登山。見一老公坐桂樹下。以玉杯承甘露與猛。猛徧與弟子飲之。謝朓詩。渠椀送佳人。玉杯邀上客。

漁家傲

七夕

皎皎牽牛河漢女。盈盈臨水無由語。望斷碧雲空日暮。無尋處。夢回芳草生春浦。

烏散餘花紛似雨。汀洲蘋老香風度。明月多情來照戶。但攬取。清光長送人歸去。傳注本卷三。

校

傳注本春浦作南浦。毛本無題。

朱注

案詞有汀洲蘋老語。疑在湖州時作。公在湖州遇七夕。惟元豐己未也。

箋

皎皎二句古詩。迢迢牽牛星。皎皎河漢女。河漢清且淺。相去復幾許。盈盈一水間。脈脈不得語。碧雲選詩。日暮碧雲合。佳人殊未來。夢回芳草謝靈運登池上樓詩。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南史。謝惠連傳。惠連十歲能屬文。靈運云。每有篇章。對惠連。輒有佳句。嘗於永嘉西堂。詩思不就。忽夢見惠連。卽得池塘生春草之句。大以爲工。鳥散謝朓詩。魚戲新荷動。鳥散餘花落。汀洲宋玉風賦。夫風起於地。生於青蘋之末。明月鮑昭詩。明月入我牖。攬取陸機詩。照之有餘輝。攬之不盈手。

庚申年譜。元豐三年庚申。先生年四十五。責黃州。自京師道出陳州。子由自南都來陳相見。三日而別。至岐亭。訪故人陳慥季常。爲留五日。賦詩一首而去。乃以二月一日至黃州。寓居定惠院。未久。遷臨皐亭。

臨江仙

龍丘子自洛之蜀。載二侍女。戎裝駿馬。至溪山佳處。輒留數日。見者以爲異人。其後十年。築室黃岡之北。號曰靜安居士。作此詞贈之。

細馬遠馱雙侍女。青巾玉帶紅鞾。溪山好處便爲家。誰知巴峽路。卻見洛城花。

面旋落英飛玉蕊。人間春日初斜。十年不見紫雲車。龍丘新洞府。鉛鼎養丹砂。傅注本卷三。

校

傅注本作此詞贈之。作乃作臨江仙以紀之。茗溪漁隱叢話卻見作卻是。

朱注

王案。己未八月。送御史臺根勘。十二月。責授檢校尚書水部員外郎。充黃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庚申正月。贈故人陳慥季常作。詩集施注。陳季常名慥。少時慕朱家郭解爲人。稍壯。折節讀書。晚乃遯於光黃間。東坡至黃。季常數從之游。

箋

龍丘子 詩集施注。陳季常名慥。父希亮。字公弼。其先自京兆遷於眉。公弼知鳳翔。東坡始筮仕爲簽書判官。相從二年。公弼後家洛陽。季常少時慕朱家郭解爲人。稍壯。折節讀書。晚乃遯於光黃間。曰岐亭。不與世相聞。棄車馬。徒步往來山中。環堵蕭然。而妻子奴婢。皆有自得之意。東坡在岐下識之。至黃。季常數從之游。既爲公弼作傳。又爲季常作方山子傳。黃岡 唐書地理志。黃州齊安郡黃岡縣。武德二年。省木蘭縣入焉。一統志。黃岡縣。唐爲黃州治。宋元因之。明爲黃州府治。細馬二句 李白詩。吳姬十五細馬馱。青黛畫眉紅錦靴。溪山 僧皎然詩。是山皆有寺。何處不爲家。

巴峽路 陳子昂詩：寧知巴峽路，辛苦石尤風。**洛城花** 傳注：牡丹花出洛陽者，為天下第一。**面旋** 曾鞏亳州雪詩：繁英飛面旋，豔舞起翩躚。

玉蕊 傳注：唐長安唐昌觀舊有玉蕊花，其花每發，若瓊林瑤樹。唐元和中，忽有女子年可十七八，容色婉娩，從以二女冠、三小僕，既下馬，以白角扇障面，直造花所，異香芬馥，聞於數十步之外。良久，令小僕取花數枝而出，舉轡百餘步，而輕風擁塵，隨之而去，須臾塵滅，已在半天，方悟神仙之游。劉禹錫作詩云：玉女來看玉樹花，異香先引七香車。攀枝弄雪時回首，驚怪人間日易斜。出劇談傳。

紫雲車 傳注：杜牧贈妓人張好好詩：聘之碧瑤佩，載以紫雲車。漢武外傳：七月七日夜，帝於尋眞臺見王母乘紫雲輦來，則紫雲車神仙事也。

龍丘 後漢書任延傳：吳有龍丘萇者，隱居太末。掾吏白請召之。延曰：龍丘先生躬德履義，有原憲伯夷之節，都尉掃灑其門，猶懼辱焉，召之不可。東陽記：龍丘山有九石，特秀林表，色丹白，遠望盡如蓮花。龍丘萇隱居於此，因以為名。一綂志：龍丘在黃岡縣北一百二十里，宋陳慥居此，以地為號。

洞府 隋煬帝詩：洞府凝玄液，靈山體自然。

鉛鼎 金華玉女丹經：烹鉛為砂，化砂為餅，化資玉液寶為通汁也。以餅歸爐收鉛為砂，砂而復餅，終始數九。九，陽也。九九相乘，化之為砂。其不爾者，粉白可用。是為九轉矣。

丹砂 史記封禪書：李少君言上曰：祀竈則致物，致物則丹砂可化為黃金。

評

鄭文焯曰：詞句亦飄飄欲仙。

附錄

苕溪漁隱叢話。東坡云。龍丘子自洛之蜀。載二侍女。戎裝駿馬。至溪山佳處。輒留數日。見者以爲異人。後十年。築室黃岡之北。號靜庵居士。作臨江仙贈之云云。龍丘子。即陳季常也。西淸詩話云。季常自以爲飽禪學。妻柳。頗悍忌。季常畏之。故東坡因詩戲之。有忽聞河東獅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之句。觀此。則知季常載二侍女以遠遊。及暮年甘於枯寂。蓋有所制而然。亦可憫笑也。

西江月

黃州中秋

世事一場大夢。人生幾度新涼。夜來風葉已鳴廊。看取眉頭鬢上。　酒賤常愁客少。月明多被雲妨。中秋誰與共孤光。把琖淒然北望。傅注本卷二。

校

傅注本題作中秋寄子由。琖作酒。元本題闕。從毛本。毛本新作秋。

朱注

王案。庚申八月十五日作。漁隱叢話。古今詞話。東坡在黃州。中秋對月獨酌。作西江月詞。聚蘭集載此詞。注曰。寄子由。故後句云云。疑是在錢塘作。時子由爲睢陽幕客。

箋

大夢 莊子。且有大覺。而後知此其大夢也。人生二句 唐徐寅賦。落葉辭柯。人生幾何。酒賤二句 韓愈詩。人生如此少。酒賤且勤置。潘閬詩。西風妒秋月。浮雲重疊生。共孤光 注見本卷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闋。

附錄

苕溪漁隱叢話。古今詞話。東坡在黃州。中秋夜對月獨酌。作西江月詞云云。坡以讒言謫居黃州。鬱鬱不得志。凡賦詩綴詞。必寫其所懷。然一日不負朝廷。其懷君之心。末句可見矣。苕溪漁隱曰。槩闕集載此詞。注曰。寄子由。故後句云。中秋誰與共孤光。把酒淒涼北望。則兄弟之情。見于句意之間矣。疑是在錢唐作。時子由為睢陽幕客。若詞話所云。則非也。

定風波

十月九日。孟亨之置酒秋香亭。有雙拒霜獨向君猷而開。坐客喜笑。以為非使君莫可當此花。故作是篇。

兩兩輕紅半暈腮。依依獨為使君回。若道使君無此意。何為雙花不向別人開。

但看低昂煙雨裏。不已。勸君休訴十分杯。更問尊前狂副使。來歲。花開時節與誰

來。傅注本卷四。

校

毛本題無雙字。

朱注

紀年錄。庚申。孟亨之置酒西亭。東坡作。詩集施注。孟亨之名震。東平人。舉進士。東坡來黃州。君爲倅。

箋

拒霜 本草。芙蓉一名拒霜。豔如荷花。八九月始開。故名拒霜。益部方物記。添色拒霜花生彭漢蜀州。花常多葉。始開白色。明日稍紅。又明日則若桃花然。

君猷 詩集施注。徐君猷名大受。東海人。東坡來黃州。君猷爲守。厚禮之。無遷謫意。君猷秀惠列屋。杯觴流行。多爲賦詞。滿去而殂。坡有祭文。挽詞。意甚悽惻。查注。王明清揮麈錄云。徐得之君猷陽翟人。韓康公堉也。知黃州日。東坡遷謫于郡。君猷周旋不遺餘力。子端益。字輔之。案施注與揮麈異。未詳孰是。錄。存俟考。

辛酉 年譜。元豐四年辛酉。先生年四十六。在黃州。寓居臨皋亭。正月。往岐亭。訪陳季常。先生至黃二年。日以困匱。故人馬正卿哀其乏食。於郡請故營地。使躬耕其中。是歲始營東坡。

少年遊

黃之僑人郭氏。每歲正月。迎紫姑神。以箕爲腹。箸爲口。畫灰盤中爲詩。敏捷立成。余往觀之。神請余作少年遊。乃以此戲之。

玉肌鉛粉傲秋霜。準擬鳳呼凰。伶倫不見。淸香未吐。且糠粃吹揚。 到處成雙君獨隻。空無數。爛文章。一點香檀。誰能借箸。無復似張良。

校

傅注本元本俱無。

朱注

案本集子姑神記。余始來黃州。進士潘丙謂余曰。異哉。公之始受命。黃人未知也。有神降於僑人郭氏之第。曰蘇公將至。而吾不及見也。其明年正月。神復降於郭氏。余往觀之。公以庚申來黃。明年則辛酉也。

箋

紫姑神 異苑。世有紫姑神。云是人家妾。爲大婦所嫉。每以穢事相次役。正月十五日。感激而死。故世人以其日作其形。夜于廁間迎之。李商隱詩。

昨日紫姑神去也。今朝青鳥使來賒。鄭文焯曰。今南北猶有此箕神。能占休告。

鉛粉沈約木蘭詩。易卻紈綺裳。洗卻鉛粉妝。

伶倫風俗通。昔黃帝使伶倫自大夏之西。崑崙之陰。取竹於嶰谷。生其竅厚均者。斷兩節而吹之。以爲黃鐘之管。案漢書律曆志。伶倫作泠綸。

糠粃莊子逍遙遊。是其塵垢粃糠。將以陶鑄堯舜者也。玉篇。糠。穀皮也。粃。音比。說文。粃。不成粟也。

借箸史記留侯世家。酈食其勸漢王立六國後。張良從外來謁。漢王方食。曰。子房前。客有爲我計撓楚權者。具以酈生語告於子房曰。何如。良曰。誰爲陛下畫此計者。陛下事去矣。漢王曰。何哉。張良曰。臣請藉前箸。爲大王籌之。集解。張晏曰。求借所食之箸。用指畫也。

又

端午贈黃守徐君猷

銀塘朱檻麴塵波。圓綠卷新荷。蘭條薦浴。菖花釀酒。天氣尚清和。　好將沈醉酬佳節。十分酒。一分歌。獄草煙深。訟庭人悄。無恠宴遊過。傅注本卷十一。

校

毛本一作十。

朱注

紀年錄。辛酉端午作。王案。辛酉五月五日。過徐大受飲作。

箋

端午風土記。仲夏端午。烹鶩。角黍。注。端。始也。麴塵白居易詩。晴沙金屑色。春水麴塵波。紅綻交枝杏。青含卷葉荷。西溪叢話。劉禹錫詩。龍池遙望麴塵絲。按禮記。鞠衣注。如鞠塵色。又周禮內司服鞠衣。鄭氏云。黃桑服。如鞠塵色。乃知用麴蘖字。非是。蘭浴大戴禮記。五月五。蓄蘭沐浴。

菖酒荊楚歲時記。端午以菖蒲一寸九節者。泛酒以辟瘟氣。傳注。近世五月五日必以菖蒲漬酒而飲。謂之飲浴。天氣清和選詩。首夏猶清和。酬佳節杜牧詩。但將酩酊酬佳節。

浣溪沙

十二月二日雨後微雪太守徐君猷攜酒見過坐上作浣溪沙三首明日

酒醒雪大作又作二首

覆塊青青麥未蘇。江南雲葉暗隨車。臨皋煙景世間無。 雨腳半收檐斷線。雪牀初下瓦跳珠。歸來冰顆亂黏鬚。傅注本卷十。

校

傳注本題後有時元豐五年也六字。據此。是此詞作於壬戌。惟別無旁證。仍依朱本從紀年錄編辛酉。傳注本元本毛本雪牀並作雪林。從墨跡。毛

本跳作疏。傳注本線誤絕。

箋

青青麥　莊子。青青之麥。生於陵陸。韓愈詩。桑下麥青青。雲葉隨車　陳蔡凝。春雲詩。入風衣暫斂。隨車蓋轉輕。作葉還依樹。爲樓欲近城。杜甫詩。雨稀雲葉斷。臨皐　詩集查注。許端夫齊安拾遺云。夏澳口之側。本水驛。有亭曰臨皐。名勝志。臨皐館在黃州朝宗門外。其上有快哉亭。縣令張夢得建。子由記略云。亭之所見。南北百里。東西一舍。晝則舟楫出沒於其前。夜則魚龍悲嘯於其下。西望武昌諸山。岡陵起伏。草木行列。煙消日出。漁父樵夫之舍。皆可指數。雨脚　杜甫茅屋爲秋風所破歌。雨脚如麻未斷絕。雪牀　汪穰卿筆記。言在張文襄幕。見蘇文忠手書浣溪沙五首。雪林初下瓦跳珠句。林作牀。注。京師俚語。霰爲雪牀。黏鬢　羅鄴早行詩。時整帽簷風刮頂。旋呵鞭手凍黏鬢。

又

醉夢昏昏曉未蘇。門前轣轆使君車。扶頭一琖怎生無。　廢圃寒蔬挑翠羽。小槽春酒滴眞珠。清香細細嚼梅鬚。同前。

校

傅注本昏昏作醺醺。墨跡挑作排。毛本軀軃作軃軃。滴作凍。

箋

扶頭一盞 白居易詩。一榼扶頭酒。泓澄瀉玉壺。十分蘸甲酌。瀲灩滿銀盂。 寒蔬翠羽 杜甫詩。青青佳蔬色。埋沒在荒園。又。芊芊煙翠羽。 小槽眞珠 李賀詩。琉璃鍾。琥珀穠。小槽酒滴眞珠濃。 梅鬚 傅注。花香多在鬚間紛上。杜甫詩。隨意數花鬚。

又

雪裏餐氈例姓蘇。使君載酒爲回車。天寒酒色轉頭無。 薦士已聞飛鶚表。報恩應不用蛇珠。醉中還許攬桓鬚。 同前。

校

墨跡聞作曾。注。公近薦僕於朝。

朱注

紀年錄。辛酉。徵雪作。

箋

餐氈漢書蘇武傳。武使匈奴。脅使降。武不可。匈奴乃幽武。置大窖中。絕其飲食。天雨雪。武臥齧雪。與氈毛并咽之。數日不死。匈奴以爲神。徙武北海上。使牧羝。羝乳。乃得歸。鶚表孔融薦禰衡表。鷙鳥累百。不如一鶚。蛇珠高誘淮南子注。隋侯見大蛇傷斷。以藥傅而塗之。後蛇子夜中銜大珠以報之。因曰隋侯之珠。桓鬚晉書桓伊傳。謝安女壻王國寶專利無檢行。安惡其爲人。每抑制之。及孝武末年。嗜酒好內。而會稽王道子昵其諂。甚。惟狎昵諂邪。於是國寶讒諛之計。稍行於主相之間。而好利險詖之徒。以安功名盛極。而構會之。嫌隙遂成。帝召伊飲讌。安侍坐。帝命伊吹笛。伊神色無迕。卽吹爲一弄。乃放笛云。臣於箏分乃不及笛。然自足以韻合歌管。請以箏歌。并請一吹笛人。帝善其調達。乃勑御妓奏笛。伊又云。御府人於臣必自不合。臣有一奴。善相便串。帝彌賞其放率。乃許召之。奴旣吹笛。伊便撫箏而歌怨詩曰。爲君旣不易。爲臣良獨難。忠信事不顯。乃有見疑患。周旦佐文武。金縢功不刊。推心輔王政。二叔反流言。聲節慷慨。俯仰可觀。安泣下沾衿。乃越席而就之。捋其鬚曰。使君於此不凡。帝甚有愧色。

又

半夜銀山上積蘇。朝來九陌帶隨車。濤江煙渚一時無。　空腹有詩衣有結。溼薪如桂米如珠。凍吟誰伴撚髭鬚。傳注本卷十。

箋

銀山積蘇詩苑。劉師道雪詩。三千世界銀成色。十二樓臺玉作層。列子。穆王遊化人之宮。實以爲清都紫微。鈞天廣樂。帝之所居。王俯而視之。

其宮樹若累瑰積蘇焉。九陌隨車韓愈詩。隨車翻縞帶。逐馬散銀盃。腹詩衣結晉書隱逸傳。董京能詩。逍遙吟詠。常宿白社中。時丐於市。得殘碎繒絮。結以自覆。全帛佳綿。則不肯受。薪桂米珠戰國策。蘇秦謂楚王曰。楚國食貴於玉。薪貴於桂。晉張景陽詩。尺燼重尋桂。紅粒貴瓊瑤。凍吟撚鬚王維詩。平旦東風騎蹇驢。旋呵凍手暖鬍鬚。盧延讓苦吟詩。吟安一箇字。撚斷數莖鬚。

又

萬頃風濤不記蘇。雪晴江上麥千車。但令人飽我愁無。翠袖倚風縈柳絮。絳脣得酒爛櫻珠。尊前呵手鑷霜鬚。同前。

朱注

紀年錄。辛酉大雪。又作。

箋

不記蘇墨跡先生自注。公田在蘇州。今年風潮蕩盡。傅注。舊注云。公有薄田在蘇。今歲爲風濤蕩盡。翠袖二句方干詩。翠袖低徊眞蹀躞。朱脣得酒假櫻桃。

江城子

大雪。有懷朱康叔使君。亦知使君之念我也。作此以寄之。

黃昏猶是雨纖纖。曉開簾。欲平檐。江闊天低無處認青帘。孤坐凍吟誰伴我。揩病目。撚衰髯。 使君留客醉厭厭。水晶鹽。爲誰甜。手把梅花東望憶陶潛。雪似故人人似雪。雖可愛。有人嫌。

校

傳注本闕。

朱注

王案。辛酉十二月。雪中有懷朱壽昌作。宋史。朱壽昌字康叔。揚州天長人。知鄂州。提舉崇禧觀。

箋

青帘 鄭谷詩。白鳥窺魚網。青帘認酒家。 厭厭 詩小雅湛露。厭厭夜飲。不醉無歸。 水晶鹽 北史崔浩傳。帝語至中夜。賜浩縹醪酒十斛。水晶戎鹽一兩。曰。朕味卿言。若此鹽酒。故與卿同其味也。李白題東谿公幽居詩。客到但知留一醉。盤中祇有水晶鹽。

滿江紅

寄鄂州朱使君壽昌

江漢西來。高樓下。蒲萄深碧。猶自帶。岷峨雪浪。錦江春色。君是南山遺愛守。我爲劍外思歸客。對此間。風物豈無情。殷勤說。　江表傳。君休讀。狂處士。眞堪惜。空洲對鸚鵡。葦花蕭瑟。獨笑書生爭底事。曹公黃祖俱飄忽。願使君。還賦謫仙詩。追黃鶴。傅注本卷二。

校

傅注本元本獨笑上有不字。願使君句無使字。從毛本。

朱注

案是詞當在黃州作。附編於此。

箋

蒲萄深碧注見本卷南鄉子晚景落瓊杯閣。岷峨二句傅注。李白詩。江帶岷峨雪。川橫山峽流。蓋峨嵋積雪。經春不消。鄭谷峨嵋雪詩。萬仞白雲端。經春雪未殘。夏消江峽滿。清照蜀樓寒。杜子美詩。朝來巫峽水。遠逗錦江波。注云。錦江水與巫峽相通也。杜詩。錦江春色逐人來。餘詳

本卷南鄉子注 遺愛 春秋左氏傳子產古之遺愛也又欒武子之德在民如周人之思召公愛其甘棠況其子乎 劍外 謂劍門外也水經注

小劍戍西去大劍山三十里連山絕險飛閣通衢謂之劍閣杜甫詩草木變衰行劍外兵戈阻絕老江邊 江表傳 傳注江表傳載江左吳時事多

見漢末羣雄角逐之義三國志每引以爲證也 狂處士 後漢書文苑傳禰衡字正平平原般人少有才辯而氣尚剛傲好矯時慢物孔融既愛衡

才數稱述於曹操操喜敕門者有客便通待之極晏衡乃着布單衣疏巾手持三尺梲杖坐大營門以杖築地大罵吏白外有狂生坐於營門言語悖逆

請收案操怒謂融曰禰衡豎子孤殺之猶鼠雀耳顧此人素有虛名遠近將謂孤不能容之今送與劉表視當何如於是遣人騎送之表及荊州士大

夫先服其才名甚賓禮之後復侮慢於表表恥不能容以江夏太守黃祖性急故送衡與之祖亦善待焉衡爲作書記輕重疏密各得體宜祖持其手曰

處士此正得祖意如祖腹中之所欲言也後黃祖在蒙衝船上大會賓客而衡言不遜順祖慚乃訶之衡更熟視曰死公云等道祖大怒令五百將出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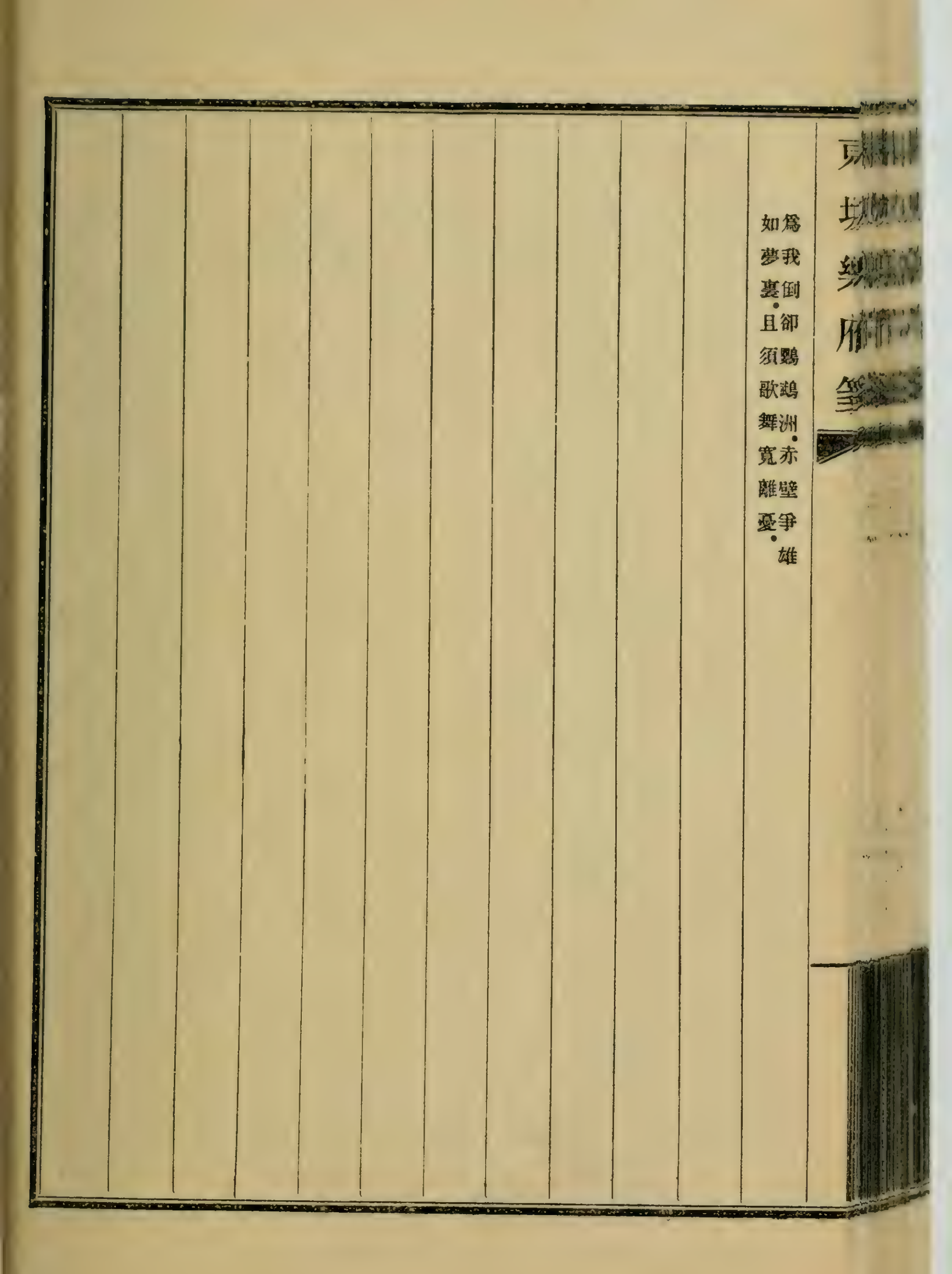
加箠衡方大罵祖恚遂令殺之 鸚鵡洲 傳注衡死埋於沙洲之上後人因號其洲曰鸚鵡洲以衡嘗爲鸚鵡賦故也 崔顥詩晴川歷歷漢陽樹

芳草萋萋鸚鵡洲李白贈江夏韋太守詩一忝青雲客三登黃鶴樓顧慚禰處士虛對鸚鵡洲焚山霸氣盛寥落天地秋一統志鸚鵡洲在江夏縣西南

二里水經注江之右岸當鸚鵡洲南寰宇記鸚鵡洲在大江中與漢陽縣分界後漢黃祖爲江夏太守祖長子射大會賓客有獻鸚鵡於此洲故名 飄

忽 李白詩徘徊且不定飄忽悵徂征 謫仙 本事詩李太白初自蜀至京師舍於逆旅賀監知章聞其名首訪之既奇其姿復請所爲文出蜀道

難以示之讀未竟稱歎者數四號爲謫仙解金龜換酒與傾盡醉期不間日由是稱譽光赫 黃鶴 李白贈韋使君詩我且爲君槌碎黃鶴樓君亦



為我倒卻鸚鵡洲•赤壁爭雄
如夢裏•且須歌舞寬離憂•

